

争春园

[清]不题撰人 著

第一回 升平桥义侠赠剑

话说汉朝有一世宦，洛阳县人，姓郝，名鸾，字跨凤。他父在日，曾授镇殿将军，母亲吴氏诰命夫人。不料父母双亡，又无兄妹。这郝鸾生得面如重枣，两道浓眉，身長七尺有余，肩宽背阔，勇力过人。若论诗词歌赋，可以成篇；武艺刀枪，件件皆精。生平性格超凡，他父母所留百万家资产业，怎当得他专拿来交天下豪杰。而且济困扶危，挥金如土，不上几年，家资净费。不意房屋又遭天火而焚，家人奴仆各自散去，只有一个老家人相随。思想再造房屋，无有银钱。虽有些相好捐资，郝鸾不肯受人分文。只得与家人住在祠堂之中，每日演习武艺而已。

光阴迅速，不觉一年有余。时至降冬天气，大雪纷纷。适有朋友请至城中，饮酒赏雪，至晚方回。出城归来，那雪更大，风狂迷眼，房舍如银装砌的一般。这郝鸾冒雪而行，刚到升平桥边，上桥行走，耳内听得说卖剑，连叫几声。那郝鸾听了“卖剑”二字，他便住了脚，回头一看，只见一个道者，头戴铁冠，身穿玄色道袍，手捧三口剑。这郝鸾走向道者面前，将手一拱，言道：“道翁手内宝剑，可借与弟子观看否？”那道者把郝鸾上下一看，便说：“壮士，你要看贫道的宝剑么？”郝鸾道：“正是。”道者说：“这大雪纷纷，却怎好看？可去背雪之处，方才好看。”郝鸾道：“此处离舍下不远，请老师到舍下去何如？”道者道：“怎敢造府。”当下二人踏雪到祠堂，见礼坐下。郝鸾问道：“老师仙居何处？宝剑何名？”道者笑言：“贫道游于四方，遍访天下的好汉。贫道姓司马，名傲，别号臬臬子。壮士可是郝跨凤么？”郝鸾闻言，吃惊说道：“弟子眼内无珠，多有得罪。”郝鸾与道者又重见礼坐下。司马傲道：“公子要看贫道的宝剑吗？”遂双手捧着递与郝鸾。郝鸾接过剑来，掣出剑鞘，只见那剑光华夺目，霞彩惊人。遂摘一根头发放在剑口上，便吹一口气。那发即两段，真乃吹毛利刃之宝。三口宝剑，郝鸾一一看过，爱之不尽。言道：“弟子不识，三口宝剑何名？请问仙长指教。”司马傲道：“公子不必相问，只看剑靶上三个字便知其名。”郝鸾复又掣剑出来看，三口剑上，字甚是明白，一名“龙泉剑”，一名“攒鹿剑”，一名“诛虎剑”。看毕，便问道：“请教仙长，每口价银多少？”司马傲道：“每口要紫赤金一千两，也不为多。”郝鸾道：“弟子手内乏钞，买不起，真正得罪，望仙长恕罪。”司马傲道：“公子此言差矣！大丈夫志在四方，怎说‘买不起’三字？贫道看公子尊品，非等闲之辈，日后必有大富大贵之兆。古人说得好：‘宝剑赠与烈士，红粉送与佳人。’若公子有爱剑之心，贫道三口宝剑俱送公子何如？”郝鸾道：“仙长是取笑小生了。”司马傲道：“怎敢取笑公子！但公子终身富贵，俱在此剑上出。只是公子只用一口，那两口另有英雄用他，贫道烦公子访寻好汉，若有比公子强些的，便可赠他，日后做得一番事业。”郝鸾道：“蒙仙师指教，又赠宝剑与弟子，但不知英雄出于何处？”司马傲道：“此处无人，可去河南开封府寻访，那时自然遇见奇异义气之人。但贫道理当奉陪前去才是，奈贫道还有些正事。”言毕，起身就走。

玄色——黑色。

造府——到府上去。造，前往；到。

烈士——古代指有志于建功立业的人。

那郝鸾谢之不尽，又留他不住。那司马傲临别之时，说道：“公子，千万莫负贫道这三口宝剑。”郝鸾点头相应，言道：“弟子谨依师命。”拱手而别。郝鸾见司马傲是个高人，却也不敢违他吩咐，就与老家人商议道：“由此到河南开封府去，路途遥远，盘费全无，怎生去得？”老家人道：“大爷虑得极是。且把今岁过了，到明岁开春时节再作区处，那时待老奴慢慢作法。”郝鸾依言。

光阴似箭，不觉又到岁暮，除夕已过。正是：

诗曰：

爆竹一声催腊去，梅花几点送春来。

郝鸾过了元宵佳节，又对老家人说：“正月将终，我要行走动身出门，你还是怎样替我作法？”老家人道：“为今之计，只得与那些受过大爷恩惠的，与他们借些盘费、衣服、行李才好。”郝鸾道：“怎好与他们启齿？”老家人道：“相公不必开言，等我与他们说便了。”郝鸾道：“你可就去请他们来。”

那老家人去不多时，请有四十多位人来，到祠堂中与郝鸾见礼，礼毕，依次坐下。只见众人齐道：“大爷呼唤，有何吩咐？”郝鸾只不开口。老家人在旁说道：“我家大爷请列位到此，并无别事，只因要到河南开封府去。有一亲眷，几年未曾望看，前日有信到此，请大爷前去走走，奈路途遥远，欠缺盘费、行李、衣服。想来想去，并无别处作法。转是老奴思想到列位身上，大家量力帮助，日后加利奉还，所以请列位来一同商议。”那众人道：“我等蒙大爷天高地厚之恩，尚且无以可报。”内有一个说道：“我的父母承大爷多少恩情！”又有一人说道：“我们有了官司，要大爷救出来，大恩未报。”众人又说道：“我们的家私，情愿与大爷分用。”郝鸾道：“列位若出此言，我就当受不起，连帮我盘费不敢领了。”众人见郝鸾如此，便道：“小弟说话，一时唐突，大爷休怪小弟们。”众人又说道：“我们等大爷动身，我等量力而行便了。”郝鸾说：“承列位雅爱，容日自当拜谢。”众人告辞说：“小弟们权且告退，明日即当送上。”郝鸾道：“真真蒙情。”送众人出门，长揖而别。

且说众人到一个僻静所在，共同商议道：“这郝兄是个大丈夫，来日是他出门，况且没有向众人开口说过借贷的话，今日我等大家开了名字，一一凑出程仪。”有送二两的，也有送一两五钱的，也有多少不等，登时写了六十多两银子，还有些人未曾开写，众人各自散去。到次日，总凑一堆，俱到郝家。众人道：“蒙大爷吩咐，小弟们不敢违命。”遂将银子并各人名字开单放在桌上。郝鸾道：“我实不过意，蒙各位厚情。”众人道：“小弟理当奉敬，怎当得此话！”大家朝上一揖，躬身而散。郝鸾的家人把银子单帖收了。次日，还有好些朋友，听见郝鸾要去开封府，齐来帮助。郝鸾一一收了，共有二百多金。叫家人去备了行李、衣服，又雇得几个牲口。郝鸾又谢了众人，择了二月初二日起程。众人备酒与他送行。直到初一日，郝鸾买了三牲，拜辞宗祠。又到坟前，祭辞父母。当晚，用了夜饭，又取几两银子与老家人，又拜托众朋友照看老家人。次日天明，用过早饭，吩咐老家人：“我去之后，用心照应门户，多则半年，少则两三月就回来了。”老家人说：“不须大爷

程仪——指路费。仪，一般指礼物。

三牲——古代祭神用的牛、羊、猪。

吩咐，自然晓得。只是大爷路上须要小心。”便把行李牲口备办成了。郝鸾将银子收在身边，腰中挂了龙泉剑，那两口宝剑，收在行李之内，跨上牲口，主仆洒泪而别，投河南开封府而去。

一路晓行夜宿，非只一日，那日到了河南开封府。进得城来，寻了下处，进了客店，便叫人搬行李进店。小二拿了一壶茶来说：“相公用饭？”郝鸾道：“取来。”小二取了酒饭，郝鸾用过，小二收去，一宵已过。到了次日，郝鸾来到街坊，寻访英雄。虽有几个人，入眼不上。又访几日，并无一人。一日，站在店门口，便问小二道：“这里可有甚热闹所在玩玩吗？”小二道：“相公要玩去，出了西门，不上二里路，有一争春园，里面百花开放，何不去饮酒散闷？”郝鸾闻言，此处却有玩处，便将房门锁上，叫小二看好了房门：“我去去就来。”

郝鸾出了店门，奔争春园而来。一路见玩的人，三三两两而去。郝鸾随了众人，行走有二里多路，远远望见园林，只见挂着一面白粉的招牌，上写“争春园”三个字。内里共三十多座亭台，两边数不尽的楼阁，当中有一小亭，上写“四贤亭”三字，郝鸾便走上亭来。当中放张八仙桌子，八张椅子，郝鸾就在椅上坐下。只见一个书僮扫地，他便放了笤帚，在炉上炮了一盖碗细茶，捧到郝鸾面前，叫声：“爷，请茶。”郝鸾认是园内倒来的茶，一饮而净，将碗放桌子半边。那书僮又到面前：“爷还是吃酒，还是游玩？”郝鸾道：“你问我则甚？”书僮说：“非是小人放肆，这亭子是我家定下的，爷若用酒，请去别处，恐怕我家爷来责罚小的，故此得罪爷。”郝鸾道：“说得有理，少刻就走。”

小僮依旧扫地，不一时那书僮跪到郝鸾面前说道：“家爷来了，请爷速行。”郝鸾因他照会过的，立起身要走。那位长者早已进来，头带金线方巾，身穿大红直缀，足下绫袜珠履，花白胡须，年方六十以下。后随一位书生，头带片玉方巾，身穿天蓝直缀，足下珠履绫袜。后跟二名管家，抬了食盒。那老翁见郝鸾头带红巾抹额，淡红箭衣，麂皮靴子，面如重枣，两道浓眉，气象昂昂，威风凛凛。那老翁爱之不尽，想道：“天下还有这等英雄！”笑嘻嘻拱手上前，说道：“老夫欲与兄一叙。”便到阶前一手挽住郝鸾。郝鸾连忙欠身说：“晚生惊驾，望大人恕罪。”二人到亭子上，见礼坐下。小童献茶。那老翁道：“足下不是开封府人，贵处何方？”郝鸾道：“晚生乃洛阳人氏。”老翁道：“兄是洛阳人，老夫有一相知，兄可认识否？”郝鸾道：“不知大人相知是何人？”老翁道：“老夫相知之人，声名浩大，世人都称他为‘小孟尝’。此人交结四方朋友，名叫郝跨凤。他父在日，曾与我同盟，况又同僚，兄可知否？”郝鸾闻言，道：“小侄郝鸾不识金面，多有得罪。”老翁惊道：“原来是跨凤贤侄！”站起身来重见一礼。郝鸾道：“老伯高姓大名？”老翁道：“姓风名竹，字名山，曾授太常寺少卿，因有病辞职。”又指那书生道：“此是小婿，姓孙名佩，字玉琢，他父亲曾做武昌府，亦与令尊同盟。”郝鸾道：“先父在日，曾向小侄言过，不知老伯今日驾临在此。小侄孤身路远，少来与老伯孙世兄候安聚会。”孙佩道：“真乃幸遇，望兄恕罪。”郝鸾起身，辞别道：“小侄失陪。”风公与孙佩道：“今日幸会，连请也请不至，怎出此言？”郝鸾道：“怎好叨扰？”那风公道：“请坐。”

孟尝——即田文，战国时齐国的贵族，号孟尝君，门下有食客数千。

同僚——旧时称同在一个部门做官的人为同僚。

不上一会，摆下酒席。那风公请郝鸾首坐。郝鸾道：“老伯请上坐，小侄怎敢上坐。”孙佩道：“郝兄是客，家岳是主。哪有主人僭坐之礼？”风公又道：“小婿言之有理。”谦逊一会，郝鸾只得告坐，风公对坐，孙佩横坐。

家人送酒上来，吃了几杯，只见两乘大轿到来，跟随仆妇们，竟奔四贤亭上来。家人向风公道：“夫人小姐到了。”风公道：“请他们往浮山亭去吧，此处有孙姑爷，在此不便。”家人领命，叫那轿子抬到浮山亭，转弯抹角去了。郝鸾道：“小侄有屈老伯母、世妹了，今日礼该拜见，恐其不恭，唐突不便，明日到府去见礼罢。”风公道：“明日少不得过来，奉请到舍下叙谈。”又敬了几杯酒，各谈些闲话。又见孙佩谈些诗文，郝鸾谈些武艺，谈得甚是投机，风公大悦。

正谈得高兴，下面又到了一起人。先一位头带方巾，身穿大红直摆，面麻无须，足穿粉底乌靴。左首一人，面麻有须，儒巾儒服打扮。右首一人，不上三尺，也是一样儒服方巾，后跟有二十多名管家。风公孙佩吃了一惊。不知这人是谁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争春园英雄救人

话说那位公子，同了两个帮闲的，正到园中之时，朝四贤亭一看，低言向二人说道：“老鲍，你看亭子上面，却是老风同了孙佩在此。我大爷正要寻他，今日却好撞见，待我抓他下来，打他一顿，与我大爷出气。”那矮子道：“这却不可，我自有道理。”对公子低言道：“门下才听得有人说，他家夫人、小姐也在园内玩耍。大爷可将打手传来，抬一乘小轿伺候抬风小姐。况且那同坐的汉子，却是个精壮之人，此时动手，恐那汉子动气。此刻我们人少，等打手到此，人多势众，不怕那人。再把风小姐抢去，与大爷完姻就是。老风与孙佩告状，门下做个硬保，就到官，官不敢断离。不知大爷意下何如？”公子道：“老石的计策甚好。提起孙佩，夺我婚姻，恨不得食他之肉，方泄我恨。”那姓鲍的说道：“大爷不必性急，少不得处治他。”公子点头，叫家人回府，叫齐打手快来，公子同鲍、石二人，往雪浮亭等去了。

且说风公、孙佩，见三人去了，风公对孙佩说道：“早知遇见此贼，不来到也罢了。”郝鸾看他郎丈二人低言细语，面上失色，有些惧怕之意，便问道：“方才面麻之人是谁？”风公道：“不瞒贤侄说，老夫与他，不知哪世的冤仇。此人姓米名玉，字斌仪。他父乃当朝宰相，名叫米中立。那长汉，姓鲍名成仁。那个矮子，姓石名谈，只因他生得矮小，人人叫他石敢当。我无子侄，只生一女，名栖霞，今年十六岁。虽没天姿国色，却也端正。米斌仪访知小女才貌好，叫鲍成仁、石敢当二人前来做媒。我想米中立是个奸臣，日后有祸，况且他儿子米斌仪，生得丑陋无才，倚他父亲之势，信鲍石二人引诱，所为皆不公不法之事，又强占民间妇女，用强夺人田地，无所不为，无法无天。虽有地方官，不敢拿他。老夫所以不允。他见前月小女许配孙佩，米斌仪闻知，甚是不悦，屡与我翁婿不对。况我年已六旬，小婿书儒，不和他作对，屡屡受他之气。今日来此地，仇人窄路相逢，恐吃他的苦了。”孙佩道：“米家打手甚凶，而且岳母在此不便。”郝鸾听了，怒道：“开封府内，怎容此人！若论别的，不敢领教。若说打字，小侄最喜的。有小侄在此，他也不敢来打。他就是来打，总在小侄身上，不怕他，老伯放心。”风公道：“虽然如此，贤侄如此打得许多人？”郝鸾道：“非是小侄夸口，有名的好汉，也不知见过多少，何况这一般鼠贼！”风公和孙佩见他如此说来，却不好再说惧怕，只愁在心。三人又饮了几杯酒。

且表米府家丁吩咐开园的道：“我家公子，与那四贤亭上风公作对。”店主人听了，叫小二和那些饮酒人说明，今日米公子抢风小姐，打那老风与孙佩。那些人听了，谁敢管事，尽都散了。风公在亭上，见众人纷纷四散，心内着急，又不好催郝鸾动身。那店小二忙忙的收拾碗盏，恐怕打碎。走堂收拾桌椅，小二捧着碗盏往后走。方才转弯，不防有人在此解手，站立身来才把裤子摠好。小二不曾提防这人，将碗撞在地下，油汤油水泼了一身。那汉子说道：“亡八畜的，你家死了人！这等慌忙，油汤浇我一身。”小二一看，吃了一惊。见此人身长九尺，就象钟馗一般，白布扎头，青布箭衣，足下着一双皮靴。小二连忙赔罪道：“小人因米府要抢风小姐，恐其相打，收拾家伙忙了些，多有得罪。碗盏打碎，总是小人晦气。”说毕，拾起碎碗便走。那人挡住道：“你把话说明再走，也不要你赔衣服。若说不明，俺就打死你这狗头。”小二道：“我的爷，莫动气，待我说与你听。我说这开封府姓风的，曾做太常寺少卿，生下一女，十分美貌。有姓米的，他父是朝中宰

相，他公子要与风家求婚，风公不允，将小姐许了孙佩，米家心中不悦。今日那风爷同孙相公，又有一红面人，在四贤亭吃酒玩耍，他夫人、小姐在后亭游玩，米公子看见了，叫许多打手要抢风小姐。我家店主恐怕打碎家伙，故而收拾。爷是外路人，不可在此处，龙蛇混杂，恐有不便，请爷出去吧。”那人道：“天下有这事，你去收拾家伙。”你道那人是谁？乃京都顺天府人，姓鲍名刚，号子英，有个别号“披头太岁。”这人性情粗鲁，他祖父曾留万贯家资，被他尽纳交天下英雄。无心在家，每日闲游闹市，惯打不平之事。那日街上有个坐地虎，叫做王命，父子、叔侄、兄弟九人，专放利债，与人吵闹，遇老鲍性起，打死王家五人，逃到开封府。闻有争春园热闹，进园来游玩饮酒。听了小二之言，心中不忿，道：“清平世界，要抢良家女子，俺且看那红面汉子，可能保他翁婿否？”走到四贤亭一看，见郝鸾在那里用酒，如一只猛虎。鲍刚暗想：“此人勇壮，可保二人了，我不必在此，且往浮山亭去保那女眷要紧。”转过弯，只见门后一条门闩，拿了悄悄的躲在后亭，等米家人抢小姐之时，好动手打他。

且言米公子生性好狠，养一班亡命在家，以为羽党。有十个最狠的，总有别号：

猛似虎的项羽，爬山虎的樊哙。

摸着天的王剪，金头太岁章邯。

银须金刚廉颇，五花蛇的李牧。

黑天王伍明甫，铁头和尚卞庄。

笑面虎白起，有勇无谋袁达。

还有八名好汉，比做恶星：

天将星金白礼，灾害星的卞元。

天力星的方腊，岁杀星李元甫。

官符星的周瑞，吊客星的毛进。

岁寇星的詹常，白虎星邹成文。

这十八条好汉，领头走进，后跟乃三十多人，都到争春园赌胜。到园内雪浮亭上来，见米公子，说道：“大爷呼唤小人等，哪处使用。”石敢当道：“列位，并无别事，只因孙佩占了大爷的亲事，那风竹先受过大爷财礼，有我同鲍兄为媒，后又许孙佩。今日夫人、小姐、风竹、孙佩，俱在此园游玩。列位把小姐抢回府，再辱打孙佩、风竹二贼，事成之后，重重有赏。”那些人道：“风竹如此欺心，古人云：‘一个女儿，吃不得两家茶。’先许大爷，又许孙佩，其情可恶，其理不通。总在我们身上，代与大爷出气。”一个个脱去衣服，穿扎停当。鲍成仁叫小二拿酒饭与众人壮威。那石敢当道：“哪几位到浮山亭去抢小姐，哪几位到四贤亭打孙、风二人？”金白礼道：“我领数人抬轿往浮山亭去。”

此时，园内门已闭了，米公子领一班凶人来打风公、孙佩。风、孙二人看见，如木雕成，目瞪口呆。孙佩说声：“不好！打得来了。”郝鸾见米家打来，想道：“我先夸过口的，如今已打将来，料风、孙二人，必遭毒手，不免乘势打他们一顿，一者保他二人，二者显我武威。”郝鸾向风、孙二人道：“老伯与贤弟莫怕！有我在此。”把头巾按了一按，衣角摁在带内，四下一望，并无帮手之物，挺胸站在亭前，道：“有我在此，谁敢上来。”石敢当道：“红脸的汉子，不识时务，米相爷公子在此，快快下来，免你死罪。”郝鸾道：“哪个叫米斌仪？”米公子听叫他名字，便向前说道：“你这狗头，

敢叫我大爷名字。”郝鸾道：“你这麻狗头，敢在此纵横。”米公子大怒，便挽衣袖上前。郝鸾想：“我不免先下手打他个厉害。”米公子才要打来，郝鸾两条腿如飞风一般，把米公子右手用左手压下，翻上右掌打来。米公子说声“不好！”闪不及，打在腮上，滚将下来。鲍成仁、石敢当二人上前扶起，说道：“大爷站稳，怎么滚下来？”米斌仪连话也说不出，只是乱张嘴。石敢当急道：“快些！快些！大爷下腮被狗头打下来了。”典韦上前用手捧住，往上一凑。半晌，米公子道：“这贱狗头好打呀，哪个代我把狗头抓下来，赏他银两。”有爬山虎樊哙，手持两根锡头棍，上前将手举起打来。郝鸾伸手捏住他的七寸子，举起腿来，往肚子上一脚。樊哙走不及，早已跌倒，两根棍子早被郝鸾拿在手内。项羽等人见樊哙跌倒，心中大怒，一齐上前。郝鸾手起棍落，打得一个个跌下。也有打断脖子的，也有打破头的，哭哭啼啼，哀声不止。鲍成仁又叫人回府再叫些打手来帮打。

且说那十个凶神去抢风小姐，恰恰遇着狠太岁。不知怎样相打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 雪浮亭豪杰助阵

话说金白礼等统领多人，个个争光，当头李元甫，一脚将小门踢开，正遇夫人小姐饮酒说话。忽见一汉子把门踢开，仆妇看见，骂道：“此乃女眷之处，你是哪里来的冒失鬼，胆敢进来窥看！”李元甫喝道：“我把你这贱人，如此大胆！”提起拳来，将仆妇一掌打在地下。三十多人，俱往里拥，把个夫人、小姐吓得魂不附体，无处可逃。李元甫把小姐抓住，往外就走。

且说鲍刚听了小二之言，躲在浮山亭后，等了一会，不见动静，好不心焦，便睡着了。耳边听有喧哗之声，方才惊醒。便爬起来，提着门闩急急走出，又见那些人啰唻。那鲍刚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。便大喝一声，道：“你这班狗头，谁敢在太岁爷头上动土！有我在此，谁敢在此动手！”那班打手正高兴之际，忽跑出一个汉子来，吃了一惊，众人问道：“你这汉子，敢来管我们闲事。”鲍刚哪里容得，举起棍子便乱打来。那些打手，先还可撑持，后来没一个敢向前。卞元见势头不好，把小姐抢出来往轿内一推，轿夫即便飞跑去了。风小姐如死的一般，却也不知人事。

且说众人抵挡不住，只得退下去，却不知鲍刚紧紧相随不放。众人跑到米斌仪面前，叫道：“大爷快走，后面那黑汉子赶来了。”又有一人说道：“那小姐已被卞元抢入轿子去了。”话音未了，那鲍刚早已到来，犹如凶神一般。耳边听得人说小姐被卞元抢上轿去了，及到面前，听见米公子说：“风老儿怎请得这狠人在此？”石敢当道：“大爷快快走罢。”那米公子与众人一齐往后面跑去了。郝鸾亦追赶到来，见一个黑汉子。郝鸾对风公道：“老伯还不走，等待何时！”那风公、孙佩、众家人随着郝鸾走来，当面撞着鲍刚，鲍刚便叫道：“红面朋友，俺和你打到这狗男女家去！”郝鸾问道：“虽然如此，可知抢小姐在哪里？”鲍刚说道：“小姐是米家抢去了。”郝鸾见鲍刚出言吐语，便知他是个有勇无谋之人。便说道：“俺竟不知小姐竟被他们抢去了，我与你将小姐赶回来才好。”鲍刚听说，道：“既如此，俺与你急行快走便了。”郝鸾依言，一同出了园门，向前赶去。风公着家人将夫人抬回府，又命几个家人跟了。那孙佩也着三四个家人跟随。不言风公与家人同回府料理。

且说郝鸾、鲍刚出了园门，一直赶到前面，远远望见一乘小轿，他二人急急赶那轿子。再说米贼家人石敢当、鲍成仁同众打手见小姐的轿子抬动了身，他们就一哄四散走了，只有卞元、金白礼十余人，跟随轿后。看见二人赶来，又抵挡不住，又不敢擅自将小姐的轿子丢下。况在荒野之中，无处躲避，只见前面有所庙宇，众人将轿子抬进去躲避，转弯抹角，急急地抬进，把山门紧紧闭上，指望米府有人来帮助。郝鸾、鲍刚已急急赶上，不见轿子与众人。鲍刚说道：“这庙门关着，想必这贼囚躲在里面。”便抬起腿来，往山门就是一脚。一者那庙年深日久，山门已损坏了！二者鲍刚的力大，只一腿，有千斤之力，那损坏的山门被他踢下来了。众人听见门响，见事不好，只得把轿子丢了，躲往后面，就把后面矮土墙推倒，一个个都跳过墙溜回家去了。

郝鸾、鲍刚进了庙门，往后面寻来，见众人往墙外爬跳，鲍刚拿着门闩赶来。郝鸾见轿子在此，忙把轿帘掀起，见小姐在内，便大叫：“好汉不必赶他，小姐在此。”鲍刚听得风小姐在此，方才转身，口中骂道：“这班打不死的狗头，我鲍爷爷权且饶你们性命，改日再与你们算帐！”便转回身，

与那郝鸾拱拱手问道：“朋友，你与风家是亲否？”郝鸾答道：“并不是亲。不过是一面之交，见此不平之事，所以助力。”转问道：“朋友，你何人？”鲍刚道：“我是个游玩之人，见米家行凶抢风小姐，所以抱个不平，打这班狗头。”郝鸾想到：“此人倒有几分义气，莫非他是司马傲指点于我？此人如此猛勇，也未可知。”正要通姓名，忽有风、孙二家的人到，说道：“方才不是两位爷勇猛，焉能抢得小姐回家？”众人急送小姐回府，风公与夫人见了，拜谢感恩不尽。夫人叫丫头送小姐上楼去。小姐心定，诉说今日在园中披此险害事情，若非郝鸾与那汉同往追转回家，焉得完聚。风公意欲要酬谢他二人，又想：“今日他在孙家住歇，明日我再设宴请他致谢。”

不言风公，再说孙佩，跑到家中，魂不归体，汗水长流，不知岳家好友郝鸾的消息。正在焦躁，忽见随去家人进来禀道：“小人奉相公之命，请了二位爷来，现在门外。”孙佩闻言，即整衣出大门相迎。二位到大厅，见礼坐下。茶罢，孙佩躬身道：“适间若不是二位虎威，险遭毒手，几乎性命不保，就问此位高姓大名，贵处何方？”鲍刚见问，便答道：“是顺天府人氏，姓鲍名刚，字子英，世人见弟粗疏，称号‘披头太岁’。前因本籍见市上有一件不公的事，欺害人民，俺一时起气，打死王家父子叔侄五人，街上没有阻挡拿我，我只得逃走在这一带。不料今日遇了米家行凶，俺见了打抱不平，幸遇此位相帮，方才救回风家小姐，打散众人。又蒙兄雅爱相召，造府不当。”指着郝鸾道：“此位是个义气英雄，不知高姓大名？”郝鸾想：“这鲍刚是个直汉，说话不隐匿己事，倒是个豪爽的汉子。”便回道：“在下洛阳人，姓郝名鸾，字跨凤。”鲍刚听见，大惊，问道：“尊兄莫非就是小孟尝？”郝鸾道：“不过世人乱称，怎么就当得其名。”鲍刚道：“小弟闻兄虎名，如雷贯耳，今日得会，真天幸也。”孙佩暗想：“谅米家不能开交，不若与郝鲍拜了生死弟兄，养他二人在家，若米府复来寻事，有他二人在此，却也不怕他怎样，待完姻之后，带着岳父岳母家眷同到洛阳，借郝鸾之势。况这鲍刚，又本犯法，逃在此地，亦可同一处避患。”又想：“大丈夫志在四方，功名得意，那时回籍，米家却也把我莫奈何。”便言道：“小弟是个书儒，欲忝在二位兄长名下，结个金兰好友，不知二位兄长可肯提携否？”郝鸾未及开言，鲍刚跳起身来，说：“妙极！妙极！小弟亦有此意，就拜过朋友，也是件美事，又是五伦之内。”郝鸾道：“小弟是个愚夫，怎敢高攀？”孙佩见他二人依允，叫家人捧上饭来，三人共吃完了。吩咐家人，备办三牲、香烛、纸马、元宝，设圣帝位。各叙了年庚、日月。郝鸾是二十五岁，鲍刚是二十岁，孙佩是十九岁。郝鸾在长，鲍刚第二，孙佩第三，各各盟誓，情愿一同生死，永远不负此言。三人拜毕。不一时摆上酒席，三人畅饮不言。

再说米斌仪领一班羽党到府中，米斌仪骂道：“你们这班无用的狗才，那样一个人都打他不过，要你们这班人做什么！”忽见金白礼、卞元跑回府中，呼呼气喘，说：“好不凑巧，小人们抢得风小姐上轿，抬了已到半路，谁料红黑二贼追来，夺回去了。小人们好不着急，无人帮助。”米公子听了此言，越发动气。鲍成仁等却不敢多言，那众打手虽然吃了苦，却不曾伤人。那些被打受伤之人，各归房去医治。那不曾受伤之人，俱低头不敢言语。那

忝（ti n，音舔）——谦辞，表示辱没他人，自己有愧。

金兰——指结拜兄弟。语出《易·系辞上》：“二人同心，其利断金；同心之言，其臭（xiù，指气味）如兰。”一般指友情投合。这里是引申义。

石敢当猛然叫：“大爷休得如此纳闷。据门下细细想来，叫做一不做，二不休。依门下主意，再齐些打手与家丁，竟到孙佩家去，把孙佩抢到府中，锁在书房细细拷打，那才可出大爷一口毒气，不知尊意若何？”米公子说：“先日打输了，如今打复仗，谅也不能全胜。”石敢当笑道：“先在争春园有那两个野汉相帮，所以不利，如今难道还有两个人相帮不成？”米斌仪说道：“老石说得甚是，须要个认得孙家的人引路方好。”石敢当道：“门下认得孙家，愿为引路。”米公子道：“今日已晚，你们且歇宿，明日前去便了。”

次日，天还未明，米公子传齐家人、打手，到孙家去。你看那些打手，捆扎的捆扎，吃酒吃饭的吃酒饭，好不高兴。独有鲍成仁奸猾，全不做声。看见石敢当面带晦气色，又有黑色贯顶，双眼泡上带着土色，他这一去不知死活如何，与昨日大不相同。自思自想：“恐凶多吉少，况在禁城之内，撻掇米大爷抢风小姐，不想天理难容，却遇见两个英雄打得大败亏输。今日又撮合大爷打孙佩，这些件件违条犯法，将来不得干休。我不免假装头疼，可避得此祸。”想罢睡在床上，只叫头疼，不能起来。米公子闻听，心中想道：“昨日费了精神，今日头疼，留他在家睡罢。”不一时，打手挽扎停当，共有五十多人。石敢当在前引路，竟奔孙家来了。此一回，有分教，打得孙家七零八落，人离财散，这叫做：“清清家里坐，祸从天上来。”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 松林内仙长指迷

话说石敢当辞别了米斌仪，领了众人，一路雄纠纠狐假虎威打奔前来，早到孙家门口，说道：“列位，此处是孙家了。你们进去时要勇猛争先，把孙佩抢到府中，自在重赏。”此时孙家大门开着，却不曾提防米家打来。石敢当就进大门，又吩咐道：“恐孙佩逃出去，诸位进来时须把大门关了。”众人依言。

且说郝鸾、鲍刚、孙佩三人饮酒已毕，各自安歇一宵。到了天明，梳洗已毕，忽见家人忙忙跑到面前叫声：“大爷，不好了！祸事到来，今有米府带领多人打来了！”郝鸾道：“哪个米府打来？”家人回道：“就是昨日在争春园抢风小姐的米斌仪家的。”话犹未了，石敢当早已到了阶前，大声叫道：“孙佩你这狗头，躲在哪里？”孙佩闻言，唬得魂不附体。那鲍刚因昨晚用酒多了几杯，还未醒呢。听得家人说米家打来，哪里容得，忙站起身，按不住心头火起，也不开言，走向前来，一把将石敢当抓住，凭空举起，大喝：“你这狗头，可认得太岁爷爷！”石敢当不防他在孙家，一把被他提起，方知是昨日在争春园的黑汉子，便哀求道：“小的们不知爷在此，多有得罪，求爷放了小的，以后再不敢打孙家了。”鲍刚道：“你这狗头，叫做石敢当么！”石敢当道：“这都是别人叫我的。”鲍刚道：“每每看见巷口立着一块石头，上刻‘太山石敢当’，你叫石敢当，毕竟你这狗头是个坚固的，俺把你这颗头在石上撞下，看是如何！”鲍刚见厅上有个石墩，便把石敢当头朝下脚朝上，尽力往石墩上一撞。可怜人头怎比得石头？那时石敢当脑浆花红一齐迸出，一命呜呼死于地下。那些打手见石敢当死在地下，齐声叫道：“不好了！打死人了！”一齐喊声不绝，一拥上前，要捉鲍刚。内中一个家人名唤米兴，有点本力，认定鲍刚打来，鲍刚闪过一边，飞起右脚，照裆踢来，米兴闪不及，早被鲍刚踢倒在地，气又绝了。众人道：“又打死一个了，还不拿他到官，等待何时。”一时有二十多人上前，捉拿孙佩。郝鸾见鲍刚打死二人，被众人围住，正欲上前帮助，又见众人打来，恐孙佩被捉，便把孙佩遮在背后，双拳挡住众人。郝鸾虽然拳棒精通，但人多难挡，况这班人都会打的，顾前顾不得后，早离开几步。内中有个家人眼快，便闪在一边，去捉孙佩，孙佩家人救时，又被米家家人挡住，米家家人一把抓住孙佩，挟在身边往后门去了。郝鸾不见了孙佩，谅孙佩不能脱身，想道：“后去救孙佩，先帮鲍刚打散那班家人。”奋力打去，打得七零八落，哀声不绝。欲往外跑，门又关了。众人道：“总坏在石玉嘴里，只管叫我们关起门来。”众人要命，一齐将门撮开，跑的跑了，跌的跌了。鲍刚赶来，又踢死几个，余者散去。郝鸾回头不见孙佩，只见尸横满地，鲍刚四下里找寻孙佩不表。

却说米家家人将孙佩挟到府中，喊到：“不好了！打死了多少人了！”米公子见把孙佩抢来进府，又听得众人喊叫打死人了，便问道：“打死哪一个？”众人道：“岂知孙佩将昨日两个凶徒留在家下，石相公不曾提防，被黑汉提起脚，头朝下，往石墩上一撞，撞死了。小人见了正要打他，有米兴争先，米兴又被他踢死了。还不知打伤多少人，小人见事不好，先将孙佩抢来。不知打得怎样。”话犹未了，这班被打之人，一一跑回府了。米公子一看，只见众人皆受大伤，有的打断肩膀，有的打破了头，也有的打断了鼻梁骨。一个个呼疼叫痛，血流满地。米公子大惊，就道：“如何这班狠打！”此时鲍成仁听得石敢当已被打死，暗说：“我也算得个相士，我看石敢当面

黑而滞，必死无疑。方才我不曾去，若去了，难免此劫。你自送死，非我不曾去。”想罢起身走出房来。米公子见鲍成仁出来，便道：“石敢当被人打死，这便如何是好。”鲍成仁见众人少了一大半，问：“石玉带了多少人去？”米旺道：“连我与石相公共五十八名。”鲍成仁点数，只二十二名，共打死三十六人。米公子道：“孙佩家藏凶徒，就打死我大爷家多少人，且吊起打他一番出气。”众人正欲动手，鲍成仁说：“不可乱动！若孙佩不曾打伤人命，吊打他一番也不为过；如今他家隐匿凶徒，打死三十六人，理应送官，当堂治罪。若私下打他，到官之时，他就有话说。”米公子道：“老鲍说得有理。”即写了名帖，使家丁送与祥符县去。去不多时，就来了四个公差，便把孙佩带往县前去了。米公子赏了差役。又有石敢当妻子，听得丈夫被人打死，就写了一纸状子，亦到县前投递。那三十五家的苦主，俱到县前告状不表。

且说鲍刚、郝鸾在内寻了孙佩一会，并不见有。孙佩的家人来说，被米家挟去了。郝鸾听了，道：“孙家兄弟被米家抢去了，我今与你去找，若是寻得孙家兄弟，一同避此大难。”与鲍刚一同离了孙家，一路找寻。只听街坊人说道：“孙相公家藏两个大汉，打死了米府多少人，适才四个公差，把孙相公锁在县内去了。”又有人说道：“孙相公是个忠厚之人，受米家气不过，寻两个大汉防身，不意就打死了多少人，如今定要抵命。我们去看看。”说的说，去的去。郝鸾二人听了此言，心中甚苦，也随众人到县前。鲍刚心内要做不怕王法之事，意欲动手，要抢孙佩。郝鸾见他黑脸上怒气冲冲，怕他惹出事来，拍他一下：“兄弟，我们出去望望。”二人竟到寓所，收拾行李。想道：“我若寄了牲口，恐怕孙兄弟怪我，不若舍去了罢。”便与店家说：“这牲口权寄宝店，另日来取，所喂草料，照数补你。”又兑了房钱饭钱与店家，他背了行李，二人悄悄出城去了。不表。

再说风公，次日清晨叫家人拿名帖，去请鲍刚、郝鸾同孙佩姑爷到来。正在打点，忽有孙家家人报道：“今早米家又使石敢当带数十人打到我家，却被昨日那两位打死了许多人，我家大爷被米家抢去送官去了。”风公听了，如同青天打个霹雳一般，大吃一惊，忙叫家人拿银到县里料理不表。又说郝鸾二人，离了城市约有三十余里，见一松林，二人走进松林，塌地坐下。鲍刚道：“大哥，你我如今打死米家多少人，你我虽逃走，却把孙兄弟拿去抵命，心内何忍！也过意不去，必须作个法儿救他才好。”郝鸾道：“孙家兄弟原请你我二人防身降福，谁想反遭祸。若说救他，你我二人心有余而力不足。必须寻访个努力的好汉，方可救得。我和你海外天涯，一是访寻高人，英雄前来救他罢。”二人商议了一回，取路前行。行了十余里，忽走到一座黑松林内。只见四处无人，一带都是松林，二人又歇下。忽来了一位道人，上前相见，说道：“公子别来许久，可还认得贫道否？”郝鸾上前，定睛一看，认得是在家时赠剑之人，忙与道人见礼。道人又与鲍刚见礼问：“壮士何名？”鲍刚道：“在下姓鲍名刚，顺天人氏。”道人问：“公子既到开封府，可曾访得英雄否？”郝鸾道：“尚未有人。”遂将如何离家，到开封游玩，遇风公孙佩，有米家抢风小姐，打报不平，遇鲍兄弟相助，今早鲍兄弟与我打了米家人，米家人抢孙佩送县详细说明。接着道：“此时我们想寻高人，相望老师指示。”司马傲叹道：“贫道先前也曾说，此时正在危急。”指着鲍刚道：“此位乃当世英雄，可以赠他宝剑一口。”又在袖内取出柬帖二张，付与郝鸾，道：“你二人可以照帖内行事便了。贫道暂且告别，后会有期。”

言毕竟飘然而去。郝鸾打开柬帖看时，上写四句诗曰：

我今指你迷途路，离开了开封往浙行。

口天便是安身处，舟中巧遇异奇人。

郝鸾看完柬帖，说道：“司马傲先生出口成文，他叫我离了开封赴浙江而行，口天便是安身之处，想我母舅姓吴名兰，住在杭州，曾做总兵之职。我今欲投母舅处安身，不知贤弟投奔何处？”鲍刚道：“方才那先生亦有柬帖一张赠我，待弟拆开一观便知端的。”只一看了，有分教，又做一番惊天动地勇猛之事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 假响马勇劫小姐

话说司马傲先生赠了二人柬帖，郝鸾先自看过。鲍刚也将他自己柬帖展开，上写：“本月十六日，可在湖广道上救风小姐之难，不可有误。”鲍刚看完，不知其意。郝鸾道：“这是高人指点，必有应验。”郝鸾见鲍刚没有盘费，便打开行李，取出白银十两，衣服两套，宝剑一口，名“攒鹿剑”，付与鲍刚说道：“这是银子十两，衣服两套，宝剑一口，送与贤弟，好在路上防身。事成之后，兄弟可到杭州吴经略府中来找我。”鲍刚道：“小弟初会大哥，又忝在教下，怎好收大哥的礼物？”郝鸾道：“贤弟说那里话！况且是司马傲先生指示，愚兄怎敢不遵。”鲍刚只得收了，把剑佩在腰间，将行李卷好，二人洒泪而别，各办各事去了。且自不言，后有交代。

再说开封府祥符县知县是湖广人，姓孙名炎，转是科甲出身，为官甚是贪脏，人都叫他孙剥皮。今日见了这些人命状子，并米斌仪拜帖，立刻传齐人役、仵作来孙家相验。那保甲、四邻人等俱在孙家伺候。不一时，知县也到了，出轿上厅坐下，问道：“禁城之内，如何就有这等大事，打死许多人命？”便叫仵作一一验伤。仵作跪禀道：“石玉是头脸碎碰而死，三十五人皆是足尖踢伤丧命。”又着书吏填了尸单，知县便叫孙家家人买三十六口棺木收殓，贴了封皮。知县回衙，见是人命重案，不敢停留，随即升堂。差人押过孙佩，尸主、四邻、街坊、保作等跪了一堂。知县先叫石玉妻子问供。这石敢当的妻子，姓何，生得有几分美色，时常与米公子有些勾当。今日是鲍成仁教成了口供，便上来哀哀哭道：“求大老爷作主，替小妇人丈夫伸冤。”孙知县道：“你就是石玉的妻子？你丈夫平日做何事业，怎么今被孙佩打死？”何氏哭道：“小妇人的丈夫，平日陪米大爷玩耍，孙佩恨小妇人丈夫不陪他，请了两个大汉，将我丈夫凭空挽至家中，米府众大叔见孙家将丈夫挽去，随后赶去护佑，却被黑汉将我丈夫碰死，红面大汉又将米府大叔打死，求太爷恩典，速拿凶手抵命，以正王法！”说完又哭。知县又叫四邻上来，问道：“孙佩家匿凶手，也非止一日，早晚出入，谅你们知道。”众人回道：“小的们做生理，早去晚回，并未看见，求大爷问孙佩便知。”知县就叫孙佩上来。孙佩到堂，见堂上跪的众人内，并无郝鸾、鲍刚，心中暗喜，难得他二人走了，纵有天大的事情，只我一人抵命就是了。知县喝问道：“你小小年纪，就敢与米府相斗，匿藏外来野棍，打死米府多人，这两个凶手躲在那里？姓甚名谁？从实招来，免受大刑。”孙佩哭道：“小的祖籍书香务本之家，从不结交匪类，每日在家攻书。昨日随了小的岳父，在争春园吃酒。不料米公子领了打手，打小的翁婿二人。不想园内撞出两个大汉，打抱不平，打散众人，救了小的翁婿。小的感他之恩请到家谢他。不想石敢当领众人打到小的家下，那两个大汉见众人打来，彼此乱打，不料就打死了多少人，他二人惧王法走了。小的不曾问姓名，小人情愿偿命，求大爷作主。”知县大怒：“岂有人在家过了一夜，不知姓名之理。情愿偿命，其中必有隐情。不打不招，左右，与我夹起！”两边一声答应，孙佩早已吓得魂不着体，两边不由分说，将孙佩鞋袜拉下夹起来。孙佩昏死在地，半晌方醒，说道：“小的实在不知那两人姓名，小的情愿抵偿，求太爷开恩。”知县说道：“任你招，本县三拷六问，左右与我敲！”孙佩任他敲打，抵死不招。知县见不

仵作——旧时官府中检验命案死尸的人。

招，想：“他不能受刑，若再拷问，倘有疏忽，反为不美。不若叫他画了供，申详上司，看上司如何批发便了。”便问：“孙佩，你果然不知凶手的姓名么？”孙佩道：“小的实不知他二人姓名。”知县命将孙佩上了刑具收监，出了详文，访拿凶手。又向众人说道：“孙佩熬刑，不肯招出两个凶手姓名，本县另自差人缉凶手，尔等且自回去，各安生理，毋得妄动。”众人叩头道：“小人们怎敢妄为。只求太爷追拿凶手以正王法。”知县打点退堂，众人各散。孙知县同师爷商议申详文。忽见米府家人来说道：“要捉拿凶身，封锁孙家门户。”知县因见米斌仪的父亲现任堂堂宰相，怎敢违他？言出计从，即命差人将封皮去盖了。孙家家人各带细软物件四散。

再说风公着人去铺监，禁卒得了重贿，并不难为孙佩。风公将此事与夫人小姐说了，风夫人闻知大哭，小姐含羞苦在心中。风公与夫人商议，道：“我年近六十，只生一女，想寻了个乘龙佳婿，选来选去选中了孙佩，不意有这等风波。若不救孙佩，女儿终身无靠。若要救他，我年老势孤，事在两难，如何是好？”夫人道：“你我年纪共有一百有余，只望年老倚仗女婿，哪知道有此大变，终不然看船到底之理，相公须进京叩阍，方可救孙佩。一则他夫妇团圆，二则你我老来有靠。”风公道：“说得有理。怎奈京都路途遥远，非一日可到，况米斌仪屡屡行凶，如他知我不在家，必来啰唆，我哪里放心得下？必须将你母女二人，寄在别处安身，方才放心可去。”夫人道：“想是极是。只是投奔哪里去好？”风公想了一会，说道：“有了，有了。我想到别处去，却也放心不下，你二叔前日着人看我，我如今不免将你母女送到湖广兄弟家住下些时方好。”原来风公有一个胞弟，是个秀才。因风公在京做官，家内力单，被米斌仪缠扰不过，搬往湖广襄阳，投他岳父张子仲处安身，却时常往来。所以，风公今日想到他兄弟身上，如在自己家中一样。只是路途遥远，如今只为救他女婿，那顾路途远近。夫人、小姐闻言，心中大喜。风公取历日一看，择本月十三日黄道吉日起身。叫了几人得力家人收拾行李，催备骡轿牲口，又着家人到监中，知照孙佩，送些银子与禁子使用。

只见那些家人忙忙收拾行李，早有人吹风到米斌仪耳内，就与鲍成仁商议道：“我大爷为了风小姐不知费了许多心机，才把孙佩问成死罪在狱，今闻老风择十三日带家眷，往湖广投他兄弟风林。我想他往湖广去了，路阻千山把一个小姐竟脱了圈套。”鲍成仁闻言，躬身上前说道：“恭喜大爷。”米公子道：“喜从何来？”鲍成仁道：“非是门下夸口，若是老风稳稳坐在家中，小姐与大爷完姻却是登天之难。如今带了家眷远出，小姐必在其内，此乃天助大爷良缘，如吹灰之易。到是老风失其算矣！”米公子见他说得有理爽快，又动了火，问道：“说得太容易了，你有何计，可以到手？”鲍成仁说：“计策却有一条，要大爷做个响马头儿，才得到手。”米公子道：“我大爷乃宰相公子，如何去做强盗？”鲍成仁笑道：“大爷说差了，不是叫公子做强盗。若是真强盗，莫说大爷不肯做，我们亦不敢做。不过是权做一次，倚大盗之名，方能劫风小姐。”米公子道：“怎样干法？”鲍成仁道：“为今之计，大爷领了家丁，扮做响马，出开封府，去城百余里，有一地名叫上道。过了上道就是蒲村，村中共有百十多人家，颇有下处，风公必到那里歇

申详——申报详文。详，旧时公文的一种，用于向上级陈报请示。

叩阍(h n, 音昏)——旧指吏民向皇帝申诉冤屈。叩，敲。阍，宫门。

响马——旧称在路上抢劫财物的盗贼。因抢劫时先放响箭，由此得名。

宿。待他起身之时，截住他的去路，劫了小姐与大爷完姻，有谁知道？”米公子闻言，拍手呵呵大笑：“好计！好计！真是老风失算也！”传齐了家丁、打手，有三十三名，米公子同鲍成仁带了盘费，行李内藏了兵器，到了十二日，预先起程，住在蒲村，着人打探风公消息。不提。

且说风公到了十二日，拜辞了祖先，家中事情托老成管家看守料理。到了十三日五更起身，收拾行李，管家婆扶夫人小姐上了骡轿，跟随三四房妇女也是骡轿，悄悄的出了北门，直奔湖广大路而行。一路行来，天色已晚，前面到了蒲村地方，那掌鞭的对风公道：“天色已晚，请爷在蒲村安歇。若过了此处，前面没有旅店，尽是山林空野。”风公道：“我恨不得一时就到了，方遂我意。今夜有月色，且在此打尖，今晚放个夜路。”掌鞭的说道：“这夜放不得的，路上恐有歹人不便。”风公笑道：“我又不是任满的官府，却不怕他来打劫。”掌鞭的不敢违逆，只得赶入蒲村。大家用了酒饭，喂了牲口，算还了酒饭钱，完了又上大路而行。米家家丁打听明白，前来报道：“小人们打探得明白，方才老风在蒲村用饭，要放夜走。”鲍成仁笑道：“真乃天赐大爷姻缘。”米斌仪便叫家人会了房钱，离了蒲村，到无人之处，俱用颜色涂了面目，白布缠头，手执兵器，赶将下来。风公骑的是骡子，又有家眷骡轿，所以走得慢，米公子骑快马，所以来得快。离了蒲村四十多里，早已赶到。鲍成仁又问探信的家人，说道：“乘骡轿的是风小姐，小人看见，跟随的妇女，俱在店门外下轿的。只有两顶银顶轿，抬在店内方下。”鲍成仁道：“那银顶轿内，定是夫人小姐。”吩咐家丁打手，认定银顶轿抢来。当时就有李成孝一马当先，从风公右手跑去，复兜转马对面照来，早被掌鞭的看破，大叫道：“不好了，强盗来了！”正是：

将离虎尾黄猫客，又遇丧门吊客星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回 真英雄冲散强人

话说风公在蒲村打过了尖，放下了夜站，走了四十余里，忽一匹马在面前冲过，复又回来。掌鞭的说道：“不好了，响马来了！”风公惊问道：“你怎么就知道？”掌鞭的说：“方才一匹马右冲过去，左冲转来。这是响马暗号。”话犹未了，左道又是一匹马冲过去了。风公看见，心内大惊，就叫家人把夫人小姐的骡轿攢在当中。只听得放出一板响箭，箭后拥出许多响马。风公见了响马来得势头不好，心中暗想：“我不免上前哀求他便了。”主意已定，纵着牲口上前，叫道：“列位大王在上，我风竹不是客商，也不是任满的赃官，只因避祸过此，没有重资，求大王开一线之恩，放我过去，恩同再造。”铁头和尚姚期上前喝道：“哪里管你什么避患不避患，只要你留下买路钱来，就放了你过去。”风公道：“所有者不过是个几两银子，几件衣服，大王若要，老汉一一奉上。”姚期道：“连你身上的都要剥下，方才放你过去。”风公又求道：“大王说话差矣！自古道：杀人不净其命，还求大王开恩。”鲍成仁向米公子说：“大王，不必在此，可引几个家人分路去抢小姐要紧，只管在此与他说甚么！”米公子依言，引了四名打手从右首下来。此时，约有二更，皓月当空，如同白昼。那风公家人一齐埋怨老爷，不听好言，一心放夜，果然遇响马，如何是好。小姐听见风公与强盗说话，心内想道：“做响马的不是好人，他怎肯准这情面？”放心不下，挑起轿门往外张看，被米公子在月光之下看见，中间银顶轿现出一个白面佳人，伸头朝外探望。米公子便叫四五个家人说道：“那乘轿内的白面佳人，就是风家的小姐。就有五个家人打马往中一冲，风公家人却被冲散。爬山虎樊哙跳下马来，把风小姐一把拉出轿来，向米公子马前一送。樊哙上马，同米公子一齐加鞭骑马，随后也去了。风公还与响马在前面说话，忽听有人喊道：“宝贝已经到手，你等还不快去，等待何时！”鲍成仁听了此言，便拨马加鞭亦跑去了。不一时，响马散了，并无强人。风公暗喜道：“响马被我片言软语，不劫而去。他真是有宝动手，无宝动止。”正在欢颜悦色，忽然听得妇女人等齐声哭起来。风公闻听，吃了一惊，心想必是响马用计，与我答话，他将后面东西劫去，虽劫去几两银子，也不在我心上，只求合家团圆平安。拨转了牲口，到夫人轿前，听得夫人啼哭，风公道：“夫人不必啼哭，可是响马将衣服银子劫去么？”夫人道：“女儿被强盗劫去了。”说罢，又大哭。风公听了此言，大惊。问道：“女儿怎样被劫去？可曾拿去衣服？”妇女哭禀道：“适才老爷与响马说话，有五匹马冲到轿前，竟把小姐劫去了，并不曾劫去衣服银钱。”风公听了此言，痴了半会。那些家人听见响马去后，方敢出来，跑到风公面前，说道：“小人的本事不佳，不能救护小姐，不知如今响马到哪里去了。”风竹因小姐不见，心如刀割，并不回言，一个个目瞪口呆。

只见松林内跳出一个大汉，手执短棍，头带毡帽，身穿短短的青衣，脚下是踢倒山的皮靴，腰挂一口宝剑。从林内跳出来，口内大叫道：“好混仗，好混仗，怎么失其重托！俺来迟也！”你道这大汉是谁？乃是鲍刚。前日与郝鸾分别，又有司马先生点路，今日在蒲村饮酒吃饭，吃完就在街上找寻，等至更深，潜入松林中，和衣靠在树上，略睡片时，直至此时方醒。猛然想起此事，急急跑出松林，只见大路上有一丛人喧哗。鲍刚提短棍，大叫道：“俺来也！”风公见有喊叫声，又吃了一惊，向家人道：“响马方才退散，断路的又来了。”鲍刚喊道：“你们可是风老爷家眷？”内中有那大胆的答

应：“正是风老的家眷。”鲍刚道：“俺是顺天府的鲍刚。曾在争春园同郝鸾兄打散米府家人，蒙孙兄弟盛情，请我到家中，拜为兄弟。谁知米家又打来，被我碰死了石敢当，又打死数十人，与郝大哥逃进城来，遇着了司马傲先生，指点今日风府家眷在此经过，叫俺在此保护小姐。果应其言，真乃高人也。”风公闻言，下了牲口，与鲍刚见礼，说道：“好汉果然来迟了。”便将方才小姐被劫之事说了一回。鲍刚大叫道：“真真俺误事了，如今强盗往哪里去了？”风公道：“强盗将小女抢往西方去了。”鲍刚道：“谅他们去不远，老爷在此少坐片时，待俺去赶上强人，将小姐夺回，交还老爷便了。”说罢，提着短棍，两脚如飞而去。那风公正在大路上，等鲍刚的回信，只见树林内走出五六个人来，俱是随常打扮，骑着牲口，喊道：“你们可是开封府风竹老爷？”家人答应：“正是。”那六人下了牲口，道：“我们奉司马先生指点，特来迎接风老爷，还有司马先生的柬帖在此，请老爷观看。”风公接过柬帖，家人掌起灯来，风公拆开看时，上写道：

司马臬臬子字奉岐山老先生台下启者：

贫道细论阴阳，数该如此，但令爰遭逢此难，鲍刚只可破贼，未必能救。令爰日后自有相逢之日。令婿该有百日囹圄之难，自有义士救他。屈老生同陈雷等上铁球山安身，湖广不日为患。老先生若不依从，后必有祸，那时悔之晚矣！请自思之。至嘱！至嘱！

风公看毕，想：“前日郝鸾言司马傲赠他三口宝剑，往开封府寻访好汉。方才鲍刚又说，司马傲指点，今日在此救我家眷，此时又是司马傲柬帖，叫我不可到湖广去，若要去，就有灾难。我想那司马先生定是个高人。但不知铁球山是个什么去处，不如依他柬帖而行，料也不能误我。况又说鲍刚只可破贼，不能救我女儿回来。那鲍刚是个直汉，救不回我女儿，定无面见我，我不免由他们去吧。”主意已定，便叫家人抬了骡轿，与陈雷等往铁球山了。后来自有交待。只等到玉蝴蝶三闹开封府之时，共上铁球山，才有交待。后话且自不言。

再说米公子等劫了风小姐，走了二十多里，那鲍成仁猛生一计，对米公子说道：“今晚已三更时分，带到别处去也不便，离此不远有一古庙，名为破佛寺，寺内并无僧道。大爷可将小姐带入寺中，先成亲事。那风小姐明日便塞口难言，待天明雇轿抬回府中。”米公子道：“哪有在寺内成亲之理？岂不有犯神圣。”鲍成仁道：“若不与他成亲，路上恐生其变，不如成其亲事。”公子笑道：“老鲍，我今夜成亲，明日着人重修庙宇便了。”说罢，也到了寺前，下发牲口。家丁忙将毡条铺在地下，将小姐抱入寺中。众打手将寺门关上，站在门口等候。米公子将小姐放在毡条之上。此时风小姐连人事都不知，浑身冰冷。一者受了惊吓，二者在马上耽了一会，犹如死的一般。米公子想道：“费尽了心机抢来，又是个死的，两次抢到手中，不能成亲，想是无缘，不若弃之。”想罢，往外便走。只听得“哎哟”一声，米公子回头看时，见小姐叹气醒来，便立住了脚。那小姐醒来，睁眼看时，不像在骡轿里的模样。米公子上前深深一揖，叫声：“小姐，我米斌仪在此等了多时。”小姐闻言，便立起身来道：“你是何人，焉敢劫我到这里来？我的父母如今还在何处？你好好送我回去，万事干休。如若不依，便鸣官究治。”米公子笑道：“小姐，你说哪里话，自古道：既来之，则安之。小生却不是匪类，亦不是下流之人。家父乃当朝宰相，因上年小生屡次求婚，奈令尊大人执意不允，后来将小姐许配孙佩，小生实在不悦。况孙佩隐匿两个凶徒，打死石敢当与小生的家丁三十五人。如今孙佩也问成死罪，只候京详文到时，就要

出决。今闻令尊将小姐带奔湖广，小生同鲍成仁议论，装扮响马，只抢小姐一人，财物等件分毫不动。况今日乃黄道吉日，小生与小姐成就百年大事，不知尊意如何？”风小姐闻言，吃了一惊，大骂道：“你这大胆强盗，弄得我七零八落，我父母被你这贼子算计不过，方才离了开封府，避你之恶，岂知你又假大盗，将我劫来。你做了无法无天之恶事，我风栖霞宁可今夜一死，怎肯失节与你这强徒。”米斌仪道：“小生为了小姐，不知费了多少心机，才得你到手，怎有不成姻缘之理？”说罢，走向前来抱小姐。小姐见米公子前来，便往后退，不想到了墙根顶壁之处，没处回避，骂不绝口。米公子去近身旁，说道：“莫说小姐骂，就是打，小生也不认真。”便仰着脸去向风小姐，说道：“请小姐打小生一顿出出气罢。”小姐此时恨不得一口吞他下肚，方遂心意，见米公子送脸过来叫打，便提起右手，恨了一声，尽力一下，却打着米公子下腮。米公子双手捧着下腮，喊道：“不好了，下腮又打下来了！”你想，这风小姐是个闺中弱女，有何气力，就打得米公子下腮？一者风小姐手戴孙佩行定的八宝嵌珠紫金镯，手起之时，那两只镯落在手腕之下；二者米公子前日在争春园被郝鸾打了一掌，将下腮打下，至今尚未痊愈，今又被风小姐打着旧病，所以下腮打下。但不知小姐可能脱得此难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 破佛寺白璧遭险

话说米斌仪将小姐劫至破佛寺，强成亲事，却被风小姐一镞将下腮打下来。公子捧住下腮，哼声不绝。再表鲍刚，提着短棍赶将下来，远望高山有一丛人马，鲍刚大叫道：“响马，你们往哪里走！好好将小姐留下，万事全休。如若不依，叫你这般强盗粉身碎骨！”

且说鲍成仁同众人正在寺门口，听得喊叫，只见大路上如飞的跑来一个大汉，手执短棍，高声喊骂道：“留下风小姐，万事干休！”鲍成仁道：“事已如此，顾不得了，有个大汉来了，快快请大爷上马。”樊哙道：“大爷在里面与风小姐成亲，怎好去。”鲍成仁道：“事已如此，顾不得许多了。”众人一齐将门推开，只见米公子捧着下腮，哼声不止，又见风小姐站在一边。鲍成仁叫道：“大爷！”并不则声，只是乱张口。樊哙道：“旧病发了。”鲍成仁把米公子下腮捧着，往上一凑，米公子才住疼，说道：“你们为甚么事这样慌张？”鲍成仁说：“请公子快快上马趲行，外面大路有个大汉赶来了。”米公子听得此言，便惊得手足无措，只得撇了风小姐，同鲍成仁众人走出了寺门。鲍成仁扶公子上了马，然后一齐上了马，跑下山岗。鲍刚自早已赶到不远，口中骂道：“狗强盗，你们往哪里走，好好将小姐留下！”就放大步赶去，只隔一箭之地。鲍成仁道：“我看此大汉，好象争春园与红面汉子打散众人的黑汉子一般。”那家丁道：“正是，正是，快拿他送官问罪。”又有个家丁说道：“动不得手，我们今日假扮响马，也不得干净，不若快些走的为妙！”那鲍成仁说道：“动不得！”鲍刚看得明白，况且强人又多，不知小姐在也不在，他只是紧紧赶来。鲍成仁道：“你看那大汉紧紧赶来。我们却怎生是好？”想了一会，说道：“有了！此汉子喊叫要留下小姐，若与他说，恐他又不信。若不言明白，又赶来乱打，岂不吃苦？倘若赶到天明，被人看见，反为不美。如今有一计，使他首尾难顾。”就叫家人四散跑开。鲍刚赶了半晌，只见四下皆强徒，要赶东又不是，赶西又不好，想了一会，望见强徒远了。况且鲍刚是步行赶了许多路程，不觉腿又软了。米公子等骑的是快马，已走不见了。鲍刚想：“俺如今救不得风小姐，不如回去罢，随风爷夫人到湖广去罢。”急转身往大路上看时，风爷与夫人却也不见了。鲍刚想道：“他们是等不得先去了。待俺追赶他便了。”

不言鲍刚到湖广找寻。再说米公子，等到天明，陆续进城回府，迳将风小姐丢在破佛寺，且自不言。且说破佛寺东首有一乡村，名仙人乡，内中有个莫家庄，有数十个人家，离破佛寺只隔二里多路。莫家庄内有一破落户，此名叫莫伦，自幼失母，其父鳏居，当年家中稍可过得。年长二十六岁，为人奸猾，赌钱吃酒，无所不为。乡人代他起个浑名“莫上天”。前日与人赌钱，输了十多两银子，又借些典当衣服银子，被人逼得无法。其父莫士玉，虽有几两银子，却不肯代儿还债。莫伦还不过债，想来想去，实是难挨，无可奈何，拿了绳子，赶早到破佛寺前寻短见。方才进得庙门，哭道：“我莫伦生得这样命苦，今日今时，是我断头日子。”此时天色将亮，尚未大明。莫伦正在落地扣绳子，猛然抬头一看，望见大殿有个女子，吃了一惊，想道：“我才寻死，就有吊死鬼来了。”便上前，大着胆子道：“你是何人，在此勾我？”且说风小姐见米公子去后，坐在红毡上想了一会，正要起身自缢，

鳏 (guān, 音关) —— 无妻或丧妻。

忽见外面一人进来，头戴一顶破帽，身穿一件破衣，手拿一条绳子，叽叽哭进庙来，又向小姐问是什么鬼。风小姐答道：“我乃是人，你何言我是鬼？”莫伦道：“是人，怎孤身到此处？”小姐道：“奴家乃开封府风竹之女，因被奸人谋害不过，父母带着我投湖广叔父处去安身，不料遇响马，劫至寺中，响马不知被什么人擒去了。望求君子送我回去，父母重逢，恩同再造。”莫伦闻言暗想道：“开封离此三百多里，不两三日就到了，那风老见我送他女儿回去，自然有重赏，还了众人，余下些再赌一场，何必寻死，真是死中得活。”将绳子去了，道：“原来是位小姐，小人失敬了。”又道：“小人家下不远，小人姓莫名孝先，今早到此寻个相知，顺便拢来寺中，却遇贵人。小人不才，愿送小姐回开封府去。”风小姐道：“我却不到开封府去。我父母总到湖广去了。君子若肯送到湖广去，少不得重重相谢。”莫伦道：“小姐既不肯回开封府，小人愿送小姐到湖广便了。请小姐先到舍下住一日，雇个车轿，送小姐到湖广去便了。”此时风小姐在危急之间，欲要同莫伦去，又怕米斌仪找寻；欲要同莫伦去上湖广，又不知莫伦作人何如。正是：

明知不是伴，事急且相隨。

话说小姐站起身来道：“既承君子雅爱，奴家只得造府。”莫伦道：“小姐何出此言？天地世间方便第一，又恐怕怠慢不恭。”说罢又见地下铺着一条红毡，便将红毡卷起拿在手中，与风小姐出了庙门，上了高岗。此时天色微明，莫伦偷眼将小姐一看，吃了一惊，想：“小姐生得如花似玉，不若带他回去强他成亲，不枉人生一世。”又想道：“不好，他若不从，叫喊起来，反为不美。前日有个算命先生，算我今年有千金财运。莫非应在此人身上？”一头想一头走，不觉到了自家门首。将门推开，莫伦将手望他父亲朝外一指。莫士玉是个三教九流之人，早已会意外面有人，便不作声。莫伦道：“此位是开封府风老爷的小姐，被强人劫了在破佛寺内，歹人不知去向。方才儿过寺前，见小姐一人在寺内，便请到家，明日送小姐往湖广。”莫士玉见小姐如九天仙女一般，便道：“原来是风老爷千金，请到寒舍，轻慢恕罪。”言毕，上前打了一恭，说道：“久仰令尊大人。”小姐答礼道：“我因被强人劫了，幸遇令郎救回到府，又允送我到湖广去，与我父母团圆，那时我父母必重重相谢。”莫士玉道：“此去湖广甚远，小儿一路不便，老汉在家没事，一同送小姐，不知小姐意下如何？”小姐道：“既蒙老伯相送，好极。”莫伦就去收拾。一日已过，到晚，莫士玉就将自己的房屋让与小姐安宿，他父子二人一同就在外面地下，将绒毡铺下安歇。

一宿已过，到了次日天明，莫伦父子起来备办早饭，风小姐用过，说道：“昨日蒙老伯恩德，说送我到湖广去，不知老伯几时起身？”莫士玉说道：“不瞒小姐，此处去湖广三千余里，非有两月不能到，约费用五十余金，老汉要想与朋友去借。”小姐暗想：“莫家父子如此贫寒，怎借得许多银子，若我久处此地，恐生不测。我身边却没有银子怎生是好？”想了一会，想别的东西当不起多少银子，不如将孙郎聘我这对金镯，取下当了，早早起程，方好免除后患。就在手上将那八宝嵌珠金镯取下，不觉就伤心起来，眼中流下泪来。暗想：“当初孙郎定我，只望天长地久，永戴此镯，不料祸起萧墙，如今孙郎身隔囹圄，又不知何日得脱此难？今日无奈，只得弃了此镯，待等到了襄阳府，命人来取赎便了。”就把金镯放在桌上，说道：“老伯，我想

萧墙——原义指照壁，后引申为内部，此指家中。

一时难借银子，这对八宝嵌珠金镯是我家亲娘幼年间戴的，不如将此镯去当几十两银子，早早起身。”那莫伦拿在手中，细细地看了一眼。只见上面紫雾腾腾，光华耀目，上面有珍珠二十多颗。莫士玉说：“既如此，老汉只得遵命便了。”便对儿子道：“你可将这金镯拿去，当他五六十两银子回来。”莫伦依言。风小姐又说：“君子，此物只可当，千万不可兑换。”莫伦说道：“我怎敢变卖。”言毕，竟自出门去了。拿着这对金镯，哪里去典当，就三文不值二文的，他就与人家兑换了七十多两银子。换到了手中就还了赌债，又买了几件衣服，备了行李，又寻人写了一章假当票，拿了回来，交与小姐。那小姐哪里认得真假，便收起来。你道这付金镯要等孙佩开封府灾难满了，此金镯仍归小姐。这是后话，再讲那莫士玉一连收拾了三四日，雇了车子，那日方才起程。这风小姐见莫家父子为人老实，却也放心前去，不知竟把风小姐拐骗扬州，卖入烟花寨内。今且按下不提。

再说鲍刚，有勇无谋，冲散了响马，定往寺内去看看小姐，若鲍刚有见识，那小姐怎得落难在奸人之手，流落在烟花之内。后来不知费了许多心机，方能脱得这番磨难。此是后话休提。但不知莫家父子可送风小姐到湖广去与不去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回 紫霞轩赤绳联姻

话说莫家父子雇了车轿，送小姐往湖广襄阳而去，且自不言。再表郝鸾，自从在开封府与鲍刚逃出城来，又得了司马傲柬帖，一路奔往浙江而来，又想到：“司马先生叫我到杭州访得好汉，方可救孙家兄弟，我想杭州是个文风所有，哪里有好汉。”一路上，逢州过县，多住两天，略略寻访。正是晓行夜宿，渴饮饥餐，非止一日。

那日，到了杭州，天色已晚，想道：“我母舅是个好兴头的，若是今晚冒然而去，惹他见怪，不若寻下了寓所，安歇一宵，待天明之时进府也不迟。”又走了几步，只见前面挂着灯笼，上写着“公文下处”。郝鸾走到门首，叫道：“里面有人么？”店小二忙忙走出来应道：“爷可是下店的？”郝鸾道：“正是。”小二道：“请爷上楼安歇。”那郝鸾便把行李交与小二，小二提着行李、灯笼引路。郝鸾进门来，只见柜内坐着一个人，面如蓝靛，发似硃砂，头扎花巾，插着一支金簪。时值三月，天气微热，那人身着青布箭衣，大红裙裤，旁边站着一个小使斟酒与那大汉吃。那汉子见郝鸾，并不起身，昂然坐着。郝鸾见了大怒，思想道：“这狗头无礼。”忍了气，同小二上楼来。小二将行李放下，点了灯火，跑下楼，取了一盆热水，叫道：“请爷洗脸。”郝鸾洗了。小二又拿了一壶茶来，放下了一个破碗。郝鸾见了，就是一肚子恶气。正在不悦，小二又拿了一本号簿、一枝笔，上来问道：“请问爷尊姓大名？哪里人氏？”郝鸾道：“你问我怎的？”小二道：“只是奉上司的行文，开饭店的，来往客商，俱要上号写簿。每月初一十五到县内去点对，恐有来历不明之人。俱要我们干系，故要开姓名住处。”郝鸾见他说得有理，道：“我乃洛阳人，叫做胡士信。”小二也不知其意，写了号簿送付那大汉去了。随即送饭上来。郝鸾看见是糙米饭，一碗韭菜豆腐。郝鸾大怒，骂道：“你个该死的狗娘养的！爷到此处，就该煮白米饭，大鱼大肉好酒与俺吃，难道爷不把钱与你么？”小二笑道：“爷你说差了。东边也有店，西边也有店，那些店才有鱼肉、好酒、白米饭，我店内中只得这样饭菜，到明日算帐之时，只要每天白银一两，那时放你出门。如少一厘，还要补上大钱一文。”郝鸾听了，就将这盆饭菜泼将下来，把小二打了一下。小二被打得疼痛，就跑下楼喊道：“只要你打得过，我去把大爷请来便了。”郝鸾道：“你就将金刚请来看，爷可怕他！”小二跑至面前，禀那蓝面大汉道：“小人被恶汉打伤了，请爷替小人报仇。”那汉问道：“他因何事打你？”小二道：“那人要白米饭、好酒、肥肉、大鱼吃，小人回他我们店中没有，他就大怒起来，将饭食等物泼在地下，将小人脸都打破了，连爷都骂了。”那汉闻言大怒道：“这狗头焉敢如此大胆！”遂走至楼下，骂道：“你是哪里来的野汉，敢在爷的店内打人！也不知天多高地多厚，你敢下来打么？”郝鸾早已知蓝面大汉前来斗骂，便将那腰内丝绦一束，将衣角摠好，挺身立在楼门口，骂道：“你这不知死的狗头！敢上楼来？”那汉道：“你敢下来，算你是个好汉！”郝鸾道：“我便下来，看你怎样？”将扶手用力一搬，搬起，认定那汉打来。那汉侧身躲过，郝鸾乘空跑下楼来，那汉抢上一步，认定郝鸾面上，一拳打来。郝鸾转身让过，举起右手，照那汉头上一下，那汉晃了几晃，翻身跌倒。郝鸾正要赶上再打，那汉摆手道：“大爷不要打，小弟得

罪，爷可是洛阳人？”郝鸾见那汉服软，他便住手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那汉陪笑道：“请爷到后面少叙。”郝鸾说：“你想诱我进去，添些打手么，我也不怕。”说罢就与那汉子走到后面，却是大大的三间房子，收拾得干干净净，摆了许多军器桌椅等物。那汉换了衣服，与郝鸾见礼已毕，问道：“爷尊姓大名，实对弟说，乞爷见教。”郝鸾道：“在下实系洛阳人氏，姓郝，名鸾，字跨凤。”那汉起身说道：“原来是孟尝君，小弟多多得罪。”郝鸾道：“足下姓甚名谁？也要请教。”那汉道：“小弟姓陈，名雷，字电霞，山东东昌府人氏。世人见小弟粗鲁，起下一个绰号叫做‘值年太岁’，不回爷驾到此何事干？”郝鸾道：“因父母双亡，家业凋零，前日母舅着人唤小弟，今日所以到此探望母舅大人。”陈雷道：“令舅大人高姓大名？”郝鸾道：“家母舅曾做经略大元帅之职，因年老告假回家。”陈雷道：“莫非吴甸汉爷爷么？”郝鸾道：“正是。”陈雷道：“小弟久慕吴老爷大名，却未曾会过。”就唤小二取些酒肴，二人开怀畅饮。陈雷道：“只因小弟接了风老爷家眷，上山之后，复到杭州，开饭店为由，访寻好汉是实。”然后各言心事，一宿已过。到了次日早晨，郝鸾起身，洗面已毕，换了衣服，别了陈雷，离了店门，往吴府而来。

一路问来，已到吴府门首，只见大大的一座虎座门楼，对面高大的照壁，八字的墙门，门内并放着两张大懒凳，凳上坐了十几个家丁，真真威武。郝鸾走到门首问道：“这里可是吴老爷府中么？”家丁答道：“正是，你问他怎的？”郝鸾道：“烦你通报一声，说我是洛阳人郝鸾，特来看望你老爷。”内中有个老家人，晓得郝鸾是老爷外甥，却不曾会过，便起身说：“莫非是姑太太的公子么？”郝鸾道：“正是。”众家丁一齐站起来，说道：“小人们不知大爷到来，望乞恕罪。”郝鸾道：“恕你们无罪。”老家丁道：“请公子到厅上少坐片时，待老爷出来再请相见。”那家丁进内一会，出来说道：“老爷请大爷到后堂相见。”郝鸾便走至后堂，只见母舅舅母俱在堂上，便抢步上前，双膝拜倒，说道：“二位大人在上，愚甥拜见。”吴公双手扶起，道：“一路风霜，只行常礼罢。”夫人道：“几年不见，你如今长成大人了。”郝鸾又与表妹见礼，礼毕，坐下说道：“愚甥自幼父母西游，家业凋零，少来问安，望乞恕罪。”夫人道：“自离姑娘之后，叫我日日思想，今日你方到此，你可以不要回去，在我这里也罢了。况且我与你母舅年纪已老，将来无人倚靠，你是外甥，也同儿子一样。”郝鸾点头说：“谨遵严命便了。”叫了妇女捧上茶来，又摆上午饭用过。郝鸾叫家丁至陈雷饭店取行李，当晚饮酒，谈些家常谈话。吴公着人到书房收拾铺设床帐，请郝鸾安歇。

原来吴公夫妇无子，止生一女，小名叫若兰，年方十六岁，尚未婚聘。只因若兰容貌端庄，如花似玉，琴棋书画，件件精通，吟诗答对，事事俱全，那吴公夫妇爱如珍宝。因见若兰才貌双全，求婚的人家也不知其数。那吴公一概不允，要选个才貌双全的乘龙佳婿方可允聘。

那日，吴公与郝鸾正在书房谈些家常之话，忽有家人报道：“常公子、柳公子来了。”吴公道：“请他二人进来。”对郝鸾道：“他二人在外游学，今日方回。只常柳二生颇有才学，旧岁入了黉门。”不一时，常柳二人进来，前面一人，头戴方巾，身穿天蓝直裰，足下朱履，面如傅粉，年纪不足二十。后面一人，头戴武生巾，身穿大绒直裰，亦是朱履绫袜。此二位面貌仿佛，

年纪相同，笑容而进，说道：“老年伯在上，小侄特来叩见。”吴公道：“贤侄一路风霜，行常礼罢。”礼毕便问道：“此位是谁？”吴公答道：“是舍外甥，姓郝名鸾。”常柳二人又与郝鸾见礼，方才坐下。吴公指道：“此位姓常，名让，号叫云仙，乃吏部右侍郎常如春之子。这位姓柳，名绪，号贵之，乃兵部左侍郎柳逢春之子。”

各人谈了一会，只见家丁禀道：“史相公来了。”吴公道：“请进来。”对郝鸾道：“因他自幼在我家来往，如今不好意思阻他。”常让道：“自幼曾与他同窗，幼时还懂礼数。目下随门下客走了几年，习了满口的流言。”柳绪道：“我们正谈得有趣，不知这厌物从何而来。”正说之间，只听得史通从外面叫道：“老伯，小侄史通来也！”郝鸾把史通上下一看，只见他头戴逍遥巾，身穿玄色直摆，朱履绫袜，与柳绪面貌相仿佛。后跟一个门客，头戴鸭嘴巾，身穿天蓝直裰，却也生得不俗。史通见常柳二人，笑道：“原来常柳二兄在此，不知几时来的，就瞒着我先到老伯府上。”柳绪道：“小弟二人才来的，尚未拜府。”史通与吴公见礼，问道：“此位是何人？”常让道：“乃是老伯外甥。”史通亦与郝鸾见礼。那门下客姓刘名栋，亦各见礼，已毕。史通老着脸坐下，说道：“小侄参在老伯教下，非止一日，今日难得常柳二兄在此，况且郝兄又是初会，不论残酒残肴，愿领一杯。”当时与刘栋坐下。

酒至数巡，史通道：“二兄游学在外，可曾访得几个名妓么？”常让道：“小弟寻师访友，习学正事。这些不要紧的闲话，小弟到不知。”史通道：“你二人又来推托了。想是老伯在此，你反装老实。”说道：“小弟到访得一个名妓，生得千娇百媚，若是看她两眼，令人魂消，明日小弟作东，请郝兄与二位同乐一番，有何不可？”郝鸾想道：“母舅之言，果然不谬。这史通真是个不成人的，与他交而无益。”吴公见史通出言不逊，又不好当面说他，便起身道：“我身上有些不快，要去后堂安歇，你们在此少坐片时。”史通大喜道：“既然老伯身子不快，老伯请后堂安歇便了。”史通见吴公去后，便说道：“方才只因老伯在此拘束，不便言其花柳行中妙处。如今老伯进后，待小弟一一奉申。”便一连吃了三杯酒，怎样长，怎样短，一派胡言，说个不了。常柳二生奈烦不住，又不好抢白，说道：“小弟今日方回，却不曾到家。虽是书童先回家去，恐老母在家念望。不便久陪。”史通见他二人告辞，真真扫兴，又不好留他，只得起身散去。郝鸾送他们出府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回 吴经略奉旨伐寇

话说常让离了吴府，对柳绪说：“我看郝鸾兄倒有十分义气，我等正说得高兴，却被厌物吵掉了。明日我家设个香案，我与你同郝兄结个金兰，不知兄意下如何？”柳绪道：“弟也有此意。须要悄悄地把郝兄请来，瞒着那厌物。”二人计议已定，叫家人如此如此请他，说罢，各回家去了。

再说史通与刘栋吃了几杯酒，真真有情有趣，却被常柳二人告辞打破。出得门来，刘栋道：“大爷可知常柳二人的意思？”史通道：“不知。”刘栋道：“大爷说话，常柳二人愁眉苦脸，两人丢眼色，出门之时，又同家人唧唧啾啾的说话。”

史通道：“他们为何厌起我来？”刘栋道：“门下谅那常柳二人明日必请郝兄饮酒，大爷与门下再去闹他一闹。”史通说：“说的有理，明日定要去走走。”

再说郝鸾见常柳着人相请，便来告禀吴公说：“常柳二人着家人相请，愚甥明日要到他家饮酒，不知母舅意下如何？”吴公道：“若是常柳二人请你，你可自去，下次不必告我。但史通那个畜生，不可同他来往。”郝鸾道：“谨领严命。”当晚吴公设宴在后堂，与夫人郝鸾同饮。饮酒之间谈论些家务，又说道：“老夫只生你表妹一人，为她择婿费了多少心机，只有常柳二生中我之意。柳绪已有岳家，常让尚未聘定，我意欲将你表妹许他，却无人作伐。幸得你来，可以从中说合。”郝鸾道：“常让果有才学，明日愚甥与柳绪从中说合便了。”郝鸾辞了吴公、夫人，回书房安歇。

次日天明，常柳二人悄悄着人来请，郝鸾便取了几件新衣服，带着家丁往常府而来。到了常府，家丁通报，柳绪先到，二人出来迎接，到大厅见礼，已毕，坐下。茶罢，常柳二人笑谢道：“昨承兄与老伯雅爱。”郝鸾道：“肴饌不恭，何劳称谢。”常让道：“非怪小弟唐突，怎奈史通忒厌，所以得罪。”柳绪道：“小弟欲斗胆忝在教下，不知尊意如何？”郝鸾道：“弟乃山野愚夫，既蒙雅爱，敢不从命！”常柳二生见郝鸾允了，心中大喜，叫家人摆上香案，叙了年庚，郝鸾居长，常让第二，柳绪第三，三人焚香发誓，愿同生死。拜毕起来，郝鸾又到后堂见常夫人。常让道：“今日本该请郝兄大厅饮酒才是，惟恐厌物寻来不便，不若请郝兄到紫霞轩叙谈。”郝鸾与常柳二生走进轩来，一看，是一个小小的花园，倒有无数的奇花异果。当下三人坐定，家人摆下酒肴。饮了一会，郝鸾道：“今日幸会二位贤弟，实乃天幸。我意欲烦柳贤弟代舍表妹作个月老，与常贤弟结亲，不知尊意如何？”柳绪道：“妙极！妙极！”常让道：“小弟焉敢高攀。”柳绪道：“仁兄不必推辞，待明日小弟同郝兄面会年伯，一言为定。”三人正在说话，门公进来禀道：“史相公同刘相公来了。”常让道：“这厮怎访得这样确，你怎样回他的？”门公道：“史相公问老奴：‘你相公可在家？’老奴回他：‘在家。’史相公又问：‘郝相公柳相公可在这里？’老奴回他：‘都在此。’”常让大怒：“你这老奴才，该回他不在家才是。”语言未了，只见史通同刘栋外面走进，大叫道：“小弟有甚么不是之处？三位兄就不携带顽顽，亏我会找。”常让道：“非是小弟今日不来相请，只因郝兄偶然光降，小弟不过平常小饮，并

作伐——作媒。语出《诗经·伐柯》：“伐柯如何？匪斧不克。取妻如何？匪媒不得”。意思是伐削斧柄要靠斧子，取妻要靠媒人。后来就把做媒称为“伐柯”、“作伐”、“执柯”。

非待客之礼，故此不敢奉请，得罪！”史通道：“如此说来，到是小弟闯席了。”又向郝鸾道：“另日舍下还要恭候。”说罢坐下，家人添了杯筷，史通也不则声，就吃个不歇。那郝鸾柳绪心中十分厌他。

史通一连饮了十多杯，方才落盏，说道：“郝兄从河南来，尚未游过西湖，明日小弟作东，将杭州有名妓女带入舟中来游玩西湖，做乐一番，有何不可。”郝鸾道：“俺是出外之人，不喜名妓，喜的是英雄。”史通道：“郝兄之言差矣。自古道：‘酒不醉人人自醉，色不迷人人自迷，’恐见了妖娆妇女，就不是这等说了。”郝鸾将脸一沉，低头不答。常让见郝鸾不爽快，自己又不便止住史通的口。柳绪不耐烦便说：“史兄莫怪小弟多言，今日蒙常兄雅爱，你我都是书香一脉，理当讲些文才，况郝兄是忠直的豪杰，兄饮酒只饮酒，何必讲那忘八事情。”史通听了大怒，道：“谁是忘八，我同你世交，因何骂我？同你上明伦堂说理。”常让见史通发怒，恐弄出事来，说道：“史兄不必动气，柳兄非是骂你。”史通道：“他骂我是王八，兄怎言不是骂我。”常让道：“适才兄言花街柳巷之事，柳兄方才不曾分辨得清。圣人云：‘一日宿娼，忘其孝、悌、忠、信、礼、义、廉、耻，故为忘八。’史兄不要错怪人。”史通道：“虽然如此，太唐突了些。”刘栋道：“大爷休怪柳相公，还是大爷唐突了些。”史通道：“据你说是我唐突了，小弟得罪柳兄，罚我三杯，算我赔理。”就一连吃了三杯。郝鸾见史通不成文，便起身说道：“恐我母舅、舅母悬望，另日再谢罢。”说毕起身出席。常柳二人道：“请兄再饮几杯，怎么这样匆匆而行？”史通道：“郝兄想是厌我，故此回府。”郝鸾道：“岂有此理。”当下五人出了大门，一拱而散。郝鸾自回关府，常柳二人闷闷不乐。

且说史通同刘栋回到自己书房，史通说道：“老刘，今日他三人实实厌我，你有何法叫他与相好。”刘栋道：“据门下看来，常柳二人是懦夫，郝鸾是一匹夫小人，大爷何必与他们来往。”史通道：“说得有理，他三人不过朝夕饮酒玩耍，我同你日日去闹他，看却怎生奈何你我？”

不言史通，再说柳绪次日到吴府说亲，吴公大喜。常让择日行了聘礼。一日，吴公与郝鸾、常柳在书房闲谈，忽有人来报道：“启老爷，今有圣旨到来，召老爷高升，城内文武各官在北新关等候老爷开读圣旨。”吴公吃了一惊：“圣旨来召我，却为何事呢？况老夫久居林下，想我又无过犯，这却为何？”常柳二生也慌作一堆。郝鸾道：“母舅不必惊慌，到北新关接旨再作道理。”吴公进内与夫人小姐说知，换了朝服，带了家丁，郝鸾三人亦随行。至北新关，文武官员欠身说：“候大人多时了。”吴公便上亭来，只见亭上摆列香案，不一时，钦差到来，立在上面，吴公执笏朝上拜了二十四拜，文武官员俱俯伏。诏曰：

“朕闻安邦定国，皆武臣之力，文臣之才也。今有登莱等处，海寇犯界，民不能安，诸将莫敌。朕思卿可当此任，钦封经略大元帅，加兵部侍郎，提调松镇人马，统领大军五十万，即日征伐海寇，俟有功班师之日，另行升赏。尔其钦哉！”

当时读罢圣旨，吴公山呼万岁，谢恩已毕，钦差即奉过兵符帅印，递与吴公。吴公接了，将圣旨供案上，就与钦差各官见礼已毕，然后叙爵次坐下。献茶毕，钦差又对吴公说道：“此是圣上的隆恩浩荡。老先生即要起程，提兵征寇。不日得胜班师，足见老先生大功。”吴公说道：“老夫年已六旬开

外，今蒙圣恩，敢不尽心为国？所奈事未清楚，三日之后言能起程，一者大人未侯，二者家中料理料理。”便先差家将吴龙领了令箭，飞奔松江，调兵二十五万，在西路等候；又差家将吴豹，领枝令箭到京口，调兵二十五万，会合松江人马，亦在西路等候。二人领令前去不言。

再说文武官员参见吴公已毕，请钦差大人到公馆安歇，吴公告别回府。郝鸾接着，大喜，夫人小姐一齐上前施礼。小姐道：“恭喜爹爹荣升。”吴公道：“虽是如此，怎奈为父的老朽不堪，只恐这几块老骨头抛在他乡。”夫人道：“一者靠皇上洪恩，二者仗老爷虎威，此去定然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。”小姐道：“爹爹自幼身为将帅，不知临过多少大阵，何况一海寇呢？”吴公道：“三日后起程。”当晚，吴公与郝鸾、夫人、小姐后堂饮酒，说道：“我今征寇，有贤甥在此，却也放心，只是不放心史通。你却不知，从前史德明原与我相好，因他拜在米相门下，我就不与他往来，闹了几场，告病归家。史通假言父命，烦府县为媒，要娶你表妹，我推辞不允，他就怀恨在心。如今远出，贤甥依我三事方无他变：第一件，不可与史通往来；第二件，早着常生迎亲；第三件，你舅母年老，无人侍奉，你可娶一房妻室，看管家园，照料你舅母一世，我就死也瞑目了。”言罢，不觉掉下泪来。夫人小姐亦悲伤不止。郝鸾道：“愚甥谨依严命，大人不必牵念，表妹过门之后，家中料理明白，愚甥亦来登州，帮助母舅成功，班师回朝，共享荣华。”吴公道：“你亦将门之后，应该出力皇家。”各自悲伤，不能饮酒，收了席面。

次日，吴公备礼送了钦差，常柳二生备了酒席送到。常生上前施礼道：“恭喜岳父荣征，小婿不才，特备酌筵与大人饯行。”吴公说：“多承贤婿。”柳生上前恭喜道：“小侄礼当明日恭敬，恐伯父大人明日五鼓起马，故同常兄特来饯行。”说罢，与常让各各奉杯。那些亲戚朋友，俱来恭贺饯行，吴公一概辞谢。饮到日暮，二生别去。吴公回到后堂，命随征家丁，收拾军器、匹马等件，又备了香烛，拜别祖先，然后吩咐夫人、小姐一番。次日五鼓，三声炮响，吴公起马，带了四十多家将，乘马出城去了。文武官员送至十里长亭，告别而回。郝鸾同常、柳二生，送五十余里方才告别。钦差回京复旨去了。吴公西路会合两路大兵，共征海寇去了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回 常公子邀友游湖

话说郝鸾与常、柳二生，送了吴公，回进城中，他三人朝夕不离。虽然吴公吩咐郝鸾叫常家娶亲，一时哪里来得及。府中大小事俱是郝鸾掌管。史通与刘栋常来顽耍，虽然郝鸾与常柳二人厌他，那史通单要来闹他们。

一日，柳绪道：“老伯去了半月有余，府中事体俱已料理明白，许久不与郝兄畅饮，小弟欲与郝兄一饮，怎奈史通惹厌不过，如之奈何？”常让道：“郝兄到此三月有余，尚未游过西湖，明日小弟作东，请郝鸾兄到湖心亭玩赏，一者避那厌物，二者尽我们的情兴，岂不美哉！”柳绪笑道：“妙极！妙极！”郝鸾道：“蒙二位贤弟雅爱，愚兄遵命，明日贤弟先在湖心亭等我，我随后就来。那厌物才不知道。”三人正在言谈之间，忽见家人来报。郝鸾心中一愁，常柳便往后走。家人说：“不是史相公，是那开饭店的陈爷。”郝鸾道：“快请他进来。”对常柳二人说道：“这姓陈的很有义气，明日可约他同游西湖。”这陈雷因那日见郝鸾武艺精通，是个豪杰之人，屡屡要见郝鸾，因吴公在府，不敢引见，暗地来往几次。今见吴公远征，故来相望。郝鸾请他进厅。常柳二生见他生得凶猛，吃了一惊。陈雷道：“小弟少来问候，兄长恕罪。”郝鸾道：“贤弟驾临，愚兄不曾迎接，亦要恕罪。”陈雷又问：“此二位是谁？”郝鸾一一说了。陈雷道：“原来是两位公子，小弟失敬了。”二人见礼，礼毕坐下。郝鸾道：“明日常柳二位贤弟，请我游玩西湖，贤弟若闲，同去游玩如何？”陈雷道：“小弟乃山野之夫，怎陪得二位公子？”常柳二人道：“陈兄乃当世英雄，小弟们乃书儒之辈，郝兄每称陈兄义侠，正欲投启相请，今幸驾临，真乃天赐奇逢。”陈雷道：“既蒙二位公子不弃，小弟领教便了。”郝鸾吩咐家人办酒，四人畅饮，至黄昏方才散。次日，常让叫了船只，着人悄悄的请柳绪、陈雷登舟，先到湖心亭，叫店家备酒席等候郝鸾。

再说郝鸾在家，料理些家务，与夫人言明，带了书童，出了城门，雇船往湖心亭来。约有巳牌时候，只见游人不绝。人称杭州西湖，天下第一胜景，果然名不虚传。正想之间，忽见对面摇来一只小船，中舱坐一人，面前摆列肴馔，一个大碗，一壶酒，独自斟饮。郝鸾定睛一看，吃了一惊。你道那人怎生模样打扮：

相貌希奇，眉中长带杀气；胸藏侠义，腹中单爱英雄。虎眼金睛光闪烁，行黑暗，如同白昼。鹤膝猿背，腾身快似风轮。济困扶危，所仗者鸡鸣狗盗；诛奸除恶，不让那聂政专诸。独坐舱中如虎踞，犷眉狰目似凶神。只因奸党迷真性，降下台垣地撼星。

郝鸾见那人生得奇形怪状，满面杀气，两眼如紫靛。更那人亦看郝鸾，生得面如重枣，两道浓眉。两人对看多时，睛也不转，不觉两船早已擦过。郝鸾见那人生得异相，便叫：“梢公，与我把船摇回去。”梢公不敢不回，只得把船摇回奔湖岸而来。郝鸾意欲赶上那人细看一番，问其所居姓名。不意那船亦依旧摇回，那人立在船头上，郝鸾亦出舱站在外面，对面擦过。离了半里，郝鸾道：“梢公，我不回岸了，还到湖心亭。”梢公道：“方才行到半湖之中，相公叫摇回来，这会又要摇到湖心亭去，相公如何作戏？”郝鸾道：“你要不埋怨我，我多与你几分银子。”梢公便将船往湖心船摇了来。郝鸾想：“那船上汉子生得如此异相，必是英雄之士。他见我起来看他，他

亦如此看我，其中必有缘故。”想了一会司马傲柬帖言：“若要救孙佩，必得异奇人。”叫人离开封往浙，吴字岂不是“口天”？如今已应信。“舟中巧遇异奇人”，莫非应在此人身上？正想之间，听那船的梢公叫道：“进禄官，你往哪里去？”原来跟郝鸾的两个书童，一个叫进禄，一个叫爵禄。见有人叫他，抬起头来，一看，笑道：“我说是谁，原来是张叔叔！我同大爷往湖心亭去玩。”说罢两船依旧擦身而过。郝鸾问进禄道：“那个船家可认得他吗？”进禄道：“小人认得，他上年曾在府中的。”郝鸾道：“站在船头去的人，你可认得？”进禄道：“小人认不得。”郝鸾也就罢了。坐在船头，想起心事：鲍刚不知去向，孙佩又不知好歹如何。正想之间，不觉已到湖心亭，郝鸾只得上岸。那常让三人，起身来迎接，道：“小弟们等候多时了。”郝鸾道：“有事羁身，故而来迟。”众人上了亭子，坐下。小二摆下酒肴，四人畅饮不言。

且说郝鸾在舟中遇过那人，乃是本城人氏，姓马名俊，字兴昌，绰号“电光目”；因他身轻会跳，世人又叫他“玉蝴蝶”。自幼父母双亡，虽然遗下产业，怎当他结交天下好汉，不觉一贫如洗。忽一日，来一位道人，对马俊说道：“贫道此来传你法术，偷盗大户人家不义之财。一来与壮士权为度日，二来见贫困之家可周济他家银钱，也是好事，不知壮士可能允否？”马俊想了一会：“我不免权且依他，看他有何法术传我。”便说道：“老师指示，敢不从命！”道人在马俊耳旁说了一会。马俊心灵，一一记在心中。拜谢道人，道人竟自去了。马俊得了这个方式，当夜就试验，一些也不费力气，得了银两，周济贫人，人都念他是个好汉。今日无事，雇了船到湖心亭来游玩，方才见郝鸾。心内想道：“杭州城里也不知见过了多少好汉，不曾见过这红面的好汉，此人必非杭州人，定是他乡好汉。适才他两眼看我，似有相怜之意，可惜未问一言。”遂问梢公说：“方才说话小使你可认得么？”梢公道：“小人认得，就是前月奉旨征海寇的吴老爷府中的。”马俊道：“那红脸人是府中何人？”梢公道：“他是吴老爷的外甥。”马俊道：“你可晓得他姓名？”船家道：“此人大有名望。他父曾做镇殿将军，如今父母双亡。他挥金如土，将家业败尽。他姓郝名鸾，字跨凤，世人称他孟尝君。乃洛阳人，文武全才，来到此处，本城好汉尽去请教，他连一个也不中意。”马俊想道：“呀！常闻朋友说洛阳郝鸾，是个好汉，今日相逢，果然如此。我若是日里去会他，恐他不知我的本事，不免今晚三更前去会他，他方知我有手段。”主意已定，船已到岸，把了船钱，上岸去了。不言。

再说史通，因刘栋已时还未来，史通闷了，一人走出，到柳绪门首，问道：“你家相公哪里去了？”门公道：“常相公请去。”史通又跑到常家门首，问道：“柳相公来否？”门公道：“未来。”史通不信，四处寻了，并无一个人影。想：“定去吴府了。”又到吴府来，来到得吴府门首，也不问门公，竟自走进花园，东张西望，并无一个人影，坐在书房床上，不觉困倦睡着了。

且说小姐身边贴身丫头名叫秋香，至园中见一生酣睡，想道：“常姑爷到西湖游玩，怎么此时还睡在此，难道不曾去么？”细一观，面貌不差。想道：“姑娘过门，定把我陪送。姑爷生得人物风流，若能收我为侧室，不枉人生一世，今日园内无人，不免进去看看，倘若遇机缘，将就结识他，岂不

稳当？”主意已定，走进书房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一回 昧理谋奸身受辱

话说秋香走进书房，把采的花放在桌上，就伸手在史通面上轻轻打了一下，说道：“读书人不念书，反在这里打盹。”史通正在朦胧之时，被秋香打醒，惊出一身汗来，说道：“是谁打我？”秋香再定睛一看，见是史通，往外便走。史通乃是个色中恶鬼，见秋香有几分人才，便上前拦住笑道：“小生在此打盹，既蒙姐姐将小生打醒，必有下顾之意。况且园内无人，真乃天缘凑巧。”秋香满面通红，说道：“我见相公睡在几上，恐我大爷回来，故请相公醒来，因何口出不逊。”史通笑道：“这是姐姐见爱小生，非是小生强逼。”说毕上前，一把抱定秋香。秋香道：“快放手！不放手我就喊叫。”史通如何肯听。秋香便心生一计道：“我出来好一会了，恐小姐着人寻我，况今夜大爷不回，待晚间伏侍小姐之后，我先到书房等你，或是相公先到这里等我，那时，暗里无知觉，岂不为美？”史通说：“这是你哄我的话！”秋香道：“我既有心于你，怎肯戏言。”史通收手，秋香挣脱去了。

史通出了花园，欢欢喜喜地回家。路上，撞见刘栋。刘栋叫道：“大爷，从哪里来？我哪里不寻到。”史通因私事不肯说真话，故意将眉头一皱，说到：“这几日方才空闲，不意都中来了几个朋友，被他霸留住了不放，是我苦苦告辞回来走走，约他晚间再会。我却辞他不过。”刘栋道：“大爷说差了。自古道：‘故人相见，喜上眉梢。’大爷可带门下谈讲谈讲，自然有趣。”史通道：“若是你我平素相交之人，倒不说他了。那几个人总是几个书呆子，不喜帮闲，只喜读书、作词、咏诗、作对，我也不喜欢与他们相交，若你去时他们总要罪加于我，另日慢慢的带你去便了。我今日却还有点小事，改日再同你去走走罢。”刘栋见史通如此回他，却又不肯再言，只得暂别。刘栋竟自到别处赌钱场上去了。这史通三言两语将刘栋支开了。回家到书房，用过午饭，太阳过山，又一溜烟跑到吴府，来到花园，进了书房来，等到黄昏，不见秋香出来。堪堪等有一更时分，也不见来，又无月色，书房黑洞洞并无灯烛，不觉身子倦了，伏在几上睡着了。不言。

且说郝鸾船到城边，已是一更时分。郝鸾道：“三位不必回去，且到舍下吃茶。”陈雷与常柳三人来到吴府，书童执灯到书房，忽听书房内呼声如雷。柳绪道：“何人在此睡着？”书童将灯一照，常让笑道：“你看那厌物好没体面，得不着我们酒吃，就在此老老实实等呢”郝鸾见是史通，便用手摇他肩笑道：“史兄少睡醒来罢。”史通正做相思梦，猛然惊醒，把郝鸾一把抱住，亲了一个嘴道：“姐姐真信人也。”郝鸾怒将起来，举起右手，照史通脸上打了一下，打得史通耳内轰轰的乱响，跌倒在一边，猛然睁眼一看，见是郝常柳三个，还有一个大汉，唬得他目瞪口呆，不敢开口。郝鸾骂道：“小弟平日不曾与这狗头有半句戏言，因何亲起我的嘴来？”史通道：“小弟一时唐突，望兄恕罪。”常让道：“那有平白亲起人的嘴来之礼？”柳绪道：“他还说‘姐姐真信人也’，必要送官究治方可。”陈雷道：“不要送官，私下打他一顿，不怕他不招。”郝鸾道：“我哪有工夫打这狗头，叫家丁打他便了。”书童跑到外面，叫了家丁进来，家丁道：“大爷唤小人们有何吩咐？”柳绪道：“史通黑夜入花园，非奸即盗，打这狗头，叫他招出。”家丁奉命，个个手执短棍，不由分说，往上一拥，把个史通攒倒在地，轮流敲打，打得遍身皆伤。史通叫苦连天，说道：“我招了。”常柳二人止住家丁，说道：“且不要打，况史通是个世交，也不要他招，放他去罢。”郝鸾

上前道：“列位贤弟，此言差矣！岂有不招而放之礼？他明日又生出别样话来，反说我们的不是。”史通无奈，只得招道：“小弟因日里找寻三位不见，就在此闲坐打盹。忽有个丫环秋香将小弟打醒，约我今晚在此相等，不期撞着三位仁兄，除此并无别事，望兄恕罪。”郝鸾道：“秋香可曾来？”史通道：“秋香并没有出来。”郝鸾道：“秋香是丫环之辈，你也不该勾引她。况舅舅待你不薄，又是你家老年伯，既容你往来，你反起邪念，其罪难免。”史通道：“小弟一时被秋香哄诱，所以该死。从此再也不敢到此了。”陈雷道：“虽是如此说，其理不当。”常让柳绪道：“史通是一时迷性，所以做这些畜生的事。念他平日无罪，饶了他罢。”郝鸾道：“虽是二位仁兄讨饶，叫这狗头吃了大粪，我就饶他。”柳绪道：“言之有理。”就叫家丁取了些大粪来，拿了一个破碗盛了，便把史通抱将起来，朝他脸上浇去。史通用双手将嘴遮住。常让见史通如此的光景，吩咐家丁不要把粪浇他，让他得空溜了。那史通见众人松了些，乘空跑出去了。众家丁虚张声势，吆吆喝喝。郝鸾气得面如土色，立在门首不动。

且说史通跑到家中，众家丁见他满身臭味难挡，只得取了衣服净水与他洗过了脸，换过衣服坐下。家丁见他身上有伤，便取了酒来。史通饮了几杯酒，却又满身疼痛难禁，想到：“秋香这个贱人，害得我好苦也。”又想到：“我黑夜闯入人家，其实是我不是，就是打骂也不为过。只恨这些小畜生怎的叫那狗头拿大粪浇我，我怎肯与他干休。倘若明日将此事传将出去，与外头人知道了，我有何颜面在杭州城往来。我如今不免到五更时分起身，进京到父亲任上去住下，慢慢地用计谋算这班畜生，以报此仇便了。”正是：“恨小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。”就吩咐家丁收拾行李，雇了牲口，明日五更就要起身进京。众家丁足足忙了一夜，将到四更时分，辞别了母亲，等开城门，竟往京都去了。后来史德明听信儿子史通的言语，就害柳公与常家，生出多少唇舌，皆因今日拿粪浇他的缘故。此话休提，后来自有交代。那刘栋次日听见史通进了京，犹如失群的孤雁，又不曾做过生意，平日是嫖赌逍遥，好吃好穿，哪里受的这般苦楚。只得将房子变卖，又问亲友借了几两银子，带着浑家，也进京投奔史通去了。

且说郝鸾站在花园门首，性气未消，只见东首黑地里蓦地跳出一个大汉来，到郝鸾眼前，双膝跪下，说道：“求郝大爷救命！”郝鸾吃了一惊，定睛把大汉一看，见他面如黑漆，两道浓眉，背阔肩宽，头戴栗色毡帽，身穿短短的青衣，年纪有二十余岁。郝鸾道：“好汉请起，我郝鸾乃是一个愚人，你有什么冤屈，我怎生救得你的性命？”那汉子起身哀求道：“一言难尽。求大爷台驾到小弟寓所，一一奉申。”郝鸾想到：“我从来不曾与他会面，他怎的倒认得我？我若不去，他还说我惧他。”便叫家丁掌了灯，又叫家丁对那三位相公说声“我去去就来”，随即就同那汉子出了花园门去了。不知此汉子请郝鸾去做什么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二回 仗义医疮遇异人

话说郝鸾同着那大汉走了半里之地，到了一个寓所。只听得有人大叫：“痛杀我也！”郝鸾四处一望，并无人影，这一声喊叫，如雷鸣一般。那汉子请郝鸾坐下，纳头便拜。郝鸾用手挽起道：“足下尊姓大名？贵处哪里？因何晓得我的名姓？足下有何冤屈？请教明谕。”那汉子起身谢过，说道：“小弟系东昌府人氏，自幼父母双亡，只生我愚弟兄二人。咱姓周，名龙，只因咱面黑，人都叫小弟为‘铁判官’。咱的哥子叫周顺，因他面红，别号叫做‘火判官’。前月离了山东，寻访朋友，行到此处。咱的哥子肚皮下偶然害了一个大疮，不能医治。有碗口大，亦有口耳眼鼻。那些大夫俱说是人面疮，都不下药。小弟前日在乡村寻访名医，偶然遇着一个道人，他说道：‘凡有可知奇难异病，早来遇我，错过难逢。’小弟听见，就去求他，把哥子所害之病告诉与他。那道人说道：‘贫道这疮倒会医，药饵倒有，只是差一样引子，却不能医治。’小弟就十分哀求，他又说道：‘世人晓得叫人面疮，我却知是百日疮，若过了百日，其人必死。我出家人方便为本，与你说罢。城内有一吴府，如今奉旨出去征讨的就是他家。某日晚间，你可在他家花园门首，等候一红面爷就是。他是洛阳人，姓郝名鸾字跨凤。你可求他一口龙泉宝剑为引，可以立刻全愈。’小弟在此门首等大爷有两天，今日才得相遇。”郝鸾道：“剑却有，只有无药怎生医治？”周龙道：“那道人已将药饵交付与我，又有一个帖儿，大爷照帖取用。”郝鸾道：“那道者如此神通，但不知是何名号？”周龙道：“小弟曾问过他的名姓，那道人复姓司马，名傲，别号臬臬子。”郝鸾闻言，惊讶道：“原来是司马先生，真乃高仙也！”便叫家丁回去取剑，又将柬帖展开一看，中间写得明白，就叫周龙快取炭火，又取阴阳瓦来，将药和得不干不湿。又叫周龙扶起他哥哥来。郝鸾方进房，看见两张铺上卧着一个大汉，约有丈余，果然面红。圆眼双睁，头大如斗。郝鸾道：“好个汉子！”遂将那药料搽在疮上，只让出疮上那张嘴在外。不一时，家丁取来宝剑。郝鸾叫家丁把火拿到周顺房中，把剑掣出鞘来，金光耀眼。即将剑尖插在火中。不一刻，那剑尖金光灼灼，通红的拿在手中，认着那疮的口内插将下去。听得“喀喳”一声响，其臭味难当。只听得周顺大叫一声：“快哉！快哉！”呼呼地睡去。忽见疮面霎时落下，犹如鬼脸一般。周龙见哥哥疮好，感谢不尽。郝鸾见周氏兄弟倒是两个豪杰，欲有结交之意，一时不便说出。郝鸾道：“你可将这疮疤明日埋了。”周龙道：“晓得。”郝鸾又问道：“你的贵友姓甚名谁？”周龙道：“此人亦是同乡，姓陈名雷，绰号值年太岁。”郝鸾笑道：“陈雷如今现在我花园内，今日不便，明日同令兄到我园中与陈雷兄相会便了。”周龙道：“原来陈雷在大爷府中，明日咱与哥子到府叩谢大爷，再与陈兄相会便了。”郝鸾道：“今日夜深，暂别兄长，明日再会罢。”叫家丁掌了灯，携了剑，出了店门。周龙道：“寓中多有得罪，感谢不尽。”送郝鸾出了店门。回到店中，见周顺呼呼睡着，又见郝鸾如此豪杰，心中大喜；又知陈雷的下落。收拾了物件，息了炭火，也自安睡不提。却道司马傲，既然用药，因何用剑为引？不过借此提拔出一班英雄相聚之意，要他们意气相投之故耳。

且说郝鸾回到家中，陈雷与常柳二生都来问那汉子的缘故。郝鸾便把医疮一事一一说明。陈雷听见，说道：“周顺弟兄自幼与咱相交，在山东也算他两个好汉。不意他兄弟们前来寻我。”郝鸾道：“我已约他明日到此相会。”

陈雷大喜。时已三更，常、柳、陈三位又吃了几杯茶，说道：“小弟们要告辞了。”郝鸾还欲留他三人。他们立起身来，坚意要行。郝鸾便叫家丁掌灯，送他们出门。三人各自回家不提。

先前传唤家丁打史通，又浇粪等事，此时夫人小姐俱已知道，把秋香吊打了一顿。又听得郝鸾被个不认得的人请去，夫人忧疑不定。忽见郝鸾回来，赶至后堂见夫人，知这秋香是小姐房内丫环，不便说长道短，只得含糊说了几句，又把周顺害人面疮的事说了一遍。夫人小姐各称奇异。

郝鸾回到书房坐下，因受了史通的气，一时睡不着，先叫小童去睡了。他自己秉烛独坐，想起史通做出这样事来，好不气闷。又想起孙佩受那圈套之苦，不知鲍刚哪里去了，不觉得伤心起来。又想到：“司马傲有如此神算，怎么偏偏的不应前言，叫我哪里去寻访异人？倒是今日船上遇见的那个人可以算得奇人，却不知他的姓名。虽然陈雷周龙周顺生得相貌魁伟，未必能救得孙佩。”想到此处，不觉的烦恼难熬，便弹剑作歌道：

怒气冲霄汉，心事儿向谁谈？恨不平且把匣中宝剑弹。俺也曾钓西风渭水寒，俺怎肯束手告人难。何一日见青天，作一番吐气扬眉，那时节方显男儿汉。

西江月词

歌毕，将剑入鞘。只听得门响声音，郝鸾凝神道：“好似有人推门的一般。”话言未了，又是一推。郝鸾是个好汉，其心不惧，便问道：“是谁？”又没人答应，想道：“敢是我心神不定，不然是树叶儿被风吹落打的门响？”忽又听得指头在门上弹了两下。郝鸾道：“敢是花园门不曾关，走进歹人来了？”就掣宝剑在手，开了房门，跳将出来，四下一望，并无人影。想到：“这又奇了，分明是个人，如何出来就不见了？”正沉吟之时，只见花架下站着一个人，却是一个做贼的打扮。郝鸾大喝道：“大胆的贼子，敢来讨死吗？不要走，吃俺一剑！”便仗剑奔那人。那人将身子一转，呼的一声，早已跳上屋去了。郝鸾见那贼纵上屋去了，反而吃了一惊，往后退了几步，拿剑指着骂道：“你这个剁万刀的贼子，快快下来，免得俺取箭来射你。”那人道：“郝兄休得恶口伤人，你方才想找，我来又拿剑唬我。”郝鸾定睛把那人看，好似在船上会见的那人，便问道：“你可是在船上游西湖的吗？”那人道：“然也。”郝鸾道：“你夜晚到此园中，敢是来窃取衣物么？”那人笑道：“非也。我闻你的大名，人说你是洛阳好汉，我特来会你。”郝鸾想到：“这个人能黑夜上屋，如登平地，必有手段，不免哄他下来，试试他的本事如何，或救得孙佩也未可知。”便说道：“你既来会我，因何鬼头鬼脑的，且请下来见礼。”那人道：“我试试你的胆量如何，你可把手中宝剑去了，我就下来。”郝鸾笑道：“大丈夫怎肯暗里伤人？”那人笑道：“我却不怕。”便从屋上轻轻地跳下来，并无一点响声。郝鸾暗暗称奇，便请那人到书房。二人见礼坐下，幸喜有茶。郝鸾奉茶问道：“足下尊姓大名，仙乡何处？怎生认得我的？”那人道：“因日间在西湖偶见台驾英豪气相，况又久慕大名，因此特来拜谒。在下本城人氏，姓马名俊，字子昌。实不相瞒，父母在日，所遗薄产微末；后来父母双亡，结交四方豪杰，所以家业萧条。偶遇一个道者，传了小弟轻身之法，做了那不要本钱的买卖，将取来之物周济穷困人家。人见小弟身轻，起我一个别号叫‘玉蝴蝶’，又见我二目有光，又叫我‘电光目’。”郝鸾听了，想到：“原来是个贼，我堂堂一个大丈夫，怎与贼结交，岂不惹天下英雄取笑么？”马俊见郝鸾沉思，便笑道：“小弟是做这勾当，再不被人所擒。前年芜湖知县，姓魏名雷，贪赃不堪，酷刑无比，一县

中人，无不怨恨。小弟那日访得知县谒见上司，被小弟在半途中轻轻杀了，替万民除害。这是一件为民除害事。旧岁嘉兴府知府，姓董名士弘，因城内有一劣官，姓马名叫自英，因他好色，人都叫他为‘色仑儿’，强占人家妻女。偶有一人姓扈名庠，他的妻子有几分姿色，那马自英就算计他，谋他妻为妾，无计可施。马自英串人勾引扈庠到家中，又拿住扈庠，说他是贼，到他家来偷窃的，将银钱送与知府，要将他妻子准折偷去的贼赃。知府就将扈庠拿去，用刑拷打，就将妻子硬断准折贼赃。怎奈扈庠死也不招。那时小弟知道如此情由，走到扈家对他妻子说道如此教你丈夫。扈庠妻子柴氏满口依允，只要丈夫见面便了，况且马自英还着人看守。到得二更时分，小弟轻身去到马家，竟把扈庠劫了回来。又替他换了衣服，叫他躲在避静之处。又到扈家与柴氏说知，左近放起一把火来，惊得四处纷纷的乱跑。乘着火势把柴氏带出来，与他丈夫相见，又助他盘费，送他出境，他依旧回福建去了。那马自英被小弟连放了五六次火，烧得他一贫如洗。知府又被我劫了几次库银，叫他赔过不休。小弟虽是个贼，没要紧的事我却不做。”那郝鸾听了他一番言语，心中甚是惊惧，想：“马俊所做的事，可以救得孙佩如反掌耳，司马傲之言莫非应在此人身上？”便开言说道：“马兄如此仗义，我郝鸾有眼不识泰山，望乞恕罪。”马俊道：“小弟乃是下罪之人，承兄抬爱，切莫见弃。”郝鸾道：“明日有几位山东朋友相会，屈兄明日在此一会，不知尊意如何？”马俊笑道：“敢不从命。奈我才从屋上而来，恐被尊使看见，反为不美。待明日走大门而进，才是个道理。”郝鸾道：“仁兄所言极是。但此门户俱已关闭，如何是好？”马俊道：“不妨。小弟从哪里来，还从哪里去就是。”言毕，起身要走。郝鸾道：“仁兄休要失信。”马俊道：“不必叮咛。”出了书房，将身子一纵，上了房屋，将手一拱：“小弟去也！”霎时就不见了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三回 聚义赠剑说冤枉

话说那郝鸾见马俊纵上了屋就不见了，呆了半晌，想到：“我郝鸾虽有本事，却不及他。”当便进了书房安歇。

到了次日天明，书僮取水进房，郝鸾净面，用过早膳，只见常让、柳绪同陈雷走进书房，说道：“昨日史通这畜生好胡说！”郝鸾道：“幸蒙诸兄在彼，便宜了那狗头。”忽见门公走进来禀道：“有周顺弟兄二人特来向大爷叩头。”郝鸾道：“请进。”话言未了，外面走进二人，当先一人头戴棕帽，身穿天青箭衣，果然象个好汉。四人迎进堂来，周顺问道：“哪一位是郝爷？”郝鸾道：“在下就是郝鸾。”周顺纳头便拜，谢道：“夜来多感大爷活命之恩。如不遇大爷的台驾，已作故人也。”郝鸾扶起周顺。周龙也上前来拜谢。众人各各上前见礼，礼毕，坐下，问过姓名。陈雷道：“仁兄既到杭州，怎不到小弟店内居住，反在别的下处居住？”周顺道：“前月闻得贤弟自南而来，所以同舍弟前来投奔。不意偶害毒疮，舍弟一时访不出来。昨日晚间若不是郝大爷言及贤弟的下落，又要费咱的心机。”郝鸾见周顺身体虽然长大，却举止动静有些呆气，正是“大汉不呆真宝贝”。茶罢，就想起马俊怎不来。又只见门公拿着个红全帖进来，禀道：“外面有一个马相公前来拜访。”郝鸾接着帖子看时，上写“通家弟马俊拜。”郝鸾看毕，对众人说道：“这个姓马的最有义气，必须要前去迎接。”众人迎出大门口，只见马俊头戴一顶扎巾，身穿件肉红色的直摆，朱履绫袜，手拿一柄未曾写面的金扇。常柳二生见了暗笑道：“你看此人文不文，武不武，一团的假斯文。”马俊进了书房，各各见礼，礼毕坐下，茶罢，通过姓名。常让想道：“此人进了门，两眼东张西望，不象个正人君子，定是个匪类之徒，非贼即盗。”马俊故意说道：“小弟出外多时，昨日方回。闻兄在此，少来拜见，望乞恕罪。”郝鸾道：“小弟事情颇多，不知尊府住处，故而少候。”当时众人又说了些闲话。郝鸾对众人道：“我郝鸾生在洛阳，今到杭州探亲，幸遇列位，义同骨肉。况周陈三位俱住山东，看来岂非天缘凑合？据弟愚意，欲与诸兄结为金兰之好，不知诸兄意下如何？”陈雷等道：“小弟们是下贱之人，怎敢与大爷结盟？”马俊道：“义气相投，结拜是极妙的，何必推逊？”郝鸾大喜道：“倒是马贤弟说得爽快。”便叫家人备了香烛。郝鸾道：“我还有两个兄弟不在此处，不若望名结拜，不知列位可依？”马俊道：“既是仁兄的好友，拜在同名何妨？”当时叙起年庚，郝鸾居长。常柳二生却不过郝鸾的情分，只得依从。柳绪写了盟书，依次开了众人姓名，上写道：

第一郝鸾字跨凤系洛阳人氏

第二周顺字伟然系山东人氏

第三马俊字子昌系杭州人氏

第四鲍刚字子英系北直人氏

第五陈雷字电霆系山东人氏

第六常让字云仙系杭州人氏

第七周龙字杰然系山东人氏

第八柳绪字贵芝系杭州人氏

第九孙佩字玉环系开封人氏

开写明白。不一时众人摆上香烛，各人拜过神圣，发誓已毕，收过香案，用过午饭，即便摆上酒筵，叙了席位坐下，俱是开怀畅饮。酒过了半晌，郝鸾

猛然想起鲍刚、孙佩，不由得眉头紧蹙，闷上心来。周顺便问道：“今日蒙兄长雅爱，理应兄弟欢聚一堂才是。怎么兄倒长眉双锁，莫非有甚事关心？”马俊道：“敢是恨与小弟们结义么？”郝鸾道：“非也。愚兄虽是与贤弟们聚义有趣之至矣，怎奈我想起孙鲍二人的苦处，我虽在此欢乐，其心伤悲不尽。”言毕，泪如雨下。马俊道：“终有相会之期，何必忧虑？”郝鸾又道：“鲍刚往湖广去了，四个月不见消息，这还可以放心。只是不知孙佩如何生死，故此虑他。”马俊道：“孙贤弟无非在家读书做买卖，仁兄何出此言？”郝鸾道：“量无人救得他，说也无用。”马俊生平性躁，忙起身来说道：“孙佩既与俺们拜过，便是骨肉的弟兄，仁兄何以欲言又忍，不以心腹说之？哪里算得个弟兄？”郝鸾道：“兄弟们怎么不是心腹？只因孙佩身陷囹圄，遭奸人的圈套，命在旦夕，哪里有偷天换日的手段，救得出来？”周顺道：“马贤弟是个性快的人，仁兄可说明孙佩被何人所害，倘若小弟们做得来，也未可知。”马俊说道：“兄长说来，我马俊若是救不出来孙佩，誓不為人。”郝鸾听了，即将闹争春园，打米公子前后说了一遍，急得马俊暴躁如雷，说道：“世上有这样庸劣的人，小弟不才，情愿不避汤火，到开封府走这一遭。若不救出孙佩，不杀那米斌仪这贼子，乃万世的匹夫。”郝鸾道：“贤弟莫非戏言？”马俊道：“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”郝鸾道：“不知贤弟几时动身？”马俊道：“要走就是今日，若是迟延时日，非为弟兄。只差一个帮手，不知哪位贤弟与我走走？”言还未了，周顺应声道：“咱与你去。”马俊道：“若是二哥同去，愈发好了。”当时马俊起身说：“今日权且告别，多则两月，少则月余，必带孙佩到此相会。”那陈雷见马俊如此性急，恐不能成事，便说道：“马仁兄不要性急，闻得开封府乃繁华之地，必有守府参军镇守城池。如今孙佩身陷重地，非同小可。待我回到山寨，邀请他二十个兄弟，同心合胆劫取，方保无事。仁兄须当三思。”陈雷言毕，常柳二人听了此言，愈发心焦，暗地里瞞怨郝鸾说道：“大哥怎与响马强盗结交？后来不知怎样结局。”只见马俊笑道：“此时俱是自家兄弟，何必隐瞞？但黑夜里勾当，是兄弟做熟了的，虑他做甚么？但我马俊平昔言不及齿，要去就去。”郝鸾不好催他，只是点头说是；又见马俊如此着急，哪里肯停一刻？一时气性急躁，立刻就要起身。郝鸾见马俊真心实意，便想道：“看来周顺周龙陈雷非真侠士，倒是马俊如此义气，不若赠他一口宝剑。今若当众人赠他，恐他三人着恼。”便把马俊扯到书房中，低低的说道：“我看贤弟乃真侠士。当日司马傲赠了愚兄三口宝剑，叫我转赠义士，前日赠鲍刚的乃是‘攒鹿’剑，今贤弟到开封府去无物件，故将此‘诛虎’剑赠与贤弟防身。”马俊接住，掣出看时，果然光华耀目，便入了鞘，藏入衣袖里面，出来说道：“小弟换了衣服就来起身。”言毕，竟自去了。常让对郝鸾说道：“马子昌此去，怎样救得孙佩？况劫狱犯禁的事，仁兄除不止他，反纵他，何也？”郝鸾说道：“贤弟不知马子昌的本事，此去无妨，不必忧虑。”不一时，只见马俊换了长行的衣服，腰佩宝剑，与众人作别说道：“兄等高坐杭城，小弟就此拜别。”朝上作了一揖，众人还礼，郝鸾与众人叮咛了一番，携着周顺往外就去。众人送出大门，将手一拱，放开脚步，竟自去了。

且说马俊与周顺出了城门，周顺道：“咱与贤弟匆匆而行，却忘记了行李盘费，却怎么处？”马俊道：“不难，总在小弟身上。”二人说说行行，不觉的走了五十余里，到得个乡镇上。马俊取出银子，买了一床铺盖，打过了尖，依然赶行。若是缺少盘费，马俊就在富豪之家量意取些。这一路上过

得丰丰足足的。

在路上非止一日，到了开封，日色将落，急急的赶进城门，找寻客店。马俊周顺从不曾到过，路头不熟，寻了半会，来到一条大巷，巷内走出一个老者。马俊上前问道：“借问老丈一声，此处可有旅店？”那老者提着灯笼，将马俊看了几眼，说道：“转弯头一家就是旅店。”马俊周顺谢了一声，走不多远，果见一个灯笼，上写“公文下处”。马俊走到门首，问道：“里面有人么？”只见里面走出个人来，将马俊看了几看，说道：“爷们是下店的么？”周顺道：“正是。”小二道：“请进来。”马俊叫小二接了行李，来到后面一看，却是两间大大的厅房，一连四五进平房，两进大楼。马俊到了那三进住下，房屋虽多，却没有人。小二取了两盆水，二人洗面已毕，小二问：“爷们是自家起火，还是叫小二奉膳？”马俊道：“俺们不会起火，一总是你的。俺如今同你说明就是，我弟兄二人日间三餐，晚间的酒肴，连房钱，与你一两银子一天。”小二听见说一两银子一天，心中大喜道：“凭爷赏赐，小人怎敢争多，只是还不够些，请爷添些才好。”马俊道：“只要你吃饭吃酒的肴馔洁净些，再加上二钱一天罢了。”小二道：“既是爷们慷慨，小人不敢再言。”马俊道：“今晚不用你的物件，烦你替俺买办，少不得与你些饭钱。”便取出一锭银子交与小二道：“这块银子与俺备办夜宵，一锭银子算明日的房钱，所多的算今晚的火钱，快快备来。”小二接了银子，欢天喜地跑到前面，与店主说明。那店主叫做武乾震，听小二之言，想到：“天下哪有这等失算之人。”就把银子收下，叫小二买了熟菜，又宰了一只鸡，叫妻子在厨房烧煮，武乾震就慢慢地走到后面，与马俊周顺见过礼，说了些情面话。不多时小二捧上饭来。不知什么酒饭菜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四回 施计放火盗人头

话说店小二捧上夜饭，二人用毕，小二收拾家伙去了。过了一会，方才捧过酒来，摆在桌上。周顺上坐，马俊对坐，小二斟酒。二人饮了数巡，马俊问小二道：“你家有这房子，因何没有人下店？”小二道：“实不相瞒，这房子原是孙相公府中的，原先此处要算我这个下处为第一，终日里忙不开。只因今春孙相公是他岳父请到争春园饮酒，不知何事，与本城米相府的公子闹起来，偶有红面大汉，把米府家丁打散。又有个黑面汉子，帮助那红脸汉子，打得米府家丁无处躲奔。不知怎样的那两个大汉又到孙相公府中吃酒，米府有个石相公领了许多人前去报仇，那个石相公，却被黑汉撞死了，又踢死三十五人。两个汉子竟自逃去了。可怜把个懦弱的孙相公苦打成招，问成死罪，在秋后处决。被他家打死的共有三十多人，总停在孙府厅上，不敢掩埋。只因那些冤鬼作怪，下店之客，说我家离他家不远，恐怕遇鬼。”马俊听了，方知孙佩住在此地。又问：“如今孙家，可有甚么人？”小二说：“他家人的那些妇人丫环家人小子散了，只有两个老管家，住在房后。此房赁与我家开下处，每日靠我们店中付食米过活。”马俊道：“如此这孙相公在哪里？”小二道：“孙相公在县衙门内牢里，前日，他家人去监内看孙相公，回来说：‘监内牢瘟，人尽睡倒。’如今罪人提去府监，只怕我公子不得生。”马俊道：“监内难道无医调治吗？”小二说：“监内虽有大夫，总是些不中用的，若请我们这里有名的罗大夫下监，不出几天就都好了。”马俊问：“那罗大夫他有这样好手段，本县太爷如何不发他下狱医治罪人？”小二道：“县太爷贪赃极盛，每日饮酒取乐，哪里管到这些闲事？”马俊又问：“这罗大夫住在何处？离此可远？叫什么名字？”小二道：“不远。一直向东走，有个招牌，上写‘罗辉庵大小方脉’。”小二又取两壶酒放下，说道：“爷若要酒，喊小人一声就送来。”言毕去了。马俊对周顺说：“我与兄长兴兴头头的来，原指望救孙佩，不意他又病在监内。纵然救他出来，又不能行走，也是枉然，这怎好回去见郝大哥？”周顺道：“这却不妨，就说孙佩身染重病，如何救得？”马俊说：“况无凭据，他们不信。”眉头一蹙，计上心来，须得要如此，方可为妙。欲与周顺说知，恐他害怕，待行事之时，打发他回去，主意已定。小二来收碗筷，依马俊之言，又拿两壶酒来。马俊叫小二把中门关了，又取水来洗脸。马俊问道：“府衙门在哪里？”小二道：“在前街便是。”说罢，小二去了。二人又饮几杯，马俊说：“仁兄在此少坐，待三弟走走就来。”周顺道：“更深夜晚往哪里去？若有事，天明去罢。”马俊道：“仁兄不要管我，我就去就来。”便在行李内不知取了甚么东西，放在腰内。又换了衣服，对周顺道：“若小二取东西，切不可开门。”言毕，到天井内，将腰一弯，轻轻纵上屋去了。周顺暗想：“这马俊鬼头鬼脑的，黑夜出去，不定会弄出事来。”不说周顺着惊。再说马俊在屋上沿街行了一会，不知府衙门。正在找寻之间，闻听得更鼓梆子声，过了十数间房子。只见前面隐隐有些灯光，他就在屋上伏下身子。举目一望，只见前面一个高大的照壁，画得花花绿绿，却看不明白。又见高高的大府门，门前挂着纱灯，上写“开封府正堂”五个大字，约有十几个巡更的更役，手执军器，左右巡逻。马俊暗想：“此处正是知府衙门。”便轻轻纵过仪门，看见西首又有高

赁（lìn，音吝）——租借。

大墙垣，放有许多荆棘。暗想：“此处定是牢狱所在。”里面巡更的更役时刻往来，不能下手。马俊乘空时落下，四处里一望，并无一个起火之物。走到狱神堂中，只见神龕旁堆得二、三十个柴草，还有些破坏的家伙堆在上面。马俊想：“就在此处放火，天从人愿，况狱神前就有现成的灯火。”就拿一把柴草，放起火来。不觉的就呼呼的烧起来了。马俊离了狱神庙，依旧上屋，竟自回寓所去了。

再说狱堂失火，巡逻的更役打水连忙向前救火。惊得狱卒忙开牢门，罪人往外乱跑。幸得东西两边门关好，不曾走脱一犯。衙役忙跑到后堂，禀知知府。知府吃了一惊，忙出堂看时，只见火热凶猛。知府跌足道：“倘若烧死重犯，本府如何回得上司？有负朝庭四品之职。这都是狱卒不小心，故而失火烧起。”这知府乃湖广人氏，姓雷名震，乃乙未科第十二名进士出身，为官清正，不准情面，不贪民财，人称他“雷青天”。此时雷老爷见火甚大，心内着急，后次见火势微了，方才放心进去。知府问道：“可曾烧了民房？”差役禀道：“只烧了牢狱，不曾烧了民房。”门役又禀道：“人犯一名不少，点名过了。”就将值日狱卒责打三十鞭去。知府见人犯无处可收，即吩咐道：“案犯收在县监。待修理完时再提回。”此时一县三衙五个厅官和守府参将俱来问候，雷公谢过不言。

再说马俊见火起了方回。那周顺见马俊去了多时不回，心中疑惑不定。正要出门，忽听见马俊从屋上“呼”的一声跳下。周顺问道：“贤弟往哪里去的？因何此时方回？”马俊在周顺耳边说明放火之事。周顺吃了一惊，说：“却为何事？”马俊道：“因孙佩患病不愈，闻得罗先生专医时症，欲要请他，恐他推三阻四。”又在周顺耳边低低说了一会，又道：“若在府监，不好医治，今将府监烧了，一总到县监里，好医孙佩病症。”周顺听了，吃惊道：“罗先生哪里认得孙佩？又无人指点也是枉然。”马俊道：“少不得陪孙佩、罗先生在监。今晚却不去，明日晚间行事。仁兄到后日先回杭州，说与郝大哥知道，等孙佩病好了，一同前来相见。”周顺道：“事虽如此，我与贤弟同来，也应一同去。”马俊道：“兄在此处，小弟反不放心。我一人在此，却无妨碍。”周顺只得依言，心内甚是放心不下。二人正想安歇，只听外面喧哗，只认作是大盗，再听时，方知失火。那店主看了一回，依旧睡了。马俊故意的问店小二：“是哪里失火？”小二道：“是本府禁中失火，那些罪犯总移县监中。爷们请睡罢。”当夜，二人睡了。

次日天明早起，梳洗已毕，马俊对小二道：“昨日俺与你的房钱是今日所费，俺在此买货，不知是三日五日，这锭银子先与你店主。”店主心中欢喜，道：“只是小人伏侍不周。”马俊对小二道：“俺见你店中无事，同我们上街溜溜。”小二满口应允。马俊要小二指路，走到府前，见那些禁卒在那里抛砖瓦。马俊、周顺暗笑。小二引他二人到了闹热地方，三人吃了些酒饭。马俊问道：“米相府在哪里？”小二道：“就在县东首便是。”小二便将二人领至相府。马俊看那米府果然热闹，便将出入的路径记在肚内。又认了罗先生的住宅，鲍成仁的门户。直至申牌时分，三人方回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神龕(k n, 音堪)——供奉神佛的小阁子。

第十五回 为友除病忘天理

话说马俊、周顺与店小二上街游玩，到申牌时方才回寓，吩咐小二买下许多酒肴鲜果回店，到晚收拾停当，比昨晚更要丰盛，要十分精致。马俊道：“我弟兄今日商议买些货物，把酒肴摆在房内，多取些酒来，拿个炭火炉，你可把中门闭了，俺们自斟自饮，不要你来，你去睡吧。”小二听了欢喜，就将物件俱送入房内。关了中门，同店主吃酒饭去了。

再说马俊与周顺饮了几杯，说：“仁兄且宽心自饮，我去走走就来。”周顺道：“你再饮几杯壮壮神也不迟。”马俊道：“恐怕误事，我酒少饮几杯，回来再与兄畅饮。”说罢，带了宝剑飞身上屋去了。周顺心中却有些害怕，只得自斟自饮。约有二更时分，马俊从屋上下来，背一个包袱，打开看时，却是血淋淋一个人头，两眼大睁。周顺看见，吃了一惊，说：“贤弟取人头这样容易，不知是谁的首级？”马俊道：“这是鲍成仁的狗头，他与老婆别气，到书房里睡，被我杀了。”说毕，将人头包好，放在床下。又饮了五六杯酒，吃些肴饭，说：“此时二更多时，小弟要干正事。”言罢，依旧上屋去了。周顺暗想：“马俊如此手段，只是担险。不免明日咱先回去，免受惊唬。”不言周顺自言自语。

且说马俊因日间看过出路，所以不费找寻，竟到了县前，上了屋去，到了私衙内室，伏在屋上。看时，正见知县孙剥皮坐在那里，与妻子饮酒取乐。席已将终，不一时，便起身说道：“夜深了，去睡吧。”他妻子说道：“今日要干美事，莫和昨日夜里那样，不济事时，岂不急煞了我么？今定与你拼命。”孙剥皮说道：“今夜不似昨夜，定要叫你求饶。”说罢，携手进房去了。妇女丫头掩口而笑，忙收拾杯盏，吹灭了灯火各自睡了。马俊从屋上跳下，立在窗前。只听淫声浪语。马俊咳了一声，说道：“死在头上还不知觉。”即把堂屋门轻轻移开。只见房门半开半掩，并不曾闩。侍女才去寻老公去了。那剥皮只曾要与夫人睡的心忙，那管门开不开，关不关。此时马俊闯进堂屋，越进了房门，执剑在手。夫人还在床上睡着，口中只叫快活不止，况且房内灯火未灭。马俊走到床前，将帐子挑起，站在踏板上。知县正干得情浓，只听得踏板上幔子响了一声，即伸头一望，见了一个大汉，手执利剑，正欲叫喊，马俊手快，赶上一剑，早已杀下头来，从床上滚将下来。那夫人正在快活，听见叫喊一声，见孙剥皮不动，便探出头来，被马俊挥成两段，扯下一床卧单包了，灭灯而去。周顺正在忧虑之时，见马俊提了包袱进来，说：“又取两个人头来了。”打开一看，却是一男一女。马俊将他二人云雨鬼话说了一遍，二人取笑说：“虽是被杀，却也是一对风流怨鬼，他只当快活死了。”饮了几杯，马俊说：“小弟又要走了。”周顺道：“贤弟此去，须要小心，相府之中，非同小可。”马俊道：“晓得了。”说罢，纵身上屋，要杀米斌仪去。周顺听见三个首级作咬牙声，只自斟自饮不言。

且说马俊来到米府，竟入后堂。呆了半会，不知米斌仪卧房，正在烦恼，信步而行。合当米斌仪绝命，马俊正寻之际，只听有悲悲苦苦又娇娇嫩嫩的声音，叫道：“小女子其实难受，当不起，求大爷饶了妾身罢。”马俊听了猜疑，暗道：“此是何人的房？为何作此声音？”即悄悄走到窗前，往板缝里一张，只见明亮灯烛，有一男子，赤身秽一个女子。只听女子再四哀求：“饶了奴家，奴家年纪小，经受不起。”那男子一总不听。女子亦不肯受。马俊看到此处，晓得这男子就是米斌仪，心中大怒，取了闷香，从窗内插进

去，闷住众人。不到半时，妇女各去睡了，米斌仪也卧在地下睡了。马俊收了闷香，走进房来，见女子赤条条的，便取了单被与他盖了。又见两个赤身女子，亦睡着凳上。只见米斌仪睡在一旁，马俊恨了一声，举起剑来，剑过头落，又割下几块，方才住手。又开了木箱，取了衣服，又见箱内银子，取了两封，放在怀内，将首级提起，依旧上屋，找到罗先生家来，四处一望，无处可藏。只见正厅左首上有一张小茶几，几上有一药箱，却是罗先生不得用的。马俊将箱门揭起，把人头放在箱内，依旧关好。提着包袱，回到店中，已是四更时分了。周顺见马俊回来，才放了心。马俊将杀米斌仪的话说了一遍，周顺称赞道：“贤弟真乃大能也！”马俊道：“仁兄可收拾行李，天明之时好行路。”又把那封银子分一半与周顺作路费，余者带在身上，监中好用。又把三个首级包了，放在一边。二人又饮了几杯酒，天已大明。二人开了中门，小二送进水来，二人净过了面。不一时，用过早膳。马俊又吩咐周顺一番，周顺提了行李，出了店门，竟往杭州去了。小二见周顺出门，问道：“那位爷往何处去？”马俊道：“他明日还就来。你家店主在哪里。”小二道：“下乡收债，大官人在家管理事情。”马俊道：“叫他进来，俺有话说。”小二把大官人叫了来，说：“我家店主只生一子，年二十三岁，因他平时不学好，他父却不十分喜他。他排行第三，他母亲头胎两个都夭亡了，故叫他为三郎，学名叫武志。”三郎听得客人叫他，竟抖抖衣服，进来见礼。马俊也还礼。武志问：“爷尊姓大名？”马俊说：“俺祖籍山东，姓马名俊。来在宝店，多承厚意。方才请你，非为别事，将这行李寄在此处。还有一口宝剑，价值千金，好生收存，俺后来时少不得重重相谢。若我去后，有外人来问我在你店中否，烦足下总推不知。”武志不解其意，只是点头依允。马俊提包袱出了店门，竟奔府前而来。

只见开封府雷公，升了早堂放告。只见孙知县管家，跑得气喘吁吁的，到大堂跪下禀道：“不好了！求太爷做主。”知府道：“你有什么冤枉，且从头说来。”那管家禀道：“小的是知县的家丁，因昨夜不知甚么时分，老爷奶奶被人杀了，首级不见了。”知府大吃一惊，说：“禁城之内，杀了知县，事关重大，本府亲自相验。”又见鲍成仁妻子，手拿状纸，当堂跪下，说：“小女子姓顾，是鲍成仁之妻，丈夫每日陪米公子，昨夜独宿书房。不知被何人来杀死，头却不见了，求大老爷做主。”雷公随看察状子，问道：“你丈夫是死在米府，还是死在家里？”顾氏道：“在家。”雷公即委二衙看察。又见五六人跑到大堂跪下磕头禀道：“大老爷在上，人命关天！我家相爷只有一子，昨夜宿在深闺，不知被谁人杀死，尸分数块，头又不见。”雷公听了此言，惊得汗流浹背，呆了半会，方才说道：“有这等事。”随即打道去相府中相验收验，又到知县府中亦相验收验，叫库吏将库封了，苦主带齐，打道回衙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六回 扳医入狱起沉疴

话说雷知府回到衙内坐了大堂，便将那三个女子带上，跪在一边。雷公问道：“昨夜是你三人伴宿的吗？”三个女子齐声说：“是。”雷公道：“既是你三人伴宿，必知被杀情由，从实招来，免受刑罚。”那女子道：“民女系本城东门袁秀才之女，因父亲早丧，母胥氏只生民女一人，父亲在日，凭媒许配本城张元吉为妻，尚未过门。前日民女偶在门首闲玩，不意竟遇见米家公子，他看见民女有几分姿色，叫了鲍成仁来说媒。母亲胥氏回他有了婆家了，不允。那鲍成仁就说了许多狠话去了。过了两日，昨晚鲍成仁领了三十多人，将奴抢去破了身，一时就睡着了，民女不知何人杀死米公子。”雷公听了袁氏之言，想米公子做出这样无法无天之事，所以如此。自古道：“杀人者非良人也，被杀者亦非良人。”又叫那两个女子问道：“公子与什么人仇，是什么人杀的，你从直说来。”女子回道：“我们是米大爷新买的，却不知情由，求大老爷作主。”雷公大怒，喝道：“胡说！公子既与你们同宿，怎推不知道！”正要动刑，忽见一人，拿个红包袱，大步走进仪门，大声叫道：“不要刑及无辜，杀人事我知道。”雷公在堂上听得杀人情由有人知道，便叫带那人上来。众人来扯。马俊说：“不要扯，俺自进去。”走到堂前，放下包袱，道：“小人见太爷叩头。”雷公见那人生得异相，问道：“你姓甚名谁，哪里人氏，杀人情由你怎知道？你细细说来，本府重重有赏。”马俊道：“小人系山东人，姓马名俊，杀人凶手不知，四个首级的下落倒知。”雷公道：“首级今在何处？”马俊将包袱打开，抖了一下，首级就骨碌碌的滚在地下。雷公见了，又惊又喜。喜的是凶手有了下落，惊的是世上哪有这胆大之人，必是他杀的。众衙役吓得面如土色。雷公问道：“这首级从何得来？”马俊道：“久闻米斌仪倚父之势，强占良家女子，夺人田地，俱是鲍成仁撮合；孙知县贪财屈害无辜，小人恨在心头，所以杀了劣宦赃官除害，见大老爷清正无私，清如水，明如镜，小人不敢加害。自古道：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所以小人自行投到。”雷公听了想到：“禁城之内，杀了知县，还在犹可，单怕米相来作对，幸喜有了凶手。”便叫各家认领首级回去。米府家人跪禀道：“不见公子首级。”雷公便问道：“米公子的首级到哪里去了。”马俊道：“小人送了一个与朋友，故此不在。”雷公想道：“这又奇了，哪有人头送人之理。”问道：“送了哪个朋友，姓甚名谁？”马俊道：“此人颇有名望，小人从山东来，在他家住了三天，这人却是个大夫，名叫罗辉庵，因昨晚饮酒之时，在谈医道，他在叹气说：‘我若医好此人，何愁没有万金相谢。’小人问道：‘俺闻哥哥真乃华陀重生，疑难病症不知医好多少。怎么今日作难起来？况有万金相谢，何不用心医治？’罗大夫就回小人道：‘群药俱已齐备，只少引子，要生人的脑子，在火上炙了研碎，放在药内，合成丸药服下即愈，因此作难。’小人就应在身上，把米公子杀了，头送罗大夫为引子去了，太爷不信，把罗大夫叫来便知明白。”雷公大怒，说道：“好个大夫，怎么要起生人脑为引，其情可恶。”随标了一根朱签，写了几个红字，差两名快役，飞奔出府门，去拿罗大夫。走到半路，恰恰遇着罗大夫轿子，差役将朱票拿出，罗辉庵呆了，想道：“我又不曾犯法。”只得同公差到府堂跪下。雷公喝道：“你可知罪吗！”罗辉庵禀道：“小的遵法守理，并无毫厘过犯。小的不知罪。”雷公道：“本府且不问你，你可认得下面的那人？”罗先生看马俊两眼说：“小的从未曾与他会过。”马俊

道：“罗大夫，昨日蒙你的厚爱，那话早已承奉到府了。”罗先生听了，勃然大怒：“怎么在太爷堂上胡言乱语，说什么那话儿不那话儿，我姓罗的从不曾与你相会。”马俊道：“为人要有良心，不要这等胡赖。小弟听你说医那官宦，赚他万金包医，我才将米公子杀了，头送你合为引子合药丸，怎推不认得俺呢？”雷公说：“你到不如认了此事，免得本府动刑。”罗先生听马俊说人头送他，心内不明白，说道：“求大老爷恩赏小的明白，什么公子，什么首级，小的实不知。”雷公大怒喝道：“你与马俊作的事情反问本府，本府若不说明，你反说本府屈用刑法。”遂将马俊杀死四人之事说了。罗先生唬得冷汗直流，叫道：“大老爷做主，小人认不得他，书上莫得用人脑子为引的理，况又无赃。”知府向马俊道：“罗姓说无凭据。”马俊道：“太爷若要凭据，现在他厅上，左手几上药箱内，太爷可差人去取。”知府差了快役去，果在箱内寻到。拿入大堂，知府见了，叫米家人领回，入敛收棺不言。且说知府对罗先生说道：“如今首级理在你家搜出，这还是冤害你还不是冤害你么？”此时将个罗先生弄得有口难辨，只是不认。雷公大怒道：“城中有多少人家，单单冤害你不成？想是不夹不招。左右，与我夹起来！”罗先生受刑不住，只得招认：“这个人果然与小的往来，在小的家内住了三天，要首级为引俱是有的。”雷公见他招了，松了夹板，叫他上了刑具。马俊亦责打三十板，上了刑具，押去收县监。袁氏与那两个女子开发回娘家，知府做了详文，米家进京报信不表。

且说罗先生与马俊下监，只有东号不满，没几个人，犯人染疫个个好了，只孙佩不得出汗，未愈。因一时腾不出空号，只得收与孙佩同号。当时马俊进了，听见哼声，四下一看，只有左边铺睡一个人，年纪约有二十，垢面蓬头，哼声不止。马俊便向狱卒说：“这人是谁？所犯何事？因何独自一人在此？”狱卒说：“此人姓孙名佩，是本城有名望人家，只因凶徒打死人命，把他拿住，羊代牛灾。”马俊听得是孙佩，心中暗喜道：“此乃天随人意！”便问：“他为何哼声不止？”狱卒道：“他惹了狱气，有病。”马俊说：“总是你们不好，有病之人，也该与他茶汤调理，自然好了。”不一时，罗家送了酒饭进监，罗先生哪里吃得下，只是哼声不绝，骂不离口。马俊只管不知。天色已晚，马俊用解锁法把刑具解了。狱卒看见大惊，呆了半会，正要上前，马俊摇手笑道：“你们不多事，我不害你们，你们若拿我，我就走了。”言毕走到阶下，忽然不见，狱卒惊倒在地。不知他去还来不来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七回 张仲怕累明知府

话说那些卒子见马俊一纵上屋就不见了，唬倒在地，齐声哭喊道：“俺们死也！马爷爷，俺们又不曾冲撞你，怎么竟自越狱去了，我们岂不是死也。”只见马俊依旧立在屋上，说道：“你们从今以后依我行事，俺就好好在此，并不连累你们。”众人齐说：“马爷爷的命令无有不遵，”马俊便从屋上下来，好言安慰了狱卒禁子几句话。马俊说道：“做汉子的，自己做事，怎肯连累着列位。”狱卒要上前擒他，又怕他纵跳，只得好言好语的求他，心内却十分想算计他。此时马俊取出两锭银子与禁子，说道：“俺初到此处，不曾在列位身上为情。这银子烦哪位大哥买些酒肉，暂且请列位。”那些狱卒禁子推却了一会，只得着韦升去买办，众人各自散在外面看守。韦升是个贪财爱利之人，但是在监的人犯送他银子，他就无不照应，又依那犯人的言语。

再言韦升，不多时买了许多鱼肉，一瓶美酒，总挑在牢内，煮熟，用碗盏盛了，捧到马俊的号内放下。马俊见韦升是出头之人，他又取出两锭银子与韦升，道：“这薄礼权如敬意。烦兄将这些酒菜到各号，将重犯人量意散些便了。”韦升接了银子，好不欢喜，向马俊道：“多承马爷。”韦升端着酒肉到别号散去。

再说马俊见罗先生闷闷坐着，便笑笑，叫声：“罗大夫，你不要这等纳闷，马俊实实昧了良心害你。因有一事要请你到此，看看犯人病症，恐你不肯，故此设个计策，权且请来，方能请得大夫到此。”罗先生大骂道：“好没良心的瘟贼，先不在堂上咬我，怎到此地？反说邀买人心的话！”马俊道：“你骂也无用。”指着孙佩道：“这个孙佩是相好的，因他偶得狱气，不能痊愈，所以延害大夫来医治。倘蒙医好这孙佩，还有千金相谢，决不食言。”罗先生叹口气道：“也是我的医道出名的报应。罢了，罢了，世上哪有这样请医生的！”暗想道：“马俊有黑夜杀人的手段，他又有些义气，奈何他不得。”只得叫马俊扶他到孙佩身边。马俊提起孙佩手来叫道：“贤弟，可认得俺吗？”孙佩在昏迷之际醒来，问道：“是哪位叫我，奈我病体沉重，不久要做黄泉之鬼了。”罗先生便诊脉息道：“马兄不必惊慌，此人心内作祟，十分症候。”马俊道：“可医治得好么？”罗先生皱眉道：“虽然脉息如此，哪有炭火药饵？”马俊道：“这不难，只求医生开方，余者都不要紧。”马俊出了监号，遇见韦升捧了酒来放了，说道：“马爷请与罗先生用了罢。”马俊遂与韦升说道：“俺初下监来，孙佩暴病，俺们怎与病人同住？适才求先生看了脉息，却无炭火等，还要笔砚，俺与你银子置买，倘救得也是你们的德行。”韦升得了银子道：“炭火总有，待我取来。”去不多时，果然取来炭炉、药罐等物，交与马俊便道：“如今府牢人犯监禁在此，人犯甚多，难以料理，求马爷自己煎与他吃罢。”把笔与罗先生，写下了方引，用生姜一片。韦升拿了药方，竟自瞒了他众人出牢房去。不一时，韦升买了药来交与马俊，马俊又与先生看了。韦升又拿了一桶水，一把壶，一包茶叶，然后与他们饮酒去了。马俊煽起火来，药放在火上，方劝罗先生饮酒。罗先生没奈何，也只得吃些。马俊将药煎好，与孙佩服下，又煨了水与孙佩洗手脸，见孙佩沉沉睡去。有二更时分，见孙佩身上只盖一床单被，能济甚事？况自己又无行李。与罗先生说道：“俺去去就来。”言毕，竟上房去了。罗先生见马俊如此，心中害怕，又被巡更人看见此号无马俊，问罗先生道：“马俊

往哪里去了？”罗先生道：“他又无刑具，我不知道。”狱卒听了，总呆了半晌，听屋上“呼”的一声，马俊跳下来，对众人说道：“我说过不连累，何必着慌？”狱卒见他手拿包袱，不知何物，众人只得去了。他打开包袱，却是两床棉被，几件衣服。拿一床盖在孙佩身上，直到天明，只见孙佩身上汗如雨下，大叫一声：“苦死我也！”马俊即到身边，见他直挺挺地仰在地下。马俊大惊，连忙问罗先生道：“这是什么原故？”罗先生说：“无妨，此人的病理当如此，不时就回。”二人就坐在孙佩的铺旁，约有一顿饭工夫，只见孙佩脸上转了红色，手足微热。马俊又拿了一床被替他盖上。到了天明时分，孙佩叹了口气道：“好爽快！哪位大哥在此，把口茶与我吃？”马俊道：“好了！”拜谢神明，然后取了茶与孙佩说道：“茶在此，待我捧来与你。”就将他一手扶起，一手捧茶。孙佩吃了半盏，依旧睡下。那罗先生又替他把了脉诊，对马俊说：“恭喜。方出了些汗，病症全好了。”马俊听了大喜。孙佩因受风寒，幸未结胸，所以服药出汗无事。马俊走到身边叫道：“贤弟，你心中可好？”孙佩见马俊，说道：“小弟不曾与兄遇过，怎么认得小弟？”马俊笑道：“愚兄为着贤弟，不知费了多少心机，担了多少罪。”便将在杭州与郝鸾结拜的事说了一遍，又将他为救孙佩的诸般事件说了一遍。孙佩知道杀了仇人，又知郝鸾不负前情，马俊如此义气，心中爽快，便谢道：“我蒙兄天高地厚之恩，活我性命，仁兄尊姓大名？”马俊道：“我姓马名俊字子昌。贤弟调养几天，待你痊愈，愚兄自有道理。”孙佩暗暗欢喜，服两剂补药。那马俊专等孙佩病好救他，不表。

且说禁卒见马俊散手散脚，如在家中，且不时出狱，好不担怕，便问伙计们商议道：“马俊牢中虽有金银与我们，到底不好。自古道‘有利必有害’，况是官家重犯？出进如虎一般。若一去不回，岂不是你我的干系？”众禁子道：“刑具又禁他不住，作何法儿？”内中有一个识事的，名叫谈云，道：“此事你我也巴不得他怎的。依我，不若将马俊会用解锁法、黑夜出入，禀明太爷发落。一来推开了干系，二来银钱一样。此为有利无害，希诸位裁夺。”众人道：“此话有理，即速回明为要。”那禁头儿张仲即出了狱门，竟到府内宅门口，与守门的大叔说道：“烦爷通报，禁头儿张仲有机密事回禀太爷。”门上人进内片刻，便传张仲进去，禀道：“前日杀官的重犯马俊等，乃是大老爷发下小的看守，那罗先生是个守法之人，只有马俊移头扳人下监，医好了孙佩。不知马俊与孙佩有什么交情。况马俊善能飞墙，又会邪术，刑具禁他不住。昨晚竟纵上屋去，到五更时方回。小的恐怕他逃出，特禀求太爷，早早作法囚禁方好。”雷公听了，吃了一惊，道：“有这等事？倘若走了，其罪归于本府，连你等也不免利害。你且在此等着，本府自有禁他之法。”就来到书房，与刑名相公商议，把张仲之话说了。那相公道：“这孙佩定与他有甚交结，他见孙佩惹了牢疫，所以扳害了罗先生医治。倘若孙佩病好，必有越狱事。事关重大，依晚生之见，今夜却要亲自进监，多带捕卒查监。那时马俊自然散手散脚，在内可吩咐禁子须如此如此。那时将马俊拿住，剜去二目，没有光明，他自不能走了。一者保明公前程，二者使孙佩不能漏网，致党羽不敢前来。”雷公大喜道：“此计甚妙！”即告辞出来，吩咐张仲一番，张仲叩头而去。正是：

人心如此，天理未然。

再说张仲回狱与众人说了，三三两两，交头接耳，被马俊看见，并不在意。到了申牌时分，马俊两眼齐跳，心如油煎，发似人抓，好不难过。想到：

“我从不曾象今日这般心惊肉跳，必有祸事临身。但在牢中，还有甚祸？”又想到：“方才禁子俱是交头接耳，难道算计我不成？我且留神待他。”正想之间，只见一个公差，手拿朱票走进，乱喊禁子在哪里。不知这公差来做何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八回 马俊喜逢活真师

话说公差手执朱票，乱喊禁子在哪里。应声问：“爷问小人，有何见教？”公差吩咐道：“将人犯点齐，今晚太爷亲来查点。”就把朱票递与张仲，念道：

本府正堂雷公：为查点人犯事，只得两监人挤一处，况知县缺官，狱中刑具不周，为此票，

仰卒役将人犯各归另候，归迟即革不贷。

张仲念毕，送了来差，向马俊说道：“小人念的票子爷可听见？今夜太爷点名，看见爷松了刑具，小人定要打四十，卒子就又多打了。”马俊道：“据你怎么样？”张仲道：“小人得罪了，若太爷来时，爷只带刑具就免得脱。”马俊点头道：“这个使得。”张仲见依允，心中大喜。禁子说：“太爷来时，我通一信。”马俊依然服侍孙佩。

到了夜间，雷公带了捕吏，传了袁守备，得了此信，点了几十个兵丁在监门外把守。雷公知道马俊利害，恐当时纵上屋去，故传守备点兵守住狱门。那捕役携了铁杖铁尺，带了绳索，来到牢门口。众役喊道：“太爷查点人犯，快快开监！”张仲听了，就跑到马俊面前说：“太爷来了，爷请上刑。”将马俊两手绕起，用麻绳扎了，又上了手肘，又加脚镣。也是马俊行侠仗义，上天自有好报，逢凶故能化吉。且不表。

且说雷公点了多时，点到孙佩，卒子道：“病不能行。”又点罗辉庵，点过，就到马俊。马俊在下跪着，看见兵丁手握兵刃，想道：“查点人犯是个小事，为何带着许多人手执兵器？必是捉人。”猛然想道：“是了，是了，敢是禁卒禀过知府，说我黑夜出进。雷公恐我逃走，因此设计将我绑起来。我且见机而行。”只听上面牢头连叫马俊几声，马俊答应“有”，却不上堂，只在屋外跪下。雷公道：“你知罪吗？”马俊道：“杀人抵命，更无他罪。”雷公大怒道：“我把你这大胆的贼子，还要强口，左右，与本府拿下！”众役一齐上前。马俊却是留心的人，若不留心，怎么跪在屋外。听一声“拿下”，众役一齐拿他，他回身往下就跑。马俊两手被绑，如何得脱众人之手，早被众役速速围在那里。马俊心内着急，看看跑到小号屋之下，拿出平生力气，一纵，如飞上屋去了。雷公看见，唬得冷汗直流。众禁役齐声喊叫：“不好了，马俊走了！”开了牢门追出。雷公随即领了众人赶去。此时是一更时分，下弦月高升。那袁守备面朝天，望见马俊双手被绑，跳上高墙。守备忙叫：“饶钩勾住他，不可放走！”那兵丁正要拿钩，不及马俊早已纵上房了。那袁守备见事不好，拿着双鞭，随着马俊，一个在屋上跑，一个在下面相随不放。马俊路熟，跑到城门口，方才从屋上加些力气，望着城墙一跳，竟上城墙飞跑，不提。

且说袁守备随即也跑上城，守城兵丁随后赶来。雷公骑在马上，率领捕快人等点着灯笼火把，如同白昼一般。喊声大振，惊得百姓不则一声。且说马俊跑到城头，手上麻绳方好脱下，守备在后追赶。马俊想要跳下，又怕伤自己脚跟，想要与他对打，手内又无兵刃，事在两难。一头跑一头想，猛然想出一计，把身子朝城墙一贴，右脚站稳，左脚伸出提起，等着袁守备。那袁守备提着双鞭大叫：“贼子，往哪里走！”直直地向前跑去，却不知马俊乘他不防，左脚用了十二分力气，说道：“着马爷爷的腿罢！”尽力踢去。袁守备叫声：“不好！”已然迟了，骨碌碌直滚下城坡，掉进民间的粪池去了。雷公听了响声，以为掉下的是马俊，便走向前骂道：“马贼，今日飞到

哪里去了。”袁守备叫道：“是卑职，被强徒打下来了。”雷公叫人救起守备，一同回衙，只好照着马俊逃走，详文到北京。米相爷闻知，急传钧旨与天下官员，捉拿玉蝴蝶，不言。

且说马俊逃出了城，走了三十余里，到了一个松林，正走之时，听一人大叫：“马俊休走，贫道在此等了多时。”马俊听了，吃了一惊，抬头一看，月色照得明白，却是上年教他轻身法叫他做贼的司马傲先生。马俊见了，纳头便拜，道：“上年蒙老师教训，弟子谨遵师命，并不曾违逆老师。”司马先生扶起马俊道：“贫道也知壮士的心事，不必细言。今晚受了大惊，但日后汉平帝有难，非你不可救。再教你遁土法，方可救得。”便同马俊并肩站立，在他耳边啧啧，不知说的是什么咒语。马俊心灵，一一记了，便问道：“不知救驾之事应在何时？”先生说：“此是天机不可泄漏。”马俊又问：“但不知孙佩可救得出来？”先生说：“吉人天相，非壮士不能救他出狱。你且回杭州，二进开封府可救，再者那诛虎剑要三进开封府去取讨。”马俊听了，点首依允。道人一拱手，飘然而去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九回 阮氏卖俏寻男子

话说司马傲传了马俊借土平身之法，竟自飘然而去。马俊望空拜谢，谢毕，就把新学的法，试试念了咒语，抓一把土往上一洒，将身一纵，有十余丈高，如生双翅一般，比那纵跳之法省力得多。遂收了法，落下地来，一路奔杭州去了。不表。

再说鲍刚惊散了响马，那风小姐被莫上天拐骗到扬州去卖，不知好歹若何。且说鲍刚找寻风公不着，心想道：“他定到湖广去了。”到天明回店中，取了行李，奔湖广而来。独自一人，晓行夜宿，渴饮饥餐，逢人问信，都不得实信。那日午牌时分，到了襄阳城。那六街三市，人烟密集，是个奢华地方。鲍刚无心观看城中景致，一路问到金鸡巷口，立住了脚，见一五十多岁男子站在巷口。鲍刚将手一拱，问道：“敢问爷一声，此处可是金鸡巷？”那人说：“是，爷问他则甚？”鲍刚道：“此巷内有个风二爷，当年开过珠宝店，可住在此处吗？”那人见问风二爷，就叹口气说道：“好人不得长享富贵。”鲍刚问道：“风二爷有什么过不去的事么？”那人道：“当初风二爷开了个珠宝店，有十万之富。因他平生无子，肯施方便。用积阴功，诸般善事，无所不做。有妻吴氏，亡过了，续娶了阮氏，其坏非常，打僧骂道，不行善事。不上几年，把万贯家资用得精光。如今珠宝店也不开了，独自闲居在家。此时莫知如何。你进巷第二个门便是。”鲍刚来至门首，用手敲了，里面小孩子出来问：“是谁？”鲍刚道：“是俺。”小孩子开了门，让鲍刚进来。

鲍刚进来，道：“晚生是开封府来的。老伯莫非风林？”风林说：“然也。”见礼已毕，问了姓名。鲍刚问：“风老爷何不出来？”风林道：“家兄在开封府，不在这里。”鲍刚想还未来。风林问道：“从哪里来？”鲍刚将来路之事说了一遍。风林听了伤心一番，然后收拾茶饭吃了，留鲍刚住下。过了几日，都不见风公到，想来必往他方去了，不如明日告辞老伯，上杭州找寻郝兄去。不一时风林到书房，鲍刚告辞说：“小子叨扰，明日往杭州去。”风林想：“如今家已如此，久闻杭州货物赚于手内，丢本去做。今日鲍刚要往，不如将那串珠子作法同去。”因说道：“贤侄去杭，我也要去办货，一路同行便了。”鲍刚应允。次日天明，用了早饭，风林拿了珠子，这还是吴氏往日戴的，到珠宝店换四百两银子，摆下酒饭，请鲍刚一同吃了。饭罢，风林进内与阮氏说：“多则三月，二月有余方回。且家中柴米食用我同王家店铺说过，所用物件叫人到他店中去取。”又丢下三四两银子给阮氏。阮氏道：“既然如此，路上小心。”到了次日，二人用了饭，风林吩咐一番，然后鲍刚提了行李，雇了一得只船，往杭州去了。正是：

去时夫妇恩还好，只恐回来心变淫。

且说阮氏却是个后婚妇人，自嫁于风林续弦。风林乃是个正人君子，书香后裔，却不在女色上用功。这阮氏却是个生来好淫之人，前夫是个神游子弟，惯走花街柳巷，又读过嫖经，年少精壮，甚中他意。正是恩爱夫妻不久长，不久身亡。这阮氏嫁了风林做填房。那风林年纪衰老，又不是个风流之辈，所以阮氏就不中意，每日长吁短叹，想起前夫的好处，若一时口角，就呼天叫地哭个不休。今日见丈夫同个大汉到杭州买货去了，他就搽些脂粉，唇上又搽点鲜滴滴胭脂，点了一个瓜子样的红斑，梳了一个时兴的望郎归高高挽起的髻，打扮得花枝招展，娇娇滴滴的站在门外，望那金鸡巷口走路的

行人。

此巷是个僻静之巷，虽有几家人家，总是从后门出入。平时人稀。也是合该有事，乃是前生造下的冤孽。只见巷口走进一个人，头戴丝巾，身穿玄色直裰，腰束丝绦，足登青布靴子，面白无须，手拿一把杭州扇子。你道此人是谁？乃是兵部大司马曹斌府中的总管，名叫曹成。买办物件，却从此巷中经过。猛然抬头，往巷内一看，已然看见阮氏，曹成便浑身酥了，立住了脚，望呆了一般，看着阮氏。阮氏看见白白净净，标标致致，风风流流一个小伙子，又见他大大的身体，不觉有些动情。便故意就一笑，往内里一闪，露出半截身子，把那小小的金莲撒在门外，眼梢却斜看曹成，又娇滴滴笑出声音，叫声“得财”。那曹成本是个行家，知道这妇人不是个正经的。看了半时，猛然想起，这是金鸡巷风二爷家，不免待我问他一声。便大着胆子，抖抖衣服，走进巷内，上前朝着阮氏一揖，问道：“动问大娘一声，风二爷可在家？”阮氏把脸一红，又笑道：“官人，你问他做甚事？”曹成道：“风二爷与我相识，我出外昨日方回，今特来拜访，求大娘子指点。”阮氏笑道：“原来是拙夫的相知，奴家失敬了。”曹成才知是风林的妻子，又作一揖道：“原来是二娘，倒得罪了。”那阮氏若是个正经的，不与人说话就没事了，他只管与曹成说长道短，言出必笑。曹成见机走进，阮氏也不言语。曹成见阮氏不语，便右手一把抓住阮氏左手道：“二娘好双嫩手！”阮氏红了脸道：“青天白日，调戏良家妇女，我喊叫起来，打你半死！”曹成兴动，色胆如天，把阮氏一把搂住，说道：“二娘不用喊叫，你把我杀了罢。”阮氏心内依从肯了，现今搂抱住他，他亦不推辞。曹成跪下求道：“二娘，可怜我罢！”曹成说着，把他抱进房中，干那事去了，却不曾关门。那得财从外面走进堂屋里叫道：“娘娘往哪里去了？”曹成阮氏听见有人喊叫，吃了一惊。但不知得财前来撞破有何话说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回 春香偷情引主奴

话说得财一路叫进来，阮氏叫那人躲过，出来支吾了一回，得财往房内去了。然后叫那人出来，问他底里，那个人道：“我住西市桥，自幼在曹兵部府中，家老爷是当朝兵部尚书，我名叫曹成，今年二十五岁，今日奉公子命取讨房钱，从此经过，遇见二娘，这等天赐缘法。”阮氏道：“你这个说谎的贼精，就有如此机见。我还长你三岁，是你姐姐。从此以后认为姐弟，瞒得财耳目，须要夜夜来会我。”曹成道：“我恨不得时刻不离二娘，但不知风林哪里去了？”阮氏道：“他随个汉子到杭州去了，保佑他不能回来，我同你夜夜欢娱。”便叫得财道：“舅爷来了，上街办些物事回来。”得财去了，二人又谈些风流话方分手。且说得财买了鸡鱼肉蛋食物回来，问：“舅爷哪里去了？”阮氏说：“上街去了。”阮氏将酒菜收拾齐整，曹成来了，酒席摆上，二人一同坐下吃完，一同进房中卸衣上床，到次日，曹成扬长去了。自此以后，曹成不避忌邻居，总把钱哄了得财。得财小娃子家晓得什么，只当作舅爷，不言。

且言曹兵部在京为官，是个奸相，与米相一党，生下儿子若建，专好结交女色。家中豪奴多人，最得用的有两个家人，一个叫曹成，一个叫曹代。曹成已娶过妻子，名叫春香，也有几分姿色，却与曹代有首尾，曹成不在就来他家。一日，春香曹代正干到好处，正觉多着曹成。曹代道：“亲妹妹，我的意思多了曹成不快活，不如和公子撵掇，将他逐出可好么？”春香道：“这方为长久之计。”到了天明起来，只见曹公子喊道：“曹成在哪里？”曹代回道：“他不在家。”曹公子大怒道：“曹代快快寻来！”曹代答应，出门逢人就问，却问着个人。那人说道：“我昨日看见曹成到金鸡巷内去的。”曹代听了此言，就奔金鸡巷而去。

且说阮氏送曹成出门，说道：“今晚早些来。”二人说着情话，不期被曹代看见，笑得眼都细了。曹代也不则声，就抢进巷口叫道：“大哥捉弄小弟，无处不寻到，原来你在这里做快活事。”阮氏急转身把门关上。曹代又说道：“也该携带小弟玩玩。”曹成听了，吃了一惊，回头一看，却是曹代，心才定了，说道：“贤弟休要取笑！”曹代道：“你我兄弟却也不论。小弟今日出了府门，你同我去到那个宝贝家谈谈，小弟同他饮一杯，也不为之过。”曹成便起吃醋之心，就把脸望下一沉道：“你这匹夫，敢占我的面子吗？”曹代见他变脸，便笑道：“这是小弟说的玩话，大哥怎么认起真来？但不知这个赛天仙是何人？”曹成此时见他说了这番热话，就把诸般情由说了一遍。曹代又道：“公子叫你。”曹成去了，曹代想他老婆之事，正是：

我不淫人妇，谁敢戏我妻。

再说曹代今日怀恨在心，后来勾引公子妒奸杀他，移害风林，皆因今日种下的祸害。这是后话，不提。且说曹成、曹代二人进了府门，来到书房见公子。公子骂道：“你这该死的狗才往哪里去了？”曹代在旁瞒道：“在他表兄家的。”公子也就罢了，又问他店房租钱之话，曹成支吾了一会，出了书房。曹代想道：“适才受了这口冤气，怎生发得？”便将他和阮氏之事告诉公子道：“公子，你不晓得，曹成结了天仙。”就将曹成的事添油加醋的说了。曹若建道：“我大爷难道反不如奴才，今晚我且去受用受用。”曹代说：“依小人之见，可封几百两银子，打发他去下江买货，小人领大爷到风林家去，不怕阮氏不依公子。”公子听了说道：“好计，好计，你且进去与

太太要了几封银子，再去叫他。”曹代答应“晓得”，便走进与太太要银子，放在书房桌上，又走到曹成门首叫道：“大哥，大爷叫你。”曹成正在睡梦之中，听得大爷叫他，便起身来，同曹代到书房。只见公子坐在上面，桌上放着几封银子。曹成说：“大爷叫小的有何使用？”公子说：“六月中旬太太生日，少了绸缎，我想别人去不得，故叫你去。我便开单子，今日动身，这是银子收好。”曹成说：“明日去罢？”公子大怒道：“胡说！”曹成不敢动身迟延，公子又叫押他下船。曹成回房收拾行李，吩咐春香道：“我奉大爷之命去江下买些绸缎，多则两月少则一月便回。”春香点头答应。又对曹代说：“我去之后，送信与我心上人。”曹成只得开船去了。曹代赶回城中，先与春香说些疯话，然后到书房中与公子说知，二人笑得不止。只等黄昏，公子到金鸡巷与阮氏偷情。不知阮氏肯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一回 醉歌园鲍刚逢友

话说曹若建用计打发曹成远去，就与曹代商议说：“你代我做个法儿。”曹代道：“今晚小的领大爷到阮氏家去，大爷莫说曹成远去，只说曹成告诉的，不怕那阮氏不从。”公子大喜，等到黄昏时便去。

且说阮氏备了酒菜，又叫得财在门首等候舅爷道：“他来时报与我知道。”得财道：“晓得。”当日，吃过了晚饭，得财站在门口，等至深黑也不见曹成来。

再言曹代提了灯笼，领着公子到金鸡巷。得财认是曹成，便进来叫道：“舅爷来了。”往后去了不提。再说曹代先进了门说道：“来迟，来迟。”阮氏迎出说：“不迟。”抬头一望，却不是曹成。又见后面跟着一个白面书生，便吃了一惊，道：“你们是什么人？黑夜来此何事？”曹代放下灯笼，公子抬头一看，果然阮氏生得俊俏。便向前作揖道：“小生是当朝兵部尚书之子，特来拜访。”阮氏一听，红了脸说道：“有甚话说，也该日间来说，哪有黑夜拜望之理？况拙夫不在家中，你们快快回去。”曹代说：“二娘，不要隐瞒了，此事曹成已对公子说了，如今公子打发他下江去了，两三个月才回来，如今公子来陪你。”阮氏呆了半会，说道：“我乃良家女子，如何戏弄？王法何存？”公子怒道：“不识抬举，我公子反不如奴才，明日曹成回来一同送官，问你个倚奸脱骗的罪名，看你怕不怕。”曹代道：“大爷息怒，二娘是个知趣的人，且让他想一想。”阮氏虽恨曹成如何对人说，若从了他，他有势力来往不怕人，若不从他，当真会扳连我，只得说道：“曹相公抬举，妾身敢不从命，只是可恨曹成。”公子见阮氏有了肯意，说道：“曹成回来我重重处他，与你出气。”曹代听了阮氏之言，喜从天降，又对阮氏说：“公子今日交与二娘，我自回去，明日我来接。”公子道：“你回去吧，明日早来。”曹代答应，自去与春香做事不言。再说阮氏关了门，同公子到后堂坐下，桌上酒宴摆齐，阮氏请公子上坐，自己对坐。谈笑一会，公子扯阮氏，阮氏挽了公子进房，一看房内干干净净，摆设齐整。弹了烛花，添了火炭，然后二人脱衣上床，云雨起来，百遂了性，一夜快乐不表。次日曹代来接，阮氏说：“请公子早来。”公子回去，送许多物件与阮氏，自此常来往。不表。

且说风林鲍刚一路行来，那日到了杭州，投在潘家店，买些棉绸等物，当日已晚。次早，鲍刚出了店门，一路问吴府，因口硬不肯叫人，人都乱指些瞎路，叫他难找。他足足找寻了大半天，肚中又饥，口内又渴，正走时，见前面一个人家，门口挂一小牌，上写“醉歌园”三个大字。鲍刚走进园门，只见许多人在那里观望。鲍刚大步走进园来，只见正面五间大厅，两旁十数座亭、台、楼、阁，俱是张灯结彩，内中有出色女戏子，在台阁上演戏，正厅都坐满，厅中间有一席空着。鲍刚端然坐下，小二捧上茶来，鲍刚吃茶已毕，小二又摆上酒肴，他便狼吞虎咽吃了个醉饱，又见女子们妆扮妖娆。

正看之间，只见一个蓝面大汉，赤着上身，下体穿一条大红绸裤，肩上搭了钞马，小二拿着夹剪算盘，先在那些席上算帐交银。后来到鲍刚桌上，那汉问道：“此位该多少银子？”小二算了一会，说：“共该一两六分。”那汉对鲍刚说：“请爷称了银子罢。”鲍刚道：“咱是上街找朋友，不曾带银子，写了帐，明日一总还你。”那汉道：“咱们开馆，从无欠帐，哪有闲人写帐。”鲍刚性急，哪里受的住人的言语。便大叫道：“咱腰内无钱，难

道要命不成！”众人俱说道：“这朋友说得好笑。”那汉子也笑道：“吃酒还钱，大丈夫说这丑话，难道赊你不成？”鲍刚满面惭愧，心头火起，大喝一声将桌子掀了，碗筷打得粉碎，起身骂道：“爷不把钱，看你这狗头把我怎样？”那汉道：“你这瞎眼的死囚，敢惹俺太岁爷！”把钞马丢与小二，进步打来。鲍刚手快，把他手抹搁在一边，举左手用力一下，那汉跌倒。鲍刚正要上前踹他，那汉翻起身，复奔鲍刚，二人摆开架式，打个平手，只是那汉难敌。

正闹之间忽然外面有两个人进来，却是郝鸾、周龙。二人在里面听得喊叫，便问小二，小二说：“有个黑大汉吃了酒看了戏，却不开银，反同陈爷相打，陈爷打他不过。”郝鸾听了大惊，便抢入里面，周龙脱了大衣跟了进来。此时鲍刚把陈雷挤至厅角，陈雷正在难支，见了二人进来，心中大喜，叫道：“大哥快动手打这狗头。”鲍刚打开了性，大叫道：“人越多越好打。”郝鸾大怒说：“这贼说得如此大话，待我打这厮。”他走向前一看，大惊道：“此人好似鲍刚的模样。”便上前止住说：“郝鸾在此，不要打了，都是自家人。”鲍刚听见郝鸾在此，上前一看，大叫道：“原来大哥在这里！”陈雷问道：“此人是谁？”郝鸾道：“与你也是兄弟，就是北直燕山人，姓鲍名刚，字子英，绰号披头太岁。”陈雷周龙笑道：“原来是自家兄弟，不是大哥来，险些打错了。”吩咐子弟不要做戏，饮酒的各散。

郝鸾叫小二关了店门，四人离了此处，来到吴府，行礼已毕。郝鸾问：“从那日与贤弟分别，半年有余，不知风公、小姐可在湖广？”鲍刚叹口气，把别后之事说了一回：“如今风二爷在此处置货，小弟因寻不见大哥，故在园中饮酒，与此位相打。不知二位尊姓大名，大哥可曾访着奇人，又不知孙佩好歹，大哥若然知信，可对小弟说一说。”郝鸾便将在西湖遇马俊结拜弟兄，并各人姓名，如今马俊到开封救孙佩等事说了一番。鲍刚听了大喜。郝鸾叫家丁去潘家店请风二爷。不一时风林来到吴府，与众人相见，见礼已毕，问过姓名，风林又拜谢郝鸾道：“前日家兄，多蒙相救。”郝鸾吩咐摆酒，众人坐下，饮了数盅。郝鸾对风林道：“难得台驾到此，可慢慢的置货，在此耍几日。”风林说：“奉诸位雅爱，理当奉陪，因舍下无人，明日就要起程。怎奈路上险阻，还要烦鲍兄相伴走走，不知见可我否？”郝鸾说：“员外宽住几天，今日非待客之酌，明日还要奉候，怎言就要回府？”风林道：“承兄盛意，弟心领了。”鲍刚道：“大哥不必相留，小弟送员外回府，再来相叙。”郝鸾只得依允。风林辞了郝鸾，众人送出府门。

鲍刚同风林回到店中，将帐开了。次日二人上船，竟往湖广而来，非止一日。那日到了襄阳，将货发在张星如行内。风林对鲍刚说：“兄暂住行内，我明日请兄到舍。”鲍刚道：“员外请便。”风林别了鲍刚，回到家中，打发了脚钱。阮氏见丈夫回来，吃了一惊，面上一红一白。风林也不在意，阮氏恐曹公子来，愁到晚上，见他不来，放下了心，收拾饭与丈夫吃了。那得财是阮氏吩咐过的，也去睡了。你道曹公子为何此夜不来。因曹成也是今日回来的，在家查绸缎，所以不来。又听曹代说风林回来了，公子说：“既如此事不成了。”曹代说：“须如此如此，便做长久夫妻。”公子道：“此计甚妙，待成后，把春香赏你，还要赏你银子。”曹代好不欢喜。

且说曹成因丢不下阮氏，故此星夜赶回，将一切交待，又赏了酒菜。曹代陪他吃酒说：“哥哥离嫂子两月就这等急。”又饮一会，曹成说：“酒够了，要去安歇。”曹代说：“小弟知道大哥的心事，多饮几杯，兄弟送你去。”

曹成不知是计，醉得不省人事。曹代便走到自己房内，取了一把尖刀，把曹成驮在肩上，出了后门，往金鸡巷而来。不知曹成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二回 金鸡巷太守白冤

话说曹代将曹成拖在金鸡巷内风家门首，轻轻放下，取出尖刀，暗暗祷告过往神圣：“小人曹代奉主人之命，因阮氏起见，故杀曹成，却与小人无干。”又叫：“曹成大哥你冤魂不要怨我。”祝毕，执刀在手，摸着曹成颈子，一刀杀死，将刀放在风家门首，忙忙跑回府，约有二更时分，见了公子说了一遍。公子道：“虽然如此，若到了官府甚事杀死的呢？”曹代道：“只说风林借了公子五百银子，同曹成到杭州买货，因此谋财害命。再与阮氏说明，一口咬定，小的做个证见，公子再与滕太爷讨个情面，将风林问成死罪，那时家财、货物与阮氏俱属公子受用。”曹公子听了大喜，二人坐到天明，曹代便悄悄走到巷口等候。

再说风林因货物在行，鲍刚亦在行，放心不下。天明起身出房，叫得财烧水洗脸，已毕，出来开门。猛听得地下“ ”的响了一声，拾起看时，吃了一惊，却是一把尖刀，上面还有血迹淋漓。又见门外横着个死人，血流满地，吓得目瞪口呆，魂消胆丧。曹代听得门响，便往巷内一张，见风林手持尖刀呆在那里，打个寒噤，方才喊道：“杀了人了，风林杀人了。”连喊几声。此时街上已有人走了，旁边人家起来的早，听得喊风林杀人，都开了门，看见一个人血淋淋倒在风家门口，不一时巷内人都挤满了。曹代便跟住风林，怕他逃走。阮氏听见外面喊叫风林杀人，急急出来。只见曹代与风林并肩站着，正待要问，曹代丢个眼色，又说：“风林欺心，谋财害命，把曹府家丁杀了。”阮氏是个伶俐之人，听了此言吃了一惊，却早会意。假意叹口气说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，这是前世的冤家，我怎样劝你，你只是不听，却又做得不干净，如今怎的好，我不管你，你自做自受。”这淫妇只念奸夫的心，忘了夫妻之恩，出来说了这宗话，依然进去。风林听了阮氏之言大叫道：“娘子，你怎说这样话来？”阮氏只当不知，已进去了。此时惊动了本坊里长保甲前来，不由分说把风林拴住。那四邻先还有为他之意，及听了阮氏之言，又是有曹府的对头，那个敢来多口。众人挨挨挤挤，拥到府前。里长写了报呈，曹代写了状子。这人命该报县里，方才详府，为何就到了府？因知县前月被上台参了印，是本府代理。这知府出身最大，乃西京人，姓滕名端，字易堂，本做过户部右侍郎。因米相专权，这滕端是个铁面无私之人，哪里容得，便上米相一本，米相反奏他诽谤大臣，圣上念他先朝旧臣，不忍加诛，降职为襄阳知府，年已六旬开外，此时正升早堂。书役参见已毕，放了告牌出来。那些刀笔之人因滕公清正，不敢乱告，告状的都少了。里长把风林押在外面，命曹代跪下，呈上报呈状子。滕公看见是人命重情，就带了仵作，打道到金鸡巷来，街上都来看滕太爷相验。里长将风林带在轿后，滕公来到尸场坐定，仵作相验了一番，上前禀道：“身上并无伤痕，只有颈上一刀致命。”滕公叫过四邻问道：“曹成与风林合伙，谅非一日，往来出入，你们可曾见过？”四邻回：“实不曾见，风林出门之后，曹成才每日往来，今日不知怎样被杀。”滕公听了此言，想了一想，又问道：“风林出门几时了？”四邻说不在家两月有余。滕公问：“可有别的原故？”四邻道：“先前是曹成来的，后就是曹代同公子来，晚来早去，小的们不知底细，求太爷详察。”滕公看状子时说曹成同风林去杭州。问四邻说曹成是出门之后往来，他来之后，又是公子与曹代晚来早去，其中必有原故。把状子一看，有风林妻阮氏，便叫把阮氏带上。衙役答应，带上阮氏跪下。滕公叫阮氏抬起头来。阮氏抬

起头来，滕公看了几眼，这贱人有几分姿色，便笑道：“是了，本府知其中之事了。”叫原差将这一群人一总带到衙门候审。收了尸，滕公便上轿回衙。鲍刚在行内闻知信，则急忙问了路径来到府前。大爷已回衙内。那些看的人站在两旁，滕公升堂，书吏将在案犯人等一一点明，依次跪下。滕公叫道：“曹代，你是曹府家人？”曹代道：“小的是曹府家人。”滕公道：“曹成领公子银子同风林合伙，你可知道？可从实说来。”曹代道：“两月前，曹成领出公子五百两银子同风林在杭州，昨日方回。风林将曹成诱到家中杀死，希图独吞。公子知他回来，又一夜不见曹成回来，今早叫小的寻他，才走到风家门首，正遇风林把尸首移出来。小的见了，便喊叫四邻里长，众目共睹，求太爷公断。”滕公道：“风林杀死曹成，是你亲眼看见？”曹代说：“是小人亲眼看见的。”滕公叫件作问道：“曹成伤痕，是今日杀的，还是昨日杀的？”件作道：“小人不敢蒙混太爷，但看他地下血成饼，色变黑，颈下伤痕俱变淡紫。若是当时杀的，不被风吹，其色鲜，看这伤痕是有多时，况浑身冰冷。若是才断气的，心不能如此冰冷。”滕公道：“这人不是才杀的，你且下去，且带风林上来。”只见衙役将风林带上，风林跪下道：“小的是冤枉，被人陷害，求太爷作主！”滕公问：“你是甚么人，做甚生意？”风林道：“小的本籍是开封府人，胞兄风竹曾做过太常寺正卿之职，书香后代。平日开珠宝店，世守本分，从不多事。”滕公道：“你既知礼法，为何谋财害命，把领曹家本银，同曹成杭州买货，为钱事杀他，从实招来，免得本府动刑。”风林道：“小的是自己本钱，两月前因开封府来了一个亲戚，要往杭州去，小的把前妻所遗一串珍珠，在伍林生店内换了四百两银子，同这亲戚往杭州，不曾与曹家借贷，求太爷公差将伍林生叫来对质。小的货物在张星如行内，求太爷问张星如便知。”滕公道：“且把阮氏带上来，本府自然问明。”左右将阮氏带到。滕公问：“你丈夫做犯法事，你也该劝他，你怎坐视不管？”阮氏却不曾与曹代会过口供，方才滕公问曹代，他又未听见，便回道：“小妇人再三劝他，他说妇人家晓得甚么！昨夜三更就把曹成杀了，却与小妇人无干。”滕公道：“一件人命，三样口供，本府且问你，这曹成是两月前同你丈夫去的，怎么去后又有个曹成到你家呢？”阮氏见太爷顶真，脸上就变颜色。滕公又问道：“曹成不来，曹公子与曹代每晚来家是为何呢？”阮氏越发变了颜色，心下着惊说道：“哪有此事！”曹公叫四邻上来。先在尸场顶曹代的那人姓郁名四。郁四上堂跪下，滕公问道：“曹成在风家来往你可知道？”郁四道：“不瞒太爷，自七月十六日风林出门之后，他家有个小使名叫得财，拿一块银子，烦小的替他买鱼肉等物，小人问他做什么，他回小的说舅爷在家，又嘱小人莫告诉人，时常请小的买办。小的留神，却是曹成。不上两三日曹成就来了，又是曹公子同曹代到他家，不知做什么勾当，大老爷不信，只把得财拿来便知。”此时曹府家人听了心惊，也是风林为人好，才有此人代他回公道话。又只见春香哭上堂来，禀道：“小妇人的丈夫被风林杀了，求大老爷做主。”滕公道：“你且下去，本府自然还你个凶手便了。”便拈了三根朱签，去叫张星如、伍林生、得财三人听审。又令风林、阮氏、曹代、春香四邻旁边跪下，滕公吩咐衙役，夹棍要坚，鞭子要紧。衙役答应一声，板子、夹棍丢了一堆，吓得曹代阮氏魂不附体。那些看的人无不称快。但不知滕公如何断法，曹代阮氏怎样招出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三回 假传圣旨害忠良

话说滕公叫衙役摆了刑具，又把风林叫上问道：“这阮氏可是你发妻？”风林说：“阮氏是小的继室。”滕公道：“是了。他的口供不一，曹代状上是借曹公子本银五百两，十八日出门的；阮氏说领四百两。曹代说风林今早杀曹成，阮氏说昨晚三更天杀的。四邻又说风林十六日起身出门之后，先是曹成走动，后是曹公子往来，既风林同曹成出门，岂有后又往来两日之理，其中必有妒奸之事。且待那三人来时，便知明白。”

不一时公差拘三人到堂，滕公先叫伍林生上来问道：“风林三月前，将甚么东西与你行兑换多少银子？”伍林生道：“小的开行，出入多了记不得，却逐日有帐，求老爷看帐便知。”遂呈上一本帐簿，滕公查到七月十五日，果有珍珠一串换银四百两，下注金鸡巷，风二员外亲换。滕公看毕，也不说出。又叫张星如上来，问道：“风林是几个人到你行中卖货，有多少银子货物？”张星如说：“昨日有一个姓鲍的亲戚到小的行卖货，货值四百余金，现有杭州潘锡如行内的发票。”滕公听了，问曹代道：“风林借曹府本银是几百两？”曹代道：“四百两。”滕公道：“你这刁奴才，你状子上写的是五百两，你才见他说四百两，你就说四百两。”又对阮氏骂道：“我自然拶你这贼妇，你才好好直招！”又叫得财上来。那小厮未见过官，走上来也不跪，只是呆呆站着。滕公叫左右不可惊吓他，笑问道：“曹成是你家舅爷，日日来家歇宿，今日却被何人杀死？你可从实说来。”得财见官问他，便哭着跪下说：“舅爷不知何人杀死，日前与娘娘同坐同吃，夜里与娘娘同房歇宿。”滕公听了大怒，指着阮氏道：“你这贼人，做得好事！”喝左右把贱人拶起来。

左右正要动手，忽报禀：“圣旨到了，请爷接旨。”滕公听得旨下，哪里还审官事。吩咐将风林阮氏曹代收监，张星如武林生等放去，得财邻人差押，着春香回曹府，待接了旨回来审。衙役将三人押下监牢，阮氏被风林骂个不休。那些看审之人挤在旁边，皆看接圣旨。堂上摆了香案，只见一个钦差，八名校尉走到上面，滕公俯伏在地，那钦差开读圣旨：

圣旨已到，跪听宣读。诏曰：朕念尔滕端乃先帝旧臣，不忍拿诛，降职为湖广知府，令尔改过前非，仍官还原职。今由督抚奏尔虐民酷吏，本当正法，朕禀遵先帝之遗训命锦衣卫锁解来京严审，该部候旨定夺钦哉。

滕公谢恩已毕，那校尉上前剥去冠带，上了刑具，将圣旨供在案上。那些看的人听见读过圣旨，拿下滕公，个个发怒喊叫，闹出府门。

不一时，街上锣声大振，士民人等，手内各执兵器，足有几千人拥在府衙，众人齐声乱喊道：“滕太爷为官清正，不贪民贿，不用屈刑，如何不行升赏，反要拿问，我等合力保留，不允者，我等先杀钦差。如今天下荒乱，奸臣当道，强者各立一方，我们就保滕大爷为王，有何不可？”内中有知事的说：“看钦差怎样，慢作商量。”鲍刚跟着大叫道：“列位，既是奸臣当道，屈害忠良，滕老爷清正，今被拿问，万死一生，不若反了，有咱承当！”那些人说：“这位好汉到有义气，又有胆量，就把他做头脑。”三三两两，胡言乱语。

且说滕公与锦衣卫在内堂说话，这锦衣卫姓龚名进，乃滕公乡亲，今奉

拶(z n, 音赞 上声)——旧时用一种叫拶子的刑具夹犯人的手指。

圣旨也不得已。正说话间，听见外面衙役禀道其事，滕公听了大惊，与钦差来到大堂。众人见了喊道：“太老爷有功于社稷，无罪于朝廷，如今不恩赐升赏，反来加害，小民等情愿不避刀斧，保留太爷。”滕公道：“众位贤民，此言差了，我有罪无罪，进京自有分辨启奏皇上，若诸位如此乱为，本府有灭门之祸，非是爱我，是害我，若全我名，终世不忘。”众人道：“只请钦差大人先回，我等连名保奏，不准再商议。”钦差问众人道：“你们不要如此，皇上旨意写得明白，解京候审，有罪无罪候旨定夺。你们写表进京，皇上看了你等的意思，自有还在之日。”众人听了，气渐平些，滕公作谢众民。众人出了府门，议出几个头领写成表，又凑三百余金，又议几个人跟公差进京。次日众百姓哭送滕公上船方回。滕公安慰一番，开船往北京而来。此乃米相恨滕公的前仇，故假传圣旨。到京之日即禁天牢，并无发落。百姓表章何能上达，跟去的年老绅衿无计可施，只得各自回家。

再言曹公子，听得知府相验之后，回衙审问，家丁来报：“太爷审真了！各人口供不同。”那曹若建心内着惊，又闻圣旨来拿滕公，方才放下心。本城有个二府，费了许多银子，在上司处谋署知府的印。曹公子探得此信，心中大喜。原来这二府姓王，乃曹尚书的门生。那日王二府到了知府任，晓得风林公案事情，第二日上街拜客就到曹府。门上通报，公子即时接进，行礼已毕，公子道：“恭喜世兄荣升，弟尚不曾拜贺。”王二府道：“这是上司之意，世弟怎敢自为。”公子道：“此乃世兄巧言，小弟有一事还望兄周全。”便把风林之事说了一遍。王二府笑说：“总在世弟身上，只是那俏佳人到手，世兄却如何谢弟？”公子笑道：“自有些须微敬。”王二府道：“这不敢相领！只要世兄在老师面前提携足矣。”公子道：“总在小弟身上。”王二府告别回衙，公子送出大门。

王二府回到府内，示期某日将风林人犯带齐听审。那些书役忙个不住，公子带了银子上下都买通了。把前供尽皆改去，将郁四得财二人弄在一边，不让他上堂。这也是风林该受人害。鲍刚日日府前打听，那日午牌时分，王二府升了大堂，提出风林阮氏跪下。王二府也不叫四邻，只叫风林上来跪下，说道：“禁城之内，怎敢谋财害命，杀死曹成，从直说来，免受刑罚。”风林上前哭诉，与滕公一般。王二府大怒，道：“滕端是你买嘱，本府怎肯徇私，不夹如何肯招！左右，与我夹起来！”那值日差役受了银子，无不用心，一时将风林夹起。风林死去半晌，方转还生，叫道：“小的受刑不起，愿招了。”鲍刚听了“愿招”二字，无可施設，便出了府门，回行收拾行李，又付十余两银与行内，托他照应风林，自己奔杭州而去。

风林招道：“小的实领曹府本银五百两，同曹成买货回来，一时浅见就将曹成杀了。”二府道：“货物在哪里？”风林说：“在星桥张星如店内。”二府叫风林画供，松了刑具，将阮氏曹代放出，将风林发在死囚牢里，发封皮到张星如行内，封了货物，将曹成棺木掩埋。然后退堂，改了口供，申详上司。这阮氏回家收拾细软，一乘小轿抬进曹府。不表。

再说风林下狱，亏他平日待人有恩，这禁子都平日受过恩典的，都来替他上药收拾。有些口快的报信说阮氏进曹府去了，风林听了气上加气，不知鲍刚哪里去了。那襄阳满城百姓个个皆知阮氏先与曹成有奸，后与公子有奸，命曹代杀了他来害风林，又只恨那王二府受贿出害良民，俱是敢怒不敢言。

那些受过风林恩惠的人，今见他受枉，都来买着禁子照应他，此地怨声震地。曹公子恐怕弄出事来，便亲自到上台断理，把风林问了个禁城白日谋财害命之罪，不待京详，只候督抚发下王命，立时处决。不知风林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四回 重改口供顺奸恶

话说王二府受了曹公子贿赂，将风林屈打成招，问成死罪在狱。又见怨声散满全城，恐怕祸来，又亲到上司处谋干，将风林问个白日谋财害命之罪，不等京详，只候发下王命就要处斩不提。

且说鲍刚离了湖广，晓行夜宿。那日到了杭州，进了城直奔吴府而来。到了大厅，只见众人围一大汉，在那里说话，你道这大汉是谁？原来就是马俊，从开封府来，所以众人围着讲话。郝鸾见鲍刚也回来了，心中大喜。马俊问了鲍刚姓名，鲍刚又问常柳二人的姓名，大家见礼已毕，郝鸾邀进书房坐下。马俊见鲍刚生得肩宽背阔，心甚欢喜道：“久闻兄的大名，今日才得相会，名不虚传。”鲍刚道：“小弟是有勇无谋之人，怎比得兄长文武双全的英雄。”大家说了一会话，家人摆上酒肴，依次坐了。酒至数巡，常让说：“前日周兄回来，说马兄在开封干出这些事，小弟听了抖衣而战，不知仁兄怎得脱身，孙佩贤弟如今怎么样了？”马俊道：“小弟险些不得相会诸兄。”将前后之事说了一遍。郝鸾听了，无不称说道：“不是马贤弟有通天手段，焉能得脱圈套。”郝鸾见众人俱是欢笑，惟鲍刚闷闷不言。郝鸾问道：“贤弟与风二员外上襄阳去两月有余，今日方回与马兄相会，贤弟因何不悦？”鲍刚见问，就把风林被害之事细说了。马俊听了，大叫道：“天下哪有这等不平之事！待我救了孙佩回来，到襄阳杀那赃官并奸夫淫妇，救出风二员外，方显大丈夫的手段。”鲍刚道：“兄长请放心去开封府去救孙佩，这风二员外在小弟身上。”马俊道：“非俺不能救孙佩，无奈无帮手。这一回去要个胆大些的方可成事。”鲍刚道：“小弟襄阳去也要帮手才好。”周龙道：“小弟不才，愿与马兄到开封府走走。”马俊道：“若是贤弟同去，不怕救不出孙佩。”周顺想马俊是个黑夜做事的人，却不敢与他同去，这鲍刚决不象他那样做事，不如同他去走走，便说道：“愚兄同鲍贤弟走走。”鲍刚看了周顺两眼，暗想：“动武要须这样汉子才惊人。”便说道：“好，好。”郝鸾道：“非是愚兄怕事，怎奈我母舅屡屡与奸相作对，令马兄弟到开封府劫狱，是件犯法的勾当，鲍兄弟到襄阳或是牢中劫出，或是劫场抢救，亦是惊天大事，两处得了手，总要到杭州相会，倘被人知，竟传出吴府存留劫狱的人犯，奸相再上一本，岂不害了母舅全家？据我想来，必须寻个下落，方好两下归一，不在杭州，与我母舅无干。”常让道：“兄言正是。”陈雷笑道：“小弟倒有一个去处。”柳绪道：“兄长有何去处？”陈雷道：“等马兄鲍兄四人去后，我同郝兄竟上铁球山，与焦豹、王常、樊冲三人聚义，招军买马做他一番！”众人听了，齐声说道：“妙极！妙极！要去，择个好日子起身。”计议定了，常让道：“小弟有一事奉告，闻柳年伯升了礼部尚书，柳兄弟奉母命进京看父亲去，明日起身；小弟母舅升任扬州太守，亦奉母命致贺他，亦是明日起身，不能相送诸兄，待事毕之后，小弟二人再到山相会。”郝鸾道：“二位贤弟既奉婶母慈命，愚兄怎好强留？”众人饮到更深，常柳二人与众人洒泪而别。

不言常让次日往扬州，柳绪亦往京都而去。且说郝鸾等过了一宿，次早马俊、周龙、鲍刚、周顺各各收拾行李，多带银子，辞了郝鸾陈雷，分路往湖广开封而去。郝鸾往后堂，辞别母舅表妹，道：“愚甥在此许久，要回去

走走，多则两月便来。”吴夫人说：“贤甥早去早来，忽忘母舅嘱咐。”郝鸾道：“愚甥晓得。”便出来吩咐家人小心办事，又叫将行李送在陈雷饭店，随后到了陈雷饭店，陈雷叫人收拾已毕，同郝鸾背了行李，又吩咐小二好生看店，二人离了杭州，竟上铁球山来了。非止一日到了山寨，陈雷引进郝鸾与焦豹、王常、樊冲等相见礼毕，见厅上走出风公。郝鸾一见，想起陈雷说一个姓风的，谁知果是风年伯，连忙上前拜见。风公见了，惊喜非常，二人各叙别后情由，又告知救孙佩的事。风公听了，心内悲伤。那焦豹见郝鸾相貌端正义气，愿让郝鸾为大王，郝鸾再三推辞不过，只得允情。当日杀牛宰羊，祭天告地。焦豹挽陈雷、郝鸾在聚义厅上正中坐下，张魁、樊冲率小头目参见已毕，又犒赏喽啰在大厅饮酒不表。

且说鲍刚周顺，那日到了黄昏，抵达襄阳，到张星如行门首叩门，里面打杂的出来开门，认得鲍刚，后面又跟个大汉，便请至厅房坐下。行主出来相见，礼毕，问了周顺姓名，用了晚饭，摆上酒来，三人饮了几杯。鲍刚问道：“咱去后，不知王二府将风二爷怎生审法？”张星如叹口气，道：“好人莫有好报。”就将曹公子到上司谋干，及阮氏淫妇已入曹府，并将货封了，只等王命处决等事一一细说。鲍刚听了大怒道：“天下有这等狗淫妇，上天怎不报应他呢？反了！反了！咱怎肯与王二府干休。不杀这淫妇不为大丈夫！”张星如劝了一会，各人安慰。次日清晨，梳洗已毕，鲍刚穿了玄色箭衣，里面带了银子，宝剑藏于腰内，外系鸾带。周顺穿花布的大衣，腰束丝带。鲍刚叫他暗带双刀，别了张星如，走上街来。听见行人骂王二府，又见一人拿竹子在街上叫道：“你们各家关门，今日出人呢。”那些开铺的听了，纷纷将店门关上了。又见些贫穷百姓，手拿香烛纸钱，齐说道：“我们都去法场，等风员外来时，我等将纸钱烧了谢他昔日之恩。”鲍刚听了，扯住一个问道：“你们说出斩甚么人？”那人道：“今日出斩的是我恩人风二员外，被淫妇奸夫屈害，今日王命到了，在西市桥处斩。我等无所报答，故将纸烧化，可聊表寸心。”鲍刚听了此言，回过头来对周顺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咱们来得凑巧，喜得带了兵器来，且跟他们去看看。”周顺道：“甚好。”二人走到西市桥边，见礼祭之人一路不计其数。此时还早一刻，未曾绑来。鲍刚看有座酒楼，离法场不远，那店伙计收拾关门。鲍刚上前说道：“俺是过路的，不意法场阻了去路，况且肚饿，借你楼上吃些酒饭，自然与你银子。”店小二不知好歹，便应道：“爷们既要吃酒饭，请上楼坐。只是一件，王老爷公座紧靠着酒楼底下，爷们切不可高声。”鲍刚道：“俺们晓得。”便同周顺上楼坐下，小二捧上酒肴，二人狼吞虎咽吃了一顿，小二又送上酒来。鲍刚对周顺说道：“俺们来得这样凑巧，俺们多饮几杯壮壮神，好与这班狗头厮杀。”周顺道：“早知今日要斩风二员外，也叫陈雷来相帮相帮，今日眼睁睁是救不成了。”鲍刚听了此言，圆睁两眼对着周顺道：“这样一个大汉子，这般胆小，俺同你来，又不做买卖，又不看亲戚游山玩景，原是救风二员外性命。恰恰是他典刑之日，正是天不绝风二员外，方才遇着俺们前来。大丈夫要做惊天动地之大事，才算得好汉。只等风二爷绑来，你我跳下楼去杀了监斩官，救了风二爷出城往铁球山，也有些光辉，好见郝大哥。你若如此胆小，见杀不救么？”周顺暗想道：“前日同马俊到开封府，他还是夜里私行，鬼头鬼脑的做事，今日这鲍刚青天白日要劫法场，这胆也不知多大？”便又和颜劝道：“非我胆小，劫法场不是小事，他自然有守城营兵围护，况我二人初到此处不识路径，倘若他将城门关了如何是好？二者他的人多，你我只二人，

顾前不能顾后。三者要再得一人方好，要一人在前开路，一人断后，一人背了风爷，方保无事。我们做好汉的也要识些时务，何必将性命白白的送于小人之手？仁兄须要三思而行。”鲍刚道：“你说的多是书儒之言，这城内能有几个营兵，却也不在俺心上。况且一人拼命，万夫难当，你是个要命的，待弟一人救他。”正在讲话之间，楼梯响处，上了一个人来。二人吃了一惊，但不知上楼的是何人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五回 救风公一人报德

话说鲍刚周顺二人正说话时，只见楼下走了一个人上来，相貌凶恶，口中叹气：“罢了，罢了！今日同这一班狗头拚命。”鲍刚坐在上面心想：“若得此人帮手，大事成矣！”那人看鲍刚，心内想：“若得二人相助，不怕不成。”又在腰间取出两支铜，约有四十多斤，放在桌上“咚”的一声，大叫道：“快取酒来。”周顺细看，却认得那人，叫声：“贤弟，往何处来？多时不见你。”那人大笑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，帮手有了，原来是周兄，小弟得罪。”鲍刚见周顺认得那人，便道：“请过来同坐。”那人与鲍刚见礼坐下，便叫小二添杯筷酒来。那人不管好歹，也不让让，就如两三个月不曾吃饭的光景，狼吞虎咽，吃了一饱，又筛了几杯，方才问道：“此位尊姓大名，贵处哪里？”周顺道：“此位顺天人氏，姓鲍名刚号子英。”那人起身说：“久闻鲍兄大名，今日相见，三生之幸。”鲍刚说：“请教兄长尊名。”那人道：“小弟扬州府县人氏，姓曹名双字德先，绰号病钟馗。今日有件大事，在此吃三杯酒助兴，不想竟在此相会二兄。”周顺道：“前日有人说你在外贸易，今日却在此。”此时曹双叹口气说：“小弟蒙众友凑三百余金办了杭货来湖广，刚上一小船，得了风寒病，行到半路遇大盗将我货物行李一劫精光。小弟权在三宫殿住着，不想病了一百天，只得沿门求乞。那日在珠宝店门首，一位中年员外见小弟犹如亲友，又问了小弟姓名人氏，请我进去吃酒饭，又赠衣服、行李，又与我白银十两。我问姓名，方知是金鸡巷风二员外。那时小弟行在半途，遇见焦哥，又赠我百多。这几年仍在外贸易。闻得风二员外处斩，不避刀斧要劫法场救他，以报前恩，欲烦二兄相助。”鲍刚听了此言便跳起来叫道：“好爽快，我们也是为此事。”三人说先杀王二府那个狗官，然后杀那淫妇奸夫。周顺又把杭州结交郝鸾之事说了一遍，“我们劫了法场，救出风二员外上铁球山。”曹双道：“好。”鲍刚道：“我背风二爷跑，曹兄断后，周兄开路，只等风二员外绑出来就动手。”

且说禁头听了杀人信，备了酒肉与风二爷吃。平日风林为人好，一入牢中禁头又不上刑具，安心在内养活，活得比先前胖了好些。只见一班禁头办酒肴，有人进来说：“风二爷到此半年有余，小的未曾孝敬。”风林说：“我自下监，未曾敬你们。”摆上酒来，吃了数杯，风林说：“半年多了不见上司批发，思早归九泉，省得费用你们钱财酒饭。”禁子劝他一番说：“岂不闻‘逢着好花采几朵，逢着好酒吃几杯。鬼门关无花采，地狱门中酒市稀。’”风林听了此言，吃了一惊说：“大哥此言敢是京详到了，是我出头之日？”禁子跪下哭道：“小人不能替二爷伸屈，曹贼在上司请了王命，不等京详，今早本官说督抚批下，今日午时三刻是二爷喜期，小人闻知不忍。”说罢又哭。风林听禁子之言，呵呵大笑道：“苍天，苍天，我只说不知几时出头，上天，今时快活了我了。”只见众人进来恭喜，风林说：“各位奉上司之命，无半句怨言。”说罢将衣服自己脱下说：“请列位绑了我。”众人见此光景，无不伤心下泪。莫奈何，只松松绑了，禁子掉泪送牢门。风林又对众人说：“来生补报。”押到大门之外，二府坐了轿，先到西市桥，四个守备点齐了兵，押护而行。行不多远，就有人祭。从曹府门前经过，只见那些贫民施钱化纸，哭哭啼啼骂奸夫淫妇。曹府家丁想来阻住，看势头不好，只得忍了。风林来到法场，绑在桩上。刽子手领了花红，那活祭之人不知其数，都在旁哭，王二府标了行刑。且鲍刚三人看得明白，那祭奠之人有数百还多。叹道：

“风二员外行善之人。事不宜迟，早些动手。”三人把衣服脱了，整理停当，各执兵器。鲍刚用手推开窗户，大叫一声如雷一般：“狗狼养的，不要动手，披头太岁来了！”“扑通”一声跳下楼去。曹双、周顺叫道：“病钟馗、火判官来了！”众兵丁听得喊叫之声，见楼上跳下三个大汉，手持兵器，来劫法场，呐喊一声惊天动地。不知三人可救得风林性命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六回 杀赃官百姓沾恩

且说鲍刚三人从楼上跳下，大叫道：“你们这班狗头，休要动手，俺们来劫法场了。”那些兵丁听得有人劫法场，正要上前，被一阵冷风逼住，原来鲍刚宝剑出了鞘，一时寒风冲人。跳下楼时正在王二府背后，那王二府正要提笔判刑，听得大吼一声，唬得把笔丢了。鲍刚砍了四个兵丁，抢入篷内，王二府见黑汉提剑砍来便跑，鲍刚手快，赶上一剑砍为两段。鲍刚又砍了两三个兵丁，到了桩前，割了索子，把风二爷背在身上，曹双帮忙扎好。鲍刚喊叫：“我绿林中好汉特来劫法场，救风善人出城，让我者生，阻我者死！”此时众兵丁和祭的人纷纷退远，那四个守备见劫了法场，拨马当先大叫：“无名野贼焉敢大胆。”鲍刚显他的武艺，奔上便大叫道：“不知死活的狗头，焉敢拦俺的去路！”仗剑砍来。四个守备抵敌不住，只得退后。鲍刚手起，一剑砍了中间一个守备落马。曹双见鲍刚来帮他，他便赶上前去又一剑打死了一个守备跌下马来，那两个守备只得往后路逃去。被伤兵丁谁敢阻他？那些兵丁见鲍刚三人凶恶，杀了两个守备，内有个少年兵丁正端着弯弓要射风林，一个人说：“当初你父亲死还是风二爷买的棺材，你不报恩？”又有个兵丁要用挠钩勾他。有一兵说：“没良心，你妻子是哪个娶的？”那人便不动手。鲍刚骑了守备的马寻路出城。街市中听见劫了法场，各家关门闭户，哪里关得及门？有个胆大的看见鲍刚骑马跑来，指道：“转弯才是北门。”走不多远又走错了，有人指他走到城门口，守城人半拱手说：“爷们不要动手，城已开了，请爷快走！”鲍刚三人保了风林，出城奔大路而行，走了五六十里方才叫风林歇歇。曹双上山到那僻静之处打劫些孤客，剥了几件衣服，来与风林穿了。各诉前情，风林拜谢三人救命之恩，言毕四人取路往铁球山去了。

且说城内见盗贼去远，方才领着兵丁，赶出城来，赶了半天不见了，只得收殓王二府并二个守备，清理街道，文武各官写了盗贼抢劫法场杀伤官员兵丁的详文申详上司，缉拿凶盗。那曹公子听得劫了法场，抢去风林，恐惹出是非，便与阮氏商议带银子往表兄张澄如任上去安身，不题。

且说马俊周龙到了开封府，二人在饭店吃些酒饭，走到一个树林内，二人坐下。到一更时分，马俊对周龙道：“愚兄要去了，将这行李放在树林之内，事完来取。”二人来到吊桥，马俊说：“你在破城坡之下等我，我救了他就来，千万不可走动打盹。”周龙道：“晓得，仁兄放心，”马俊便抓把土一洒升空如飞，到了县监便收了法，落在屋下。只见狱卒巡更甚严，已有二鼓，想：“知府被我吓了一次，如此防守。”取出断魂香，口内先衔解药，那香从屋上丢下去，狱卒人役打几个涕嗅都躺倒了，梆子、铜锣洒在地下。马俊从屋上跳下来，找到孙佩所在。只见点着一盏灯，便念了一遍解锁咒，把门推开，见孙佩睡在左边床内，罗先生睡在右边床内，二人讲话。马俊走上前，把手一拱低声叫道：“罗先生，晚弟一向少来看你。”马俊义叫声：“孙贤弟可好？”孙佩吃了一惊，叫道：“仁兄好大胆，上司批文各处缉捕你，你来做甚？”马俊说：“奉郝大哥之命救你出去。”孙佩道：“仁兄能飞上屋，小弟如何去得？”马俊道：“俺背你出去。”便将刑具去了，对罗先生说道：“非我薄情，奈我只救得一人，不能再救先生。况孙佩是没有家眷的，先生是有家业的，我此时救你出去连累家小不美。先生放心，待我想法来救你。”先生道：“壮士之言正是，你二人前程远大，快去！”孙佩道：

“晚生去了，恐连累先生。”先生道：“不妨，你二人快去，我自有主意。”孙佩有不忍之意，洒泪而别。马俊取条绳子，底下是布，孙佩在兜内坐下，自己带着绳跳上屋去，把孙佩扯上了屋，背在身上，沿屋跳到城边，依旧照前兜住孙佩，扶到破城垛处，低低叫声：“周贤弟。”周龙听得城上是马俊声音，答道：“在此。”马俊说：“好生接着孙贤弟。”便将索子放下去，马俊跳下城来。过了城河，到松林之内，取了行李。孙佩又问了周龙姓名，三人连夜奔去。次日到了一个镇市上，孙佩洗了澡，换了衣服，奔山东大路，往铁球山来了。

再说罗先生见马俊去后好一会，故意喊道：“不好了，马俊把孙佩救去了！你们快来！”惊了隔号的人。那些巡更的人听得喊叫，各执兵器奔到狱神堂来。看见那狱卒巡役俱睡在地下，便一脚踢醒了，一齐来到罗先生监，果然不见了孙佩，惊得面如土色，狱官忙进府禀雷太爷。此时正交三更，雷知府审事方完方才退堂，只见家丁禀马俊劫去了孙佩，唬得雷太爷魂不附体，忙坐了大堂，问了几句，即传了马快捕役兵丁赶出城来，四方五路追寻。赶到天明不见，只得领了众役回覆知府。雷太爷提出罗先生问道：“马俊来劫孙佩时如何不叫，马俊去后你才假喊，你还说不是马俊朋友，今看来你必知他起脚窝家。你且说来，本府还放你一条生路，若是不招，必用大刑审问。”罗先生便哭诉道：“青天大老爷，马俊出入从前都晓得的，昨夜三更从屋上跳下来，小的要喊，他手内拿有刀，小的不敢喊。他说：‘我当初弄你来医孙佩，如今孙佩病好，他说连我一同劫去，不料被太爷那番惊唬险遭不测，今日特来救你二人出去。’小的不肯，说：‘我在城里有家业，宁可我死，免得连累家眷。’马俊说：‘你不去亦罢了，我上屋时莫喊叫。’他就竖起刀来说：‘你若喊叫，我事不成，不如杀了你罢。’孙佩讲情，方才饶我性命。他在腰间取了药，抹在小的口内，一时舌头麻了说不出，把孙佩劫去了。药性已过，小的方喊出来。”这雷太爷是清官，见他所说的情实，知马俊本事，仍将罗先生收下，只把禁卒打了几板，申详上司，与各州县捉拿马俊。不知可拿得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七回 风栖霞误入烟花

话说周龙、马俊、孙佩三人离了开封，往铁球山来了。非止一日，到了山寨，见了郝鸾人等，又见了风公。他翁婿抱头大哭，各诉离别之苦，又见过岳母。正在叙话，又见喽啰报道：“鲍爷劫了法场上山来了。”众人请上厅来，风林与风竹骨肉相逢，各诉苦情。众人问曹双名姓，鲍刚马俊各说劫狱劫法场事。言谈之间说只有风小姐一件公事未完，从此以后山中招兵不表。

且说风栖霞被莫上天拐在扬州，不料途中不服水土，身染重病，幸喜医好了，迟十余日方到扬州。莫上天父子商量卖他到乐春院里去，银子才得多呢，便去请了一个妈儿来看。这个妈儿是乐春院官妈，一见小姐容貌，喜得老虔婆心痒难抓，便问姑娘多少年纪。上天道：“有十八岁了。”风小姐见妇人举止不正，不与他叙话。那婆子同莫上天回到院内，正遇见本城二个篾片，一个叫张三，一个叫李四，历年在院作牵头的。见了上天是北方人口气，便问：“此位是谁？”妈儿说：“不瞒相公，他是开封府来的，带了一位姑娘前来投我，二位相公来得巧，在此做个中人。”张三李四听了此言，满心欢喜，要落几个媒钱，便说：“好事，好事，恭喜妈儿发大财。”妈儿扯张三李四到后说：“姑娘人品好，烦二位相公从中撮合，成事之后，老身感谢白银三十两。”李四道：“姑娘叫甚名字？”妈儿道：“不曾问得，事成之后重谢你们。”李四道：“你如今愿出多少银子买呢？”老妈道：“难得这个姓莫的愿卖与我，我如今情愿出银子五百两，若不够再添几两。”李四听了便与张三丢个眼色道：“妈妈你陪莫大爷坐，我二人商量好与莫大爷说话。”张三李四至无人之处说道：“我们作了半世蔑片，不曾赚过大银。今日这事，听口气千金可出。莫兄是要卖的，我们只允他三百银子，万不得，只允他四百银子，看他口气何如？如若肯了，多下有银子我二人均分。若姓莫的依我们，我叫他多要些，不怕妈儿不出。”二人来到厅上，来问尊姓大名。莫上天道：“小子姓莫名上天。”二人道：“失敬了。”上天又问他二人姓名。妈妈叫厨上办酒，张三李四道：“我们看看回来好讲价。”妈儿道：“不消相公去看。”莫上天是油口光棍，见人面目知人心事，说道：“看看何妨，回来价钱好讲。”三人起身来到茶房坐下，莫上天说道：“小弟已知二兄尊意，我只要银六百两，多了奉送二位。”张三李四见莫上天说话在行道中，说道：“莫兄明人，方才允了五百两。”莫上天只是摇头，吃了一会，谈完了事，回到院中，妈儿摆酒坐下，吃了酒饭，妈儿问道：“不知那位姑娘与莫相公什么亲，叫甚名字？”上天依仗张三李四的力便不瞒，说道：“三位，那个女子是有亲人父母的。乃太常寺正卿风竹之女名栖霞。”又将遇难之事说了一遍。李四说道：“管你正卿不正卿，女子卖与我们，凭我做证。”妈儿道：“将银子买人，依我院内规矩，但不知莫上天要多少银子？”莫上天道：“外事问人，就拿大帽子磕他，况张李姓二兄在此，不说虚头，看价要银不二价，实价要银千两。”妈儿说：“中等女子哪要众多银子？”上天说：“风小姐乃黄花女子，官宦人家小姐，琴棋书画、吟诗作赋件件皆精，难得这宗银子，却是担着厉害，如何不值千金？”李四说：“莫兄请让些。”又对妈儿说道：“莫兄要千金，你难道就应他一千两吗？丢掉他的再讲你的，却也要还他价钱，让我们好说着。”妈儿说：“少不是路，实与你五百两。”

篾片——旧时富豪人家专事帮闲凑趣的门客，目的是捞取一点好处。

上天道：“哪里有还个对合的道理，哪有许多虚头。”李四道：“适才我们看得明白，果然上等人才，须与他八百金，若肯就兑银子。”妈儿道：“张李二相公不是当玩耍的，不是空口讲白话的，一千八百既是二位相公说了，添上一百罢。”上天摆手说：“八百都不肯。”李四说：“一个一千，一个六百，张三兄又说八百，只少二百两，我如今有个道理，且将姑娘接到院中住了，过几天肯接客，就是八百两不为多，若还不从，还是六百两。”妈儿说：“不允八百两。”张三说：“只要肯接客，我二人打听，大嫖客不愁这二百金。”妈儿只得依了。当晚莫上天三人各回去了，就将此事对父亲说明。次日莫老对风小姐说：“今日定下了船，请小姐先到船内，行李随后，不消十天父母团圆。”小姐道：“多承老丈同令郎，到那时重金相谢。”轿子已在门外，小姐上轿，上天跟到院来，轿夫是吩咐过一直抬至后楼放下。妈儿领众姐妹上前接见，请小姐下轿。道：“莫相公是我侄儿，老身请姑娘来玩玩，又恐小姐见怪，所以今日悄悄的请小姐玩几天再送小姐上船。”小姐见妈儿有些犯疑，小姐又见那些女子打扮妖娆，口内不知说甚么，立住脚问道：“莫老丈父子哪里去来？”妈儿道：“在前厅，请小姐到后面坐。”走到后面却是三间大屋、妈儿上前点了香，请小姐拜神。小姐说：“自幼在家未曾拜神。”丫环说：“奶奶代姑娘拜罢，他是新来的，有些害怕。”且不知风小姐身落烟花，不知接客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八回 常云仙欣逢贞烈

话说风小姐被莫上天拐到扬州，卖与乐春院内，小姐尚不知道，心中犯疑，观妈儿排祭点香，小姐就有几明白了，道：“你们这些贱人，诱良家女子入娼，当得何罪？快叫轿来送我回去！”妈儿笑道：“我儿，你说的好容易话，却不知道来得去不得，如今若是依我说，为娘的还疼你还爱你，作好衣服与你穿，好金珠与你戴，好东西与你吃。若是不从使性子，为娘的吊起你来，剥去衣服打一顿皮鞭。莫说你是正卿的女儿，就是王侯的郡主进了我的门，也要随我呢。俗语说的好：端我的碗，就要伏我的管。”小姐听得此言，急得面如土色，眼睛直睁。妈儿又指着骂道：“你是宦家女子，倚着势力压我，我是不怕的。”小姐哭骂道：“老娼妇，莫说打，就是杀我也不从的。你这老贱人！老娼妇！”骂不绝口，把个妈儿骂得气冲斗牛，心中想到“此女有些傲手，今日要与他一个下马威，他才怕呢。”便命丫环剥去衣服。那些丫环不敢违拗，可怜把个闺中弱女拖倒在地上，上下的衣服剥去，只留中衣。那妈儿紫涨着脸，象杀人的样子，拿了一条水浸的皮鞭，又叫道：“丫头们，把这个不识抬举的小贱人吊起来！”丫环答应一声，取了一条绳子来，恶狠狠的把个风小姐吊起来。那些娼女上前劝道：“姑娘顺从了罢，免得受苦。”小姐口内只是大骂。妈儿提起鞭子，不住手的打了一顿。小姐忍着疼，还骂不止。妈儿心头火起，说道：“老身打死你这小贱人，谁要我偿命？不过丢了几两银子。”举起鞭来又打个不住。妈儿打得狠，小姐忍着疼骂得凶，只打得浑身伤痕。妈儿心内一想：“打死了不好与莫上天讲话。”便对丫环娼女丢个眼色，众妓女假意跪下劝道：“妈妈息怒了，今日饶他，明日我们劝他依从。”妈儿说：“我今日是要打死这小贱人，看你们情面饶了他。”便叫丫头放他下来。内中有个女子叫阮三官，口舌甚利，说道：“妈妈，霞姐新来，等女儿慢慢劝他。”妈儿道：“你们不知道，他是黄泥心，越烧越硬，不要劝他。”阮三官道：“我若不能劝霞姐顺从，情愿领三百皮鞭。”阮三官替他穿上衣服，见他头发蓬松泪痕满面。阮三官劝道：“这也是命该如此。”妈儿道：“若不是众位姐姐讨情，怎肯饶他？”阮三官同众姊妹们劝他上楼去了。又叫丫环寻些定疼药来，将定疼药搽了。众娼女劝了一会散去，只有阮三官低言巧语长长短短说了一回，小姐只是流泪而已。妈儿到前厅，见张、李二人说道：“好个扭手的女子，若不是老身，谁能降服他？”张、李、莫三人见妈儿有气，张三道：“若是小姐扭手，整治他一回，自然怕你的厉害。”妈儿叹道：“将好言好语劝他，他倒装腔作势，叫他拜利市神他不拜，又把我大骂，是我打了他一顿。我这霞姑娘很有些扭手呢。价银就是八百两，只等他肯接客，便兑银子。”张、李道：“这个自然。自古道：水性女子。妈妈你可说些淫言浪话去打动他的心，自然降顺。”当晚三人又在院中吃了酒饭，各自散去。

次日三人约齐来讨信：“可依从？”妈儿说：“不仅不依，连茶饭也不吃，只要寻死，日夜着人伴他。”说完，三人去了。过了十余日依然一样。张、李、莫三人对妈儿说：“我们有一计在此，我们三人上街寻个书生，生得标致，又有要势的人，先与他说明，若依从便罢，如若不肯就行强。或者月里嫦娥爱少年，恐佳人见了标致书生就肯依从，也未可知。”妈儿道：“你们去寻访。”当日三人往四处找寻有容貌有势力的书生，一时难遇。妈儿在院内也不打骂与他，也不逼他接客，反将好言劝他吃些茶饭，不提。

且说常让那日别了郝鸾人等，奉母命到扬州来望母舅姚太守。那日到了扬州钞关码头，叫人挑了行李，直到扬州府衙门内，走到大堂对差役说：“我相公从杭州来的，是太爷的外甥，姓常名让，烦你通报。”门役听了，进内通报。不一时，家人出来说：“太爷有请公子。”书僮叫家人接了行李，打发脚钱，常让走进宅门，来到内宅。只见姚公与夫人立在中堂，笑容满面迎着常让。书僮铺下红毡。常让道：“请母舅、舅母二位大人上坐，待愚甥拜见。”姚公说：“贤甥一路风霜，只行常礼罢。”常让就拜了两拜，夫人扶起。说道：“七八年不见贤甥，今已成了人了。前日闻了你入冀门，真真可喜，姑太太在家安否？”常让道：“家母托赖二位大人，身体康健，时常思念二位大人，特命愚甥前来问安。”姚夫人道：“前日得了京信，知姑老爷升任吏部大堂，如今你表兄亦为吏部主事，多谢令尊提拔之恩。”彼此又叙了些闲话。到晚摆上酒来，三人同饮，酒至数巡，又吃了晚饭，回书房安歇。

次日姚公升堂理事，不得闲谈。常让住了两日，觉得烦闷无聊，而且衙门无事，哪里闷得住。一日用过早饭之后，进内见了姚公说：“愚甥在此数日，不曾出去走走。闻得扬州乃繁华之地，今日特禀母舅大人，意欲街上闲玩，不知母舅允否？”姚公道：“扬州的人奸滑拐骗的不少。”常让道：“愚甥非是贸易之人，不怕脱骗。”姚公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多带家丁，早去早回。”常让听得母舅依允，十分欢喜，道：“愚甥不喜跟随人多，只要一个书僮足矣！”即带了书僮出门，寻闹热街市去顽耍。只见那些店面裹修齐整，货物鲜明。来到一个古董店内，那店主见常让人品俊秀，衣履雅淡，便请到里面坐下吃茶，架上古董听其赏玩。书僮立在门首，见那过往的人甚多，轿、马往来，纷纷不绝。不提常让书僮闲顽。

且说张三、李四、莫上天寻找俊俏书生，寻了几日，三人走得焉哉乎也，缓缓而行。李四的眼快，望见古董店内，坐着一个美少年。李四对张三、莫上天说：“那位相公生得甚好，真是天从人愿。”三人又细看一回，俱欢喜道：“只是如何问他？”李四说：“旁边立着一个小厮，等我去撞个金钟，问他一声，倘有机缘也未可知。”但不知李四怎么问他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九回 篋片邀饮空欢喜

话说张、李、莫三人在街上寻访俊俏才郎。路过古玩店，见一位儒雅风流的少年坐在店内，又见门口站着一个小书僮。三人住了脚，李四道：“你们看店内坐的书生好标致，我们过去谈谈。”张三道：“又不认得他。怎好与他说话。”李四道：“你们略站站，等我去问那小厮。”莫、张走开，李四来到书僮面前叫道：“小哥，你是同相公看古玩的？”书僮道：“正是。”李四说：“你家可是工部徐老爷么？”书僮说：“我们乃是杭州府常老爷家，曾为吏部侍郎，如今升了吏部大堂，公子到这里看本府太爷的，这本府姚太爷是我家舅老爷，问他怎的？”李四又惊又喜，暗道：“果然是位公子，骗得才好压重帽。”离了书僮，来与张、莫二人说如此如此，先着莫老去送信，张李二人故意回头看见常让，便慢慢走进店内，道：“想是常兄。”李四边回头说：“果然，果然！”二人假托熟人，走进店内乱叫道：“常兄，常兄，既到此处，因何沿门经过，就不来看看小弟？”常让见有人叫他，却不认得。常让却不很作大，见二人叫得亲热，立起身拱手说：“不知二位是何处相识？”李四道：“常兄忘了不成？当初小弟们在京曾受令尊老爷的大恩，感之不尽。”张三又说道：“那时小弟们在京，常兄尚在垂发之年。”常让道：“请教二兄尊姓大名。”李四笑道：“小弟贱姓李，名正周，此位姓张名世宏。”常让道：“原来是张李二兄，小生少敬。”张三说：“常兄可是往本府姚太爷衙内来的？”李四说：“姚太爷是常兄令舅呢。”常让道：“正是，正是。”李四说：“闻得令尊老大人升了吏部大堂，小弟们不日进京贺喜，还要求老大人提拔。今日幸然撞见，岂有瞒门而过之礼？”常让见他二人说话不错，便不疑惑了，答道：“小弟初到贵处，不识尊府，未曾来访，另日奉拜罢。”李四道：“岂敢，只是今日既然会见，岂有不尽地主之谊的理，弟备便饭一肴，水酒几杯，聊表心意。”常让见他二人真心实意，他又是斯文打扮，并无半字骗言，便说：“既是二位兄的雅爱，小弟怎好相扰，只是不当。”张李齐道：“说哪里话。”常让与店主拱手作别，店主忙送出店门。常让唤书僮跟随，书僮见李四与公子如亲戚一般，心内有些见疑，怕是拐子，却又不敢则声，只得跟随。过了几条街市，到了乐春院门首，那李四为人尖利，便立住脚道：“小弟舍下还远，张三兄府上陋居，不敢屈常兄贵步，不如借张兄令姐家坐坐罢。”常让道：“怎好造张兄令姐府上？”张三知李四推却，不好作声，想那三百两银子，只得把乐春院妈儿认作姐姐，便说道：“李兄说得是，请常兄进去。”只见半大不大小黑漆门内有两条懒凳，坐了几个汉子。妈儿见张李二人引一位相公进来，认是个嫖客，起身说道：“相公进去坐，待我进去说声。”李四喝住说：“你舅爷和常相公在此，你家爷不在家，说甚么？”妈儿不知头脑，就不做声。他三人走进厅上，见礼已毕，叙了闲话。妈儿先得了莫上天的信，吩咐丫头不出厅，假装着闭门甚紧。不一时摆下桌椅，端出几样鲜肴，二人请常让入席，相逊坐定，假斯文饮酒闲谈。妈儿到后楼对风小姐说：“我如今不打你，为你费了心思，方才寻了一个少年俊俏的郎君，不是低三下四的人。他父亲现做吏部大堂，又是本城太爷嫡亲的外甥，如今在前厅饮酒，他一个吏部公子配你正卿女儿，况今日是黄道吉日，可与他成了亲，到明日，听任你从他去，只叫他还我本钱，肯与不肯一言为定。”风小姐听了此言，心内暗想：“到如今若是直着性子，量这老虔婆放我不过，恐另想出别的主意，坏了我的名节，悔之晚矣，如今且自答应

他，等那姓常的上楼时节将酒灌醉他，先刺死他，我便寻个自尽，全了我的名节。谅本处官府见他外甥宿娼被害，必不放这老贱人，那时亦消了我无穷的怨气。”便假装回嗔作喜道：“妈妈费了心，既得这贵公子，怎敢不从，只是那日忒打伤了些。”妈儿见是允意，便赔罪道：“当初原是老身不是，以后若打，指上生疔。老身且下楼叫人送酒来。”又对阮三官道：“我儿可与霞娘收拾。”吩咐毕了，妈儿欢喜去了。那阮三官替小姐梳妆，丫环送上两席来，一席是阮三官与风小姐吃的，一席是常公子吃的。阮三官劝风小姐吃酒用肴。可怜风小姐今日是断头路的日子，哪里吃得下，只得勉强精神坐着。将至初更，妈儿上楼说：“常公子酒量不佳，竟大醉了，他上楼时，我儿须要小心陪他，且不可拗他。”又嘱阮三官：“我们下楼去吧。”丫环收拾了碗筷也下楼来。风小姐独自一个在楼上，含悲忍泪坐着。

且说张李二人把常公子灌醉了，叫丫环抬上楼去。妈儿替他把大衣脱了，除了巾儿扶上床，把帐幔掀起，又吩咐几句方才下楼，到厅上和三人吃酒。李四夸自己的机见能干，莫上天催促明日兑银子，不再言说。

且说风小姐在楼上坐着，见众人抬上一个清秀书生，年纪约有二十岁，便暗想道：“姓常的，我风栖霞与你无仇，只是你在富贵之家，你父为吏部，只该发愤攻书，怎么来宿娼家，这是前生的冤业，借你一命出我无限的苦楚，全我一生的名节。”小姐走到桌边，将头上珠翠除下，挽了头发，将身上衣衫脱去，只穿件紧身小袄，束条素裙。收拾完毕，已交二更，看楼中烛影昏黄，听天外雁声凄凄，又想父母与孙佩，不觉伤惨，泪如雨下，寸心刀绞。一面泣涕，一面找寻个匕刀儿，却无寸铁。寻到柜底下，在一柳筐之内有一把五寸长的新剪刀，却是阮三官在此作针线忘下的，不曾拿去。他拿在手中，欲向前刺去，又退回几步。但凡作这恶事的人，战战兢兢，又走向前，又想：“姓常的，却不知你是哪方人，有弟兄否，若有弟兄还好，若是无兄弟，岂不绝常门之后？我风氏要你出气伸冤，也顾不得了。”此时常公子烂醉如泥，一时酒不能醒。风小姐拿起剪刀，恶狠狠奔上搭板，要下手刺常让。不知刺不刺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回 丫鬟泄漏脱灾厄

话说风小姐要刺常公子，常公子乃是个文曲星下凡，后来还中魁元，他原非无心宿娼。况他父为官清正，只生一子，焉能遭此劫数。风小姐起念时，早已惊了神圣，暗中护佑。当下风小姐手持剪刀向前，常让在醉梦中犹如有人将他身子一推，“扑通”一声滚了下来，把小姐碰了一跤，剪刀抛在地下半边。

公子睁眼看时，见一个女子跌在搭板之上，有剪刀一把，吓得魂都掉了。只见那女子爬起，伸手拿刀。常让忙跪在楼板磕头道：“小生一时酒醉不知怎样误入闺中，乞娘子饶我性命。”风小姐终是个女流，不曾经过，吓得魂不附体，况又未曾刺死他，也战战兢兢的跪下说：“我是含冤负屈之人，无奈在此处，求君子还要救我难中之人。”常公子定了定神，想道：“我同张李二人饮酒之时，是在张兄姐姐家厅上，又如何在此楼上？”又见衣服脱去，到底是官家公子有些才学，便站起来说道：“我问你，那张世宏是甚么人？我同他好好在厅上饮酒，如何就把我灌醉了？我怎样就摸到这楼上？你因何拿刀刺我？须从直说了，若支吾定禀官究治。”风小姐听公子之言，不是自愿来的，忙起身含泪道：“请君子坐下，待难女奉告。”公子先是吓慌了，在烛光之后不曾看得明白，转在灯前，见小姐生得如花似玉，品貌庄正，非娼家之人，只得坐下。风小姐说道：“君子是被何人骗哄进来的？”公子见问得有因，便将白日古玩店遇张李二人之事说了一遍。小姐知是妈儿、张三、李四设计的计，说道：“君子，你说是张三姐姐家么，却不是的，此乃扬州有名的乐春园，院内有个老虔婆，万恶多端，那张三李四是他院内的牵头。还有个姓莫的叫莫上天，我是他拐来卖与院内的。”

公子听了此言，发了怒气，道：“可恶，可恶，这两个狗头好生无礼，焉敢如此放肆，与我兄长兄短，明日定要送官处治。你既是院中女子，为何行刺与我？”小姐哭道：“难女非院内之人，是被歹徒拐卖来的，冤情无限，闻常公子正是本郡姚太爷外甥，只求公子对姚公一言方便，便可救出难中人出陷人坑，报得这冤仇，使我父母没世不忘恩。”公子说：“你父母姓甚名谁？今居何处？怎生被拐？可说明白，小生自然相救，拿这班狗头替你泄恨报仇。”小姐忍泪说道：“难女系河南开封府人氏，父亲姓风名竹，曾做过太常寺正卿。因避米贼之害，欲奔襄阳投叔父风林，半途遇强盗冲散，被莫上天拐我到此，妈儿苦苦逼难女招客，抵死不从。今日妈儿说是吏部大堂常老爷公子，难女假认，其实要刺君子，然后自缢，那时令母舅自然拿这些人正法，借报此仇。不料，被公子识破，望其海涵，若肯相救，感恩不忘。”公子听了，正合争春园之事，前月又会过风林，便起身说道：“如此说来，小姐莫非系孙佩贤弟之妇风栖霞么？”小姐见问，吃惊说：“公子怎认得孙佩，又知难女小字？”公子惊喜道：“四路找寻弟妇，杳无音信，岂知身陷于此，今日会面，真天幸也。”就将杭州结拜马俊，大闹开封府杀米贼之事，细细说了一遍，“如今令叔杀了王二府，那马俊同周元、周顺去开封府去救孙佩去了，总在铁球山会聚。明日待小生禀过母舅，拿这贼泄恨。”小姐在难中，遇着不识面的大伯好不欢喜，又把他受苦的情由告诉一遍。

公子穿了大衣，小姐穿上衫儿，二人坐到天明。公子道：“小生临行之时非是小生放肆，小姐亦要假作留情的模样，若是尊了礼，恐被他们识破，走漏了消息，反不美。”小姐说道：“难女知道。”忙梳了头，洗了面，换

了衣衫。妈儿领几个丫环来叩门，公子起身开门。妈儿见风小姐面有喜色，又梳了一个好头，穿了好衣，妈儿心中甚喜，便笑道：“今夜不够睡，何起得这么早呢？”公子道：“因昨日不曾与母舅言明，出来一天一夜，恐他望我，故此要早些回去说明了。午后再来，少不得重重带礼相送。”丫环捧上水来，二人洗了面，与妈儿同下楼，来到厅上张、李、莫三人坐下，齐说：“恭喜，恭喜，非是小弟们放肆，骗兄到此，只为霞娘生得天姿国色，却寻不出一位风流俊俏之人，昨日见兄品貌超凡，故请进院，多有得罪。”又对小姐说道：“我三人为霞娘费尽心机，才请常兄来此，霞娘要着实请我们。”公子与小姐二人，恨不得吃他肉方得遂心，只应道：“小生自有重谢。”

丫环摆上早膳，公子同妈儿坐了一桌，张李莫三人另坐一桌。用完早膳，公子对妈儿说：“小生在此谢了，又承霞娘留意，因昨日无心到此，未曾带礼物，小生回去禀过母舅，在此多玩几天，何惜千金之资？”妈儿说：“只是得罪公子，老身还求公子在太爷处出张告示，挂在门前，禁止光棍打扰，感之不尽。”公子说：“这个容易，在我身上。”起身对小姐说：“小生少陪，一刻就来。”小姐无奈，只得起身，老着脸皮说道：“有慢相公，求速些来此，免得妾身悬望。”公子点头，又与张三等作别，道：“小生暂别，午后即来。”便带书僮走出。

小姐相送出来，不好叮咛，心如刀割，不觉泪下。公子看见，知是小姐不敢嘱咐，故此流泪。便对小姐说：“你不必如此，小生决不失言，即刻就来。”小姐点点头，送到二门口便住了脚。张李莫三人同妈儿送出大门，说道：“有慢。”公子拱手道：“暂别。”迳自去了。妈儿道：“霞娘接了客，又会留情，叫我儿一夜劳碌，且去楼上安歇。”小姐答应，上楼去了。

张李二人坐在椅上欢喜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，这几天把鞋子跑坏了，快拿酒来，我们吃个太平宴。”莫上天说：“吃酒小事，叫妈儿快些把银子兑了。”张三说：“多少日子拖了，何在吃酒时候。”妈儿道：“张相公说得是，当初老身说的话，难道少兑一厘半毫？”李四道：“妈儿说得大方，自然兑的，不用你催。”妈儿叫丫头到厨房备了酒席。

不一时摆在厅上，四人坐下饮酒。妈儿道：“昨日蒙三位相公替老身做了这件事，今日霞娘送常相公出去，看他那般留情，公子必要来的。非是老身不肯就兑银子，因目下还欠百金，公子来必有二百金带来，那时一并交齐。”张三道：“妈妈，你莫把常相公当口好食，况且他是公子，又是本府太爷外甥，他在客边，哪有多少银子使。当初只要他来破了霞娘身子，另外好替你寻个好友哄他几日，打发他动身。”李四道：“他就是官府的公子，哄他到此场上，不怕他不出银。”他四人吃着，说着，好不兴头，只见旁边一个斟酒的丫头叫喜儿，只有十三四岁，便皱眉插嘴说：“大家莫欢喜，只怕下午就有祸来。”张三睁着眼大喝道：“你这个少打该死的，有何祸事来寻着我们？”喜儿回道：“张相公你且莫骂我，片刻时辰就应了，这个八百两还是不成，只怕还要问罪呢。”李四见他说得蹊跷，便叫他：“喜儿，张相公吃了酒，不要理他，有话对我说，我把钱与你买花。”喜儿道：“我昨夜在霞娘楼上歇的。”就把公子与小姐之言说了一遍，只唬得四人魂飞魄散，一总呆了。妈儿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，老身活活的死在他三人身上了，怎的好，怎的好？”李四道：“事已如此，却是难处的祸事。”又想道：“我有一计，好歹和他撞个金钟儿。”便向妈儿耳边说道：“你去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，倘若哄得他动身，还有一样作为，又脱了这难。”妈儿道：“倘若不依，怎

样好？”李四道：“他不依允，瞒他卷起锣鼓另寻别处去。”

妈儿吩咐收拾行李，又叫丫头们到房内收拾物件，他便起身往后楼去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一回 居二姑冶容惹祸

话说妈儿听了李四的计策，便装了一个苦凄凄的样子，悲悲切切的声音走上楼来。风小姐往日见他如眼中钉，今日见他，便起身说：“妈妈请坐。”妈儿却不坐，站立一边，假意把眼睛抹了一抹便说道：“老身不敢坐了，要分上下贵贱。但此事非是老身逼勒，实是莫上天负心，拐骗姑娘到此，老身一时昏迷，不曾问得姑娘有了婆家。昨日请常相公进院，就是他三人的悔气星进宫了，请来常相公是小姐大伯。如今常相公禀了本府，姚太爷差了公差，一张朱票将我与张李莫连院内的人拿去，每人打了四十大板子收监，常相公发了慈悲，讲情把我饶了。姚太爷批得明白，着令官媒出银，雇船伏侍小姐回去，将功折罪罢。”小姐听得此言，欢喜道：“莫上天这强盗，把我风小姐当作什么人。当初他逼我，谁知他也有今日。怎么常相公不见来？”妈儿说：“他在码头上先去雇船等我们送姑娘去，可快收拾上轿子。”风小姐虽然伶俐，一时难辨真假。李四的鬼计原是哄小姐离窝。果然风小姐当成真的，他就收拾动身。妈儿到了厅上说道：“事成了。”便取些银子交与张李二人，先去雇船，莫上天去约他父亲，妈儿叫乘小轿，同小姐一同上轿，直奔上船。那莫上天人等另坐一船，复回开封府去了。也是风小姐灾难未满，又被骗去。那院内人各自逃生去了，丢下一个空院不提。

再说本府姚太爷，清晨同文武官员去接上司。姚夫人见公子一夜不回，就着家丁四处去寻。公子书僮走到府前，家丁在辕门上望见，便欢喜道：“相公往哪里去了？这一日一夜，老夫人好不心焦。”公子道：“有事去的，老爷何不坐早堂？”家人道：“老爷接上司去了。”公子见说老爷不在衙内，心中着忙，急急走进内宅。夫人见常让，问道：“贤甥，你这一夜哪儿去了？你临行之时，你舅舅还吩咐你的，如何就去一天一夜了？”公子便把遇着光棍张三、李四，哄诱进院去，灌醉了抬上楼去，险些被人刺死。及至问起缘由，乃开封府风歧山之女被莫上天拐来卖在院内。又把孙佩之事说了一遍。“外甥回来与舅舅说明，着人去拿这些光棍，舅舅又不在家，如何是好？”夫人道：“风歧山是舅舅的同年，若早知道早救出来了。如今你舅舅又不在家，谁敢擅用硃签？”常让道：“为今之计，不如着人快去禀明此事。”夫人又唤过老管家：“去将这件事禀知老爷，速标硃票来拿光棍。”家人说道：“这却使不得，老爷去接上司，恐怕不便，依小人愚见，相公依然带了书僮还到院内，多着几名家丁皂快，把守了前后门，相公在内拿些银子去哄他，等老爷回来，那时擒拿奸徒，救出小姐来，可好？”夫人道：“倒是他说得不差。”不一时吃了午饭，叫书僮拿了拜匣银子，常相公来到院门首一看，只见冷冷清清，并无一人。公子心中明白，想是逃去走了。急转身出来，只见皂快人等已到。不知他们怎得知道逃去走了。便叫家丁问四邻，四邻说他们是午前走的，不知哪里去了。公子急得没法，命家丁各处追赶。公子与书僮回衙，向夫人说知院的妈儿人等，知了风声，又将小姐拐往别处去了。至晚家丁回来禀说，四处追寻不见。常公子闷坐书房。

次日，姚太爷方才回衙，公子向舅爷将此事说了一番，姚太爷一面即差捕役访拿，那公子一面告辞舅舅要回家去了。姚太爷相留不往，厚礼送行。又着家人送公子回去，请姑太太金安。公子拜别起身，出城登舟，一路访问消息。数日到了杭城，叫人挑上行李，到家拜见母亲，姚府家丁叩见夫人，请安已毕，夫人问道：“你家老爷夫人安好？”家丁说：“托姑太太福庇。”

住了几日，遂赏姚府家人几两银子，打发他回去不表。

再说常夫人叫公子带书进京探看父亲，常公子随即辞了母亲进京，一路想着带访风小姐下落。

且说开封府城内有个客店，店家姓武名志，他父名叫武乾振。因马俊寓在他店，杀了知县米斌仪，他又下乡收了几天帐目，冒了风寒回家，病了五六天，就呜呼哀哉。其妻毛氏，每日哭泣。其子武志，择了块坟山，看了好日期埋葬已毕。但说这武志年已二十八岁，生得黑胖，一嘴短须，每日不务生理，游手放闲，赌场上混帐，早出晚归，不管家中母亲有柴无米，只管自己终朝一醉。且又生事闯祸，真是亡命之徒，其母亦管他不住。那一日合当有事，毛氏见儿子不在家了，开后门望了望街景。街旁有一家姓居的老者，名叫奉玉，年已六旬，只养得两个女儿，乳名叫做大姑二姑。大姑已嫁城外金家巷金辉为妻，二姑尚未出嫁。那居奉玉在府里当个刑房书吏，白日在衙内办事，只有二姑在家。因饭后无事，开了后门也出来望望，遂见毛氏问道：“武妈妈，你老人家也到外面玩玩么！”毛氏见居二姑叫他，他也叫道：“二姑娘，每日在家做针指，料理家务，忙得紧，也该出来散散心。”二姑道：“我这几天身子不爽快，也没有做针指，武婶婶无事，何不到我家玩玩？只可惜武叔叔多在几年也好。”二人正说之间，只见后面十数个骑马的人匆匆而来。头一匹马坐着一位官家子弟，头戴锦巾，身穿松花绣锦战袍，足下粉底缎靴，面如冠玉。左手扯着缰绳，右手执着珊瑚鞭子，猛见二姑生得一貌如花，便把坐下花马一勒，把眼一睃，却不好交言。二姑见官人貌如美玉，马骄似龙，其然可爱，不觉失声一笑，两下也无可通情。那人让那些人过完了，也加鞭去了。毛氏说道：“二姑娘，女孩家，看见生人切不可轻笑。如今好人少，歹人多。方才那骑花马的人，是南门外李员外的儿子，叫做花马三官，又是举人。若是那不三不四的人，还要惹出祸来呢。”说得二姑满面通红，不好意思，关了门进去了。毛氏见二姑进去了，也关了门进去，料理煮饭，直到黄昏时候。武志吃得半醉，身背着两串子钱，进门叫道：“老娘哪里？我来家了。”把钱在桌一丢坐下。毛氏道：“儿呀，你一天往哪里去的？这时候才回。”武志道：“孩儿被几个好友扯去赌钱。”又在包内取出一包银子，打开来看约有七八两，便说：“老娘呀，这银子是今日赢来的，你替我收好。”毛氏见儿子有几两银子，便说道：“儿呀，你如今快三十岁了，也该积几两银子，娶房媳妇。你娘也老了，早晚伏侍，也不枉我养你一场。”武志道：“儿在外面打听哩。”毛氏快嘴道：“向日还亏你没娶居二姑娘，我今日亲眼看来有些不正气。”便把那日见骑马官人一笑之事细细说了一番。武志不听尤可，听了大怒道：“我前日叫了几位朋友向老儿去说亲事，他只是不允，一定是这贱人阻拦。今日这贱人倒看上了李家小畜生，这个可恶可恨。”当晚气得饭也不吃，道：“我要睡了，明日要起早呢。”毛氏听说，收拾完了，自己归房去安宿。武志进房，坐在凳上想道：“世上有这不值钱不识羞的贱人，他父母只怕肯与我，我想他定是嫌我丑陋，他倒看上李奉，我如今怎肯甘心。当初我在他家玩耍，也曾将言调戏于他，他一些也不理。如今想个方法算计他才好。”又想了一会，道：“有了，有了，我如今装做李奉姓名，越墙过去，看他怎样。”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二回 武大汉妒奸行凶

话说武志起了一点邪心，要越墙过去强奸居二姑娘。忽又想到：“不妙，不妙，他若依从便好，若不依从，喊叫起来怎么处？”忽然又想到：“有了，有了，去年玉蝴蝶马俊杀了人，有口宝剑寄在我家，如今还在那里，我不免带了此剑爬过墙去，闯进他房。他若肯便罢，他倘若喊叫就把剑吓他，不怕他不从。”主意定了，便取马俊的剑带在腰间，走到后院墙边，踏在旧缸架子上，上了墙头一看，见月色朦朦，四方寂静，只是无处下脚。往下一看，只见那边房檐下有张短梯，武志即从梯上爬下。原来居家是三进房子：第一进是厅，第二进是居老儿住的，三进西首是厨房，东首是居二姑娘卧房，后一院是丫头妇女睡处。这武志平日熟识。那时站在天井内一会，樵楼已是二更了，掣剑在手，轻轻的弄开窗儿爬进去，摸到床前，低低的捏了腔儿叫声：“二姑娘，我是南门外李员外之子花马李二官，也只为日间蒙情顾盼一笑，小生不敢负意，所以夤夜来此，特求一叙。”此时居二姑娘尚未睡着，隐隐听见有人说话，道是日间马上的李郎，吃惊不小，忙睁眼坐起，心头如小鹿乱撞。忽见窗外月影光中有一个人，正欲扯衣遮身，出外喊叫，却被武志掀起帐门，举宝剑一晃，剑光射目，吓得二姑娘不敢做声。武志喝道：“日间是你对我笑的，非是我来寻你。你喊叫，我就一剑挥为两段。你若好好依从了，我明日央媒说合，择日期行礼，娶你过门，做个帘下夫人，掌管百万家私。倘得祖宗保佑我高中鼎甲，你便是一个诰命夫人了。”二姑是个弱女子，见他手内宝剑，便吓软了，又听得说有百万家私，便含羞说道：“日间不过戏笑，实非有意。况且你是正人君子，岂有夤夜到此之理。须当禀知父母，通其媒妁成婚才是。”武志听了此言有些愿意，便把剑放在一边，脱衣说道：“小生为姐姐费尽心机，担惊受怕，方才到得此处，岂可空回？望姐姐允从，日后不敢负心。”口内说，将手揭起半边被来，伏上身去，把他脚分开，哪管好歹，去奸二姑。二姑无可奈何，忍着疼痛，被武志破了身子。二姑一来是他马上风流可爱，即有俯就之意，只得将脸面遮起，随他轻薄一番，心内惊惊喜喜，又谁知错认了冤家。武志也不去掀他的被，恐怕认出真假，故连话也不敢说，将计就计，半推半就尽力弄了一番，弄得那二姑疼痛难熬，将手一推，始终不曾败露。武志恐怕天明看出破绽，起身穿衣说道：“小生恐怕天明有人知觉，令尊知道不便，我去也。”即提宝剑依旧从窗内跳出，带好了窗子，依寻旧路回家睡了。

居二姑娘次早起来，洗净了床上的红斑，只得忍在心头，又不敢告诉父母。等了一天，不见李家有人来说亲，心内猜疑，莫非是他父母不肯？到晚睡了，胡思乱想。到了初更人静，武志依旧又跳过墙来，仍从窗内进房，到床前揭起帐子，二姑已知是那人来了，便将面向里道：“你昨日说今日着人来说亲，怎么不见来？”武志道：“小生父亲碰巧出门去了，我到家时恐你忧心，故来回复。”此夜竟放大胆子，连弄了四五次，直到更尽，武志又过墙寻旧路回家去了。自此以后，两日来一次，三日来一次。二姑自得了甜头，尝着滋味，心中到有些恋恋之意，将及半月有余。那日武志借了亲戚几两银子，往封邱做买卖去了，竟隔了有二十多天。

夤(yín, 音银)夜——深夜。

鼎甲——科举制度对中状元、榜眼、探花的总称。因一鼎有三足，一甲共三名，故由此而称。

那一日居老儿六十大寿，多少亲戚并同衙门人等齐来拜寿。长女大姑同了大女婿金辉也来贺寿。演戏一日，至晚戏毕，众客散去，只有大女婿在城外住，路途遥远未曾归家，又多吃了几杯酒，醉得昏沉，不知南北，信步寻床要睡。哪晓得一撞撞进二姑房内，穿衣就倒在床上，呼声如雷，竟自睡了。那居老儿忙碌了一天，身体困倦，也进他自己房里安寝。二姑收拾厨房物件，偶来房内取东西，忽听鼻息如雷，吃了一惊。近前掌灯一观，见是姐夫在床睡着，连忙出来告诉大姑。大姑道：“想是他醉了，等我去叫他起来，到前头爹爹房里去睡。”恰遇着一个老妇人多嘴，道：“大姑娘，你不要惊动姑爷，让他睡去罢，我和二姑娘在房中睡罢。”大姑道：“怎好叫妹妹同你睡呀。”老妇人道：“这何妨呢。”又笑道：“老爷又没相公，你姑娘就同姑爷一处睡也不妨事。”大姑笑了一笑，道：“也罢，妹妹权与老婆婆睡一夜，也省得又去费事。”如此收拾完了，二姑到自己房中取了被褥，同老妇人厢房内去安宿去了。那大姑娘生得人物风流肥胖，却是个最好色的，夜夜不能离汉子的人。今晚又吃了些酒，老妇人又提醒了这句话，大姑不觉骚兴顿发，走到床前，将他男人推了一推，说道：“你少吃一杯也好，怎么就吃得这般烂醉，就在妹妹床上睡着，倘若老爹爹知道成何事体？”金辉被大姑摇醒，见大姑赤条条站立床边，即与他上床行事不表。

再说武志出门回家，这一日毛氏在家心疼病发睡了，武志自己收拾了货物，做酒饭吃了，想起离居二姑好几日，未曾去看他，又想到：“我只冒李奉名字，终无了局，不如今日把剑带去，告以真言，一向已经到手，不怕他不依。”算计已定，带剑越墙而来，一迳到二姑房门窗前，见灯未灭，不敢进去。忽听房中有人说话，侧耳一听，仿佛一男一女交合声息，一会方才安寝。武志在窗外听了这般事情，分明是二姑勾搭别人。一时气上心来，想到：“他二人如此亲密，如何还有我在心上，不如把小贱人杀了。”起了一个凶念，便大步进房，又有残灯未灭，抢到床前，只见二人一头沉沉睡着。武志掣剑在手，举起来，一剑一个。此乃马俊的宝剑，杀人不费力气，早已割下两个头来，提起来却看不甚明白，那男人也不认得，武志收剑道：“杀得爽快，这才出我胸中之气。恐人知觉，不如走了。”猛又想：“前日卖饼的七麻子兄弟二人，为财钱打我一顿，不如将这头送与他，叫他吃无头人命官司。”主意已定，将两个人头结在一处，拿衣服包了，摸出门爬梯上墙，那宝剑皮条断了，“扑通”一声掉在地下，却惊醒了老妈咳嗽起来。武志想到：“不要宝剑，且去干正事要紧。”下了墙到自己家里，重又开门出去，幸喜不远，走到七麻子家门首，却无处放，一想：“不如放在他饼锅堂内，放了悄悄回家，关门睡了，神不知，鬼不觉，想这奸夫不知是谁，只是可惜一口剑不曾捡起来，倘马俊来问我要如何回他？他若不肯，买口剑还他；若要原物，我便出首他杀官劫狱的大罪，不怕他狠上天去。”未知第二日居家起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三回 狠上狠杀人灭口

话说开封府北门外，有一个人家姓赵名永正，生了一子名赵大，娶媳何氏，时常口角。赵永正乃忠厚之人，怕事便分居了。赵大时常送些柴米供养。这赵大因进城挑灰粪，遂起早，挑了箩担扒子到城门口，等开城门进了城，要挑灰粪，却有祸事。单单郎七家离城门不远，赵大走到了城门口，那郎七家饼锅砌在门里，灶门却在外面，每日赵大扒惯了，那一日竟扒不动，捣着锅底，惊动了郎七，骂将起来道：“你打破了我的锅，还赔不起呢。你这小碎乌龟，清早就来想什么东西呀。”赵大说：“往日这灰好打，今日有甚么塞住了，我老人家难扒。”那郎七听见，即便起来开门要打他。赵大将扒子用力一下，不知甚么东西往外一滚，赵大一看，唬得乱叫道：“不好了，杀了两个人头。”郎七来看，也唬了一跳，再仔细看，头发结在一处，灰迷了看不出男女。赵大是乡里人，唬得呆了。郎七是个光棍，便心生一计，叫将人头放在锅堂内，郎七将赵大扯进店来，道：“赵大哥，我兄弟与你相交不薄，况这两个人头不知甚人拿来移害我的，如今只要赵大哥包涵，我自重重谢你。”赵大此时唬得无主，说道：“屡承你的厚情，但如今人命关天，叫我如何处治？”郎七说：“赵大哥，你如今不过要我们多谢你几两银子，你与我把这人头带去埋了。”赵大听说欢喜道：“你每日再请我吃几个饼罢。”郎七依允。赵大说：“虽是如此，只是两个人头，怎么出得城去？”郎七道：“这个不难。将头发解开，一头粪箕内放一个，用灰盖了，你挑出城挖坑埋了，回来还请你吃酒。”赵大说：“此计甚妙，但我一人还好，须要你同我去，还带把锄头好挖坑的。”郎七道：“也好。”即取出二两银子付与赵大，接了收在兜内。郎七将人头放在箕子内，盖上灰又洒些水，恐怕风吹开。郎七拿锄头，赵大担子挑了，二人一同出城。到了义冢地上，歇下担子，说道：“埋在哪里好？”只见旁边有一个现成坑，赵大道：“省得挖，就埋在这里罢。”郎七道：“只是浅了，不要被人看见，还要挖两下。”于是郎七挖了两下，赵大扒土。那郎儿猛然想道：“我郎七兄弟两个在开封府从无人敢欺负，这如今现有个刀把在赵大手里，每日要吃我十个饼，尚有一言半语终为后患，我如今不免除去了他，免了后患。”主意已定，凶心顿起，看赵大低头扒土，便提起锄来照头一下，头已两半，倒在坑中，两脚一伸，死于非命。郎七此时跳下坑，把他身上二两银子摸出，将家伙一齐填在坑内，两个人头一个尸首，都用土盖好了。此时神不知鬼不觉，独自一个回进城来不提。

且说居老儿清早起来，开了门，又到后边天井来，见地下有几点血，便惊叫道：“呀！”又见梯子下有把宝剑，居老儿忙叫：“二姑快起来，想是昨夜未曾照得门户，躲进贼来了。”见房内不答应，越发慌了，连叫几声。只听得厨房后答应出来。居老着急：“你何不在房里睡，却在厨下？”二姑说：“我姐姐姐夫在内。”走到房前叫了句：“大姑。”不见做声，居老儿拾起剑来，拔出一看，血淋淋的，人又不答应。忙推门进房，来到床前一看，只见赤条条雪白两人挺在床前，就象没头水坞一般，满床鲜血，把居老儿唬的半晌不出声，好一会才喊道：“不好了，杀人了！”惊得二姑与老妇人忙来房前，好不害怕。老妈妈听见，跌跌踉踉跑进房来，一看，大哭起来，一家哭个不停。二姑哭着想道：“怎的好好他二人睡在我房中就被人杀了，连

头也不见，好不蹊跷。”又想道：“难道昨日李奉来的，看姐姐姐夫睡在一处，他认我与别人睡了，所以杀了，不料此人这般凶恶，起初时来吓我，手中拿的就是这剑，这必是他无疑，只怕要连累我身来呢。”想到此间越发伤心起来了。

且表那居老儿慌忙写了贼子杀人命状子，又知会了保甲与四邻，又着人到金家送信。那样符县新官未到，还是雷太爷代理，正坐早堂。见投呈有盗杀人命，吃了一惊，想道：“前日马俊杀了米斌仪尚未结案，今日又是黑夜杀人，首级又不见，真是无头事情。”又见金家告居家谋杀子媳人命状子，太爷只得传唤仵作行人打道来至居家相验。仵作验明：二人睡在一处，身上并无伤痕，实系杀伤无头。居老儿又将那剑呈上，禀道：“恩主大老爷，不知何人杀死小的女婿女儿，将头偷去，却把这凶器丢下来，求太爷作主。”那金老儿跪下禀道：大老爷不可听他一面之词，这居奉玉久已嫌小的儿子丑陋，故此杀死，绝了我的后代，求大老爷追究抵命正法。”太爷道：“不必多言。”便起身来看验尸首形踪，又内外细看了一会，前后门又不曾开。这禁城内杀死两个人，头又不见，这是难明之事。只得叫衙役押带居金二人与四邻、保甲人等回衙听审，将尸首买棺木装了，一并书役人等跟随太爷回衙内。这位太爷是个清正官府，吃了早膳，即便升堂，书役两旁侍候，将人犯跪在仪门，太爷点名。先叫金进章上来，问道：“你家儿子讨这居氏，还是他亲生的女儿？还是螟蛉的？几岁上娶到你家来的？到你家几年了？”金进章道：“小的年六十五岁，只生一子，媳妇是居家生的，周岁结亲，十六岁娶来的，已经有五年了。”太爷道：“今可曾生下男女？”金老儿说：“生了几胎都不存。昨日因是居奉玉生日，办了礼物，打发儿媳两个去拜寿，不知因何把儿子杀死，绝我后代。求太爷作主，追出头来正法。”太爷道：“你且下去。”叫居奉玉上来，问道：“你既作刑房掌案，岂不知人命事情，可从实说来。”居老儿道：“小的知道，这金辉自幼结亲，多年相好，以后嫁娶过门，夫妻恩爱。昨日因小人生日，他来拜寿，与亲友们饮酒，吃醉了，不能回家，所以就与他两个儿睡了。今日早上看时，不知被那个贼强盗连我女儿，一齐杀死，连头都不知去向，求太爷高台明镜，拿缉凶人，审理小人的冤枉。”太爷听了想道：“你已出嫁之女，因何留他二人一处同宿呢？”居老禀道：“太老爷，小人年已六十，只生二女，并无子侄，大女出嫁金家，二女未许人家，所以将女婿当儿一般，不避嫌疑忌讳，皆因爱女之故。”雷太爷想道：“他两下的话全无更变。”又问道：“你二女儿多大了？”居老说：“十八岁了。”雷太爷说：“你前后门不开，单单到你二女房中杀了外人，其中必有原故。且将你自己次女拘来一看，本府便知。”即命差役去拿居奉玉次女二姑，当堂回话。差役领命，飞将居二姑拿到。未知雷太爷如何审问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四回 误中误认假为真

话说雷太爷差皂快去拿二姑，去不多时，已拿到堂，跪下禀道：“居奉玉次女拿到。”太爷道：“带上来。”只听一声吆喝，居二姑吓得魂胆皆酥，低头跪下。太爷道：“你可是居奉玉亲生次女么？”二姑道：“正是。”太爷道：“你抬起头来。”二姑唬得满面通红，浑身是汗。太爷一看，道：“你且起来，走几步与本府看看。”二姑无奈，只得起来，低了头走了几步，又来跪下。雷太爷把二姑面容行动一看，笑道：“你的小名叫做二姑么？”二姑道：“正是。”雷公低低说道：“唤你非为别事，只为杀人凶手要你交出，你可从实招来。”即把惊堂一拍，喝道：“你免受刑法。”二姑娘吓得魂飞天外，魄散九霄，半晌回言说道：“小女子身居闺中，怎知杀人凶手？求青天大老爷开恩。”雷太爷道：“非是本府冤枉你，我看你神疏步懒，眉散乳高，非是真处女，近日与谁有奸，从实招来。”叫左右：“看拶子侍候。”二姑一听，唬得哑口无言，羞得满面通红，哭道：“爷爷呀，冤枉难招。”太爷道：“我看你小小年纪，还要强口，两边与我拶起来。”左右皂役如狼似虎，答应一声，就将二姑夹起，绳收足，痛得二姑死去还生。那时居老见二姑自幼娇生惯养，心甚疼痛，求太爷饶他。太爷怒道：“与我打下去！”又问二姑道：“你招也不招！”那时二姑痛得十指连心，哭个不停，叫道：“小女子愿招。”二姑那时无奈，只得含羞忍耻，说道：“自从前月，小女子偶在门口闲看，见一个骑马郎君，少年可爱，在马上偶然一绊，小女子便失声一笑。不想那日三更时分，骑马的人从窗外跳进，手提利剑道：‘小女子日间对我一笑是约我来的’。小女子正欲叫喊，那人拿剑在手要杀我。小女子是个弱女子，敌不过他，被他奸了。”太爷说：“他叫甚么名字？”二姑道：“他说是南门外李员外之子，名叫花马李三官李奉。”太爷道：“他来过几次了？”二姑道：“五次了。”雷太爷一想，心中顿然明白，必定李奉昨日又来奸他，见他大女夫妻少年酒后睡在一起，疑他另有奸夫，因生嫉妒行凶杀了，将头带去又移害别人无疑。且将李奉拿来，自有分晓。即掣签票道：“速拿李奉当堂回话。”仍差经手原差，火速飞奔南门外去。太爷又问二姑道：“李奉到你家来是甚时候？”二姑道：“俱是夜深黑地里来的。”又问：“甚么时候去？”二姑说：“五更便去。”太爷又叫居奉玉问道：“你既为书吏，竟不知女大随娘么？”居老儿道：“小的家无人照应，所以疏于防范，哪晓得天上掉下这狗娘养的，来杀了人去。”两边看的人无不发笑。

且说皂役领了硃签来到李家门首，叫伙计：“你们在外面，我自进去。”到了大厅问道：“李员外可在家么？”家人说：“在家，请少坐，我去叫他出来。”不一时，员外出来，差人说明原故，太爷在堂上等着呢。员外送银子几两，差人不要，说道：“就是千两黄金，不敢收你的。”遂扯了李奉走出门外。差人到了衙门，上前去禀说：“回太爷，李奉带到。”雷公坐在上面望下一看，那李奉儒巾华服，文彩风流，眉清目秀，相貌端庄，不像杀人凶徒，必定另有别情。问道：“可知罪么？”李奉说：“小人奉公守法，不知所犯何罪？”太爷道：“你每每黑夜仗剑强奸幼女，昨日又奸杀他大女、女婿，现有凶器，你还不知罪吗？”李奉一听此言，如半空中一个霹雳，唬得魂飞魄散，叫道：“冤枉，小人每晚身随父母，闭户攻读，又何曾有强奸妇人之事、行凶之理？此言从何说起？”雷太爷道：“你也不须强辩，我与你一个对证。”吩咐带居二姑上来对证。太爷道：“李奉一逢拿到，你去认

明，不许冤害良人。”二姑走到李奉跟前叫声：“李奉呀李奉，你这丧心的强盗，害我好苦呀。”李奉抬头喝道：“你这无耻女子，好没来由，我何曾认得你？有甚么冤仇，凭空扳害我来？”那二姑把李奉细细一看，吓得往后一退，暗想道：“好奇怪，那李奉却有须，身长胖大，声音大不相同，何曾有这般眉清目秀，便是死也甘心。我此时却又受刑不起，若说不是他，一定又要受刑追究，我也顾不得良心，非是我害你，我实无法了。”便跪下道：“太老爷正是他。”一口咬定不放。那雷太爷坐在上面，看见二姑将他一看就眉头一皱，沉吟半晌，方才说是他，其中必有隐情。问道：“是他不是他，不可冒认了。”那居二姑此时不能改口，急了便道：“李奉李奉，你不要赖了。”李奉道：“我和你前世的冤，今世无仇，并不认得你姓甚名谁，住居何处，不知被哪一个天杀的贼子奸了去，却来含血喷人，陷害良民。”那二姑只作不听，低着头伏在地下。太爷道：“好个不知姓名住处！他就是居奉玉次女，住在北门后街。”李奉说：“一发不是，他住北门，小人住南门，怎能黑夜来往？况且小人家资颇可，就有意爱他，难道不会央媒说合，还怕居家不允？小人时刻相随父母，从不相离，怎言黑夜出门，持剑强奸人家女子？行凶杀人岂是这柔弱书生做得来的事？伏乞大老爷公侯万代，笔下超生。”太爷又问二姑道：“果然是他？”二姑道：“是他。”李奉道：“你连人都认不清白，何人冒名来奸骗你，难道面貌声音都不分别？你一个少年女子怎无良心天理。冤害我！”言罢泪如雨下。二姑此时明知不是他，一口咬定正是。雷太爷据李奉说来毫无干涉，到不忍加刑。无奈二姑不肯改口，太爷吩咐且把二人下监，明日再讯。再提那武志，听了拿住李奉，羊代牛灾，便满心欢喜，只恨郎七这狗头不知美到哪里去了，这样干净。且说居妈妈见把二姑拿去，被打收监，好不痛哭伤心。金老儿夫妻见儿子、媳妇被人杀死，更觉伤心，痛哭得槌胸跌脚，按下不言。

再表铁球山郝鸾等英雄，终日操兵演武，饮酒取乐。那一日，忽有喽啰来报：“有宗买卖，正要禀大王，遇着胡头目，私自要分，山下头目不肯，被胡头目杀了，小人们不敢隐瞒，特报大王。”焦豹道：“先把赃物取来，将胡头目绑去砍了。”不一时喽啰献上赃物，打开查点，忽见衣服内抖出一物，掉在地下，“”的一响，不知甚么东西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五回 三进开封索宝剑

话说那衣物之内掉一物在地下，响了一声，鲍刚取起看，原来是一付八宝金镯。孙佩看见，道：“鲍兄与我看看。”鲍刚递与孙佩。孙佩看时，不觉泪下。众人问道：“贤弟因何下泪？”孙佩回道：“此镯是风小姐之物，今日见了岂不伤心？”风公、夫人走来，看见此镯，也啼哭不止，众人嗟叹，只得苦苦劝了一番。

一日探子报到，不日有官兵来捕捉。郝鸾道：“纵有官兵我们也不怕。”他见山树交加，原有空地不过十亩，吩咐众喽兵伐树，平出空地好操演。众兵砍了半日才伐一根，郝鸾心中焦躁，便在腰间取出剑来。只见那剑光华耀目，认定向树砍去，连砍几根，尽皆倒地。众人见了，无不称好道：“真乃宝剑也。”周龙道：“借与我一看。”郝鸾便将剑递与周龙，周龙看了，又借鲍刚的剑看了一回，也还他了。众人说：“不识此剑何名，求兄指示。”郝鸾将司马傲之言说了一遍，道：“我这剑名龙泉，鲍兄这剑名为攒鹿。”回头向马俊说：“贤弟那口剑名诛虎，如何不佩在腰间？”马俊见郝鸾问他，便道：“不满仁兄说，只因到开封府杀了米斌仪、孙知县、鲍成仁，自己已首报，不便佩剑，所以寄在武志饭店，尚未取来，小弟过几日就去拿来。”郝鸾听了此言，把脸一沉，道：“好不小心。我当初赠剑之时，何等吩咐你的，就把剑失落了。你哪里认得好歹，也是有勇无谋的匹夫。”说得马俊心头火起，却不敢回言，便道：“仁兄不必性急，俺就到开封府取回来。”郝鸾也不答言。马俊自上山去取了行李，不辞众人，悄悄下山去了。郝鸾等至天晚方回寨，孙佩道：“仁兄说话太重了。但马兄不好与兄争论，其心不悦。”郝鸾道：“我是一时得罪马兄，着人来请他出来，我赔他个礼罢。”喽罗说道：“马爷已下山多时。”郝鸾大惊道：“马贤弟好生性急，我一时冲撞了他，他竟到开封府去了，恐有不测，敢烦兄弟们到开封府去走走，免其后患。”众人道：“仁兄说得有理，小弟愿往。”只留焦豹陈雷守寨，余者尽去。

且说马俊晓行夜宿，那一日到了一个镇市，叫做临轩镇。此时有一更天气，无处觅店。只见一个院落，门开着，马俊想到：“今晚就在此处歇。”便走进来，屋内还有灯光，马俊放下行李，问道：“有人么？”只见里面走出一个老者，问道：“是什么人？”马俊道：“是过路的，赶不上宿店，借尊府暂宿一宵，明日自当重谢。”老者看了马俊几眼道：“非我薄情，怎奈官府告示知照各家，凡有面生之人不许容留，倘有不测，罪罚不恕，请爷可往别处宿罢。”马俊道：“好没分晓，俺又不是贼盗，说面生可疑，俺偏要在你家宿。”老者见他发怒，连忙说道：“爷也不是那样人，只是舍下没床铺款待，恐其得罪。”马俊道：“说哪里话来，随便晚饭足矣。”老者没奈何，只得到后边，对一个少年媳妇说了，捧出一钵大米饭来，两样小菜放在桌上。马俊吃了饭，后面又送出些小菜，拿了一壶酒摆在桌上，对马俊道：“荒村地面，无物可敬，望其宽恕。”马俊道：“我心甚不过意，又费老翁之心。”老者道：“真非待客之礼。”当时二人坐下饮酒。老者道：“请问客长尊姓大名，作何贵干？哪方去的？”马俊道：“俺姓马，要到开封取一件东西，不知老翁尊姓？”那老者道：“老汉姓莫，祖居此间。”马俊道：“原来是莫老丈，此地离开封还有多少路？”老者道：“有五十里。”马俊道：“俺明天要赶路，酒不吃了，但明日取了东西回来，还要拜谢。”莫老儿收拾了物件往后面去了。马俊就在长桌放开行李，又将双刀枕在头下，竟

自睡了。想道明日怎生向武家取剑之法，作何话说，又想在山下，被郝鸾大哥说那样言语，怎么样好。细听方有三更时分，忽听得外边有人轻敲门。原来莫老儿未曾睡着，听得外边敲门，后面走出来开了门，又唧唧的说道：“里面有人借宿。”门外人道：“晓得今日有事，也不该留他宿。”悄悄的拿了个东西往后面去了。马俊吃了一惊道：“原来这老者认得我，莫不是叫人来拿我？”便起身将行李卷好，把双刀拿在手内：“他若来我自有对敌之法。”不一时那人依然去了。马俊又想道：“此人不是害我，必是偷盗来的，寄在此处。”便知好歹，一夜未曾合眼，直到五更天明，起身整整衣服，拿了行李，带了双刀，叫道：“莫老丈，俺去了，明日再来谢你。”说毕竟自去了。莫老出来相送，关了门又去睡了。

再言马俊，走至荒村镇市上买了些馒头吃了，换了衣服才行，到午时才进城。自己悄悄走到孙佩门首，巷内有鬼作祟，人走得少。马俊要到武家去取剑，恐有口角不便就去，故此先去孙佩家坐坐。想着将身一纵进来，只见厅上摆着十数具棺材。院内草长多深。他往前面走了一回，叹道：“这样一个人家，被奸人害坏了，不知孙兄弟几时方复兴家业。”放了行李就在上睡了。日已沉西，起身来将行李卷好，就待取了剑再来睡罢。纵了出来，寻一间饭店吃了一饱，就赶武志家来。

此时约有一更时，纵上屋到里落下，里面来找他向日歇宿的所在。只见武志坐在门槛边，在那里扑手打掌的笑什么东西。马俊用手扒住武志的后领攢在地下，又举起来叫道：“武志，你可认得我么？”武志见有人抓着他，吃了一惊，睁眼一看，见是马俊，越发唬慌了，道：“小人认得马俊。”马俊道：“俺吩咐过你的，叫你莫动这间房，怎么就忘了？俺的宝剑在哪里？快快取来。”武志道：“宝剑在呢。”马俊见他说在，就放武志起来，到房坐下。马俊道：“俺当初做了事怕累你家，叫你把这间房子锁着，就是一二年，俺来取剑，自然认你的房钱，因什么竟自开了？”武志道：“不瞒马爷说，自你去后，我父亲染病身亡，又因此处巷内作怪，人都不来下宿，家计贫了，所以开了房门，借了爷的行李典当了。”马俊道：“衣服是小事了，俺的宝剑快快拿来，重重赏你。”武志道：“宝剑在呢。”马俊说：“既在，快些拿来。”武志道：“剑在呢，在呢。”连说了两三声，又说了七八个“在呢”。马俊性如烈火，怒道：“你这狗头，胡言乱语，既在，快些拿来就是，敢是你失落了么？”就把武志攢在地下，举起刀来问道：“剑在与不在，快快说出，免你一死，若还不说出，我砍你为肉酱！”

武志一时要命，况也是天理难容，该当事发，只得直说道：“不瞒马爷说，剑在开封府库内。”马俊道：“因何剑在府库内？”武志就把前后事情细说了一遍：“自被居老儿禀官，将剑作了凶器呈出，太爷验明贮库，这都是真话，饶了小人罢。”马俊道：“你这个狗头做的好事，你今杀了他，移害别人，把宝剑又贮在库内，如何拿得出来？”心内想一想道：“俺马俊乃是作汉子之人，必须把性命二字丢开，不若大起胆进府见太爷，把武志这件事情诉说一番，要救出李奉，也免得太爷审这无头的官事，只教他把剑还我便了。”主意已定，收了刀道：“既是你失了宝剑，何不早说，我也不与你耍了。”话未说完，纵上屋去了。

武志见马俊去后，痴了半会，方才开口说：“唬死我也！几乎死在刀下，我真是凶星过度，不免回头吃斋罢，免了这宗惊吓。”

且说马俊穿房过屋，来到府衙内四处听听，找寻太爷的房屋。寻到东边，

看见有灯，有一人在内叹气说道：“这件事叫本府怎样断法？”马俊听见大喜，原来太爷就在此处，我如若不见太爷就不是个大丈夫。不知马俊怎样见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六回 两案人命审真情

话说马俊大着胆走到门口，用手把门一推，说道：“居家杀人事必须问俺玉蝴蝶马俊便知。”太爷听得“马俊”二字，唬得魂不附体。回头一看，果是马俊。他进房拿张椅子，拦门坐下。太爷指着道：“马俊，你可是行刺本府么？”马俊摇手道：“非也。”带笑说道：“请坐。俺马俊有机密事禀。”太爷问道：“你有甚事情来禀本府呢？”马俊便把武志冒名李奉，携剑欲强奸居二姑，只因妒奸杀了金家夫妻二人之事说了一遍。太爷对马俊道：“侠士如何得知。”马俊道：“非是讹言，有个缘故，那武志杀人的那口剑，原是俺的，因上日杀了米公子等，俺自来投到，不好带在身边，所以寄在他家。今日到此与武志讨剑，他无剑还我，我就要杀他，因他害怕，才将此事说明，求我饶他。俺想彼时杀了人，又恐太爷这里无对证，案件难明，特来奉禀太爷，速拿武志正法，开释李奉，把这口宝剑还我，马俊决不忘恩。”太爷道：“侠士善意，本当此刻交还，怎奈夜深，开库不便，明日奉还侠士。侠士还在明日此刻此处来取，本府备酒相谢。若是本府照丹有害侠士之心，本府不得回乡，死于非命。”马俊笑道：“太爷擒我马俊，我倒也不怕。领太爷的命，就到明日来取便了。”言罢出房一纵去了。太爷想道：“好有胆气的贼子么，他来意与本府讨剑，此人真是个侠士，真好胆量，我若不做个人情，将剑还他，枉我一片丹心。”

再言马俊顺路偷些肉馒头吃了，依然到孙府了。太爷到次日天明坐上早堂，衙役参见已毕，即差皂快人等拈了一根签子，上写：“即拿武志，立等回话。火速！火速！”仍差皂快人等去了。太爷又叫提居奉玉一案人命听审。又听得外面一个老儿，挽了两个小孩儿，拉着少年妇人，大叫道：“青天太爷，人命关天。”太爷道：“带他上来审问。”老儿哭道：“小的住居城外，姓赵名正，只生一子，名叫赵大，自从娶了这不贤的媳妇，把老汉赶出来，不肯养老汉。这也罢了，这个淫妇，结上奸夫，把我的儿子杀了，尸首都不知去向，求太老爷作主。”太爷道：“把状子接上来。”衙役们接了老儿的状子递上。太爷展开了一看，上面写道：

具状人赵正，年六十三岁，住北门外，呈为毒妇奸夫杀死亲夫事。窃身只生一子，名唤赵大，挑灰营生，因五年前娶何氏为媳，赶身在外，俱是何氏不良，百般恶毒，将身儿赵大于本月二十三日被何氏结上奸夫杀死，身子尸首无存，做此无法无天之事，伏乞

太老爷悬赏追尸，抵命正法，以正人伦，焚项上呈。

雷太爷看毕，大怒道：“你这老奴才，告这样谎状。总是代书，不知道理，必道奸夫是谁？尸首现在何处？干证某人？这写得不明不白的状子，不是念你年老，打你几个板子。”叫衙役赶他下去。那赵正跪下禀道：“何氏的奸夫都是狠毒的，求太爷抓起他来便知奸夫名姓。”太爷道：“你这老奴才，越发胡说，本府且问你，你同儿子曾拿个奸夫么？”赵正道：“实在不曾拿过。”太爷叫左右掌嘴。正欲动手，见皂役禀道：“武志带到。”太爷道：“带上来。”又叫赵正：“你且站过一边，等审过这案，再来责罚你这老奴才。”太爷道：“把居二姑带上来。”居二姑跪下，太爷笑问道：“那李奉果然强奸你的？”二姑想道：“今日问得蹊跷，难道晓得李奉是假的不成？”回答：“真正是的。”太爷笑道：“你且下去，本府还你个真的。”二姑只得下去。太爷道：“带上武志来。”众衙役喝堂。武志心惊胆战，走

到丹墀 跪下。太爷看了几眼，真与李奉不同，却是鬼头鬼脑，一脸凶气，必是此人。马俊之言不谬。便问道：“武志，你可知罪么？”武志道：“小的开张下处，从不犯法，小的不知罪。”太爷道：“本府只问你怎么样充李奉的名字，强奸居二姑，又杀了金辉夫妇，你从实招来，免受刑罚。”武志听了此言，犹天打的一般，便呆了半晌，回道：“不曾不曾。”太爷道：“不夹，哪里肯招。左右，夹棍夹起武志来。”两边执刑衙役，把武志掣在地下，脱去鞋袜，套上夹棍，收了一绳，武志喊了一声，死过去。半晌苏醒，乱喊说道：“是居姑娘看上李奉，对面笑的，小人当晚带剑强奸也是有的。”太爷道：“你为何杀那金家夫妇？”武志道：“小人那日又过去，听见房内有入行奸，小人认是他又结上新奸夫，小人故此杀了。”太爷道：“头在哪里？”武志说：“因郎七与小的同党同谋，头在他家。”太爷又差皂役急拿郎七，当堂回话。

差人去了，吩咐松了刑具，书了口供，又叫居二姑上来，李奉也上来，太爷对李奉道：“果然与你无干。”又对居二姑道：“你这小小年纪，专会强口，你且看看那个李奉。”居二姑看了武志一眼便道：“此人是真的，果然冤枉了李奉。只因他冒名强奸小女子，该死了。”太爷道：“且等郎七拿来，有了人头，本府自有话说。”只见差人把个郎七拿到，丹墀跪下。太爷问道：“你叫郎七？”郎七道：“小的叫郎七，并无罪过。太爷唤小的有何吩咐？”太爷问道：“那武志杀了金辉夫妇，移害你的，你如今将两个人头埋在哪里？本府差人挖来与你无罪，并不连累你。”郎七道：“实在小的无干。那日早上起来，开门见锅堂内两个人头，是小的埋了，待小的一人挖来献上太爷。”太爷道：“你一人去不得，恐有人讹诈。”随即差皂头协同捕快四名同郎七去挖人头。那郎七想赵大之事，不肯同人去挖，捕快人等哪得能让他一人独自挖去，暂且不提。

雷公见审出真情，心中畅快，叫把何氏与赵正带上来。先问何氏：“你公公告你杀了亲夫，可是真的？”何氏哭道：“小妇人从不与男人交言。小妇人之夫自二十二日不回家，小妇人带着孩儿在家，柴米全无，今早来问公公说：‘丈夫两日不曾回家，可在公公那里？’公公就把小妇人拉到太爷这里来，说小妇人结交奸夫，谋死丈夫，只求大老爷作主。”太爷道：“你丈夫平日可到别处去过宿么？”何氏道：“不曾。”太爷道：“你家远近可有亲眷么？”何氏回道：“没有。”太爷正在不决之时，叫衙役且押下去。又见皂役锁了郎七，跪在丹墀，差人有禀道：“小的同郎七挖取人头，只见坑内有一人尸，天灵盖都打破，不知为何，小的不敢隐瞒，禀明太爷作主。”那捕皂将金辉夫妇首级来验。太爷叫金老儿认明，领回入棺。太爷道：“叫郎七上来。”问道：“这坑中尸首从何而来？”郎七回道：“小的不知。”太爷又问差人道：“那个尸首可有什么掩埋？”差人道：“并无寸板，只有个锄头，上有血迹，还有扁担，粪箕两宗。”太爷听得正是明白，便问：“郎七，你把真情说出，免得本府动刑。”郎七道：“小的实在不知。”太爷道：“挖是你挖的，埋是你埋的，岂有不知之理？”叫左右把郎七夹起来，下面即将郎七夹起。郎七熬刑不住，只得说道：“扒灰的赵大替我挑人头，要我的银子，小的一时愚见，一锄打死了是实。”太爷道：“赵大乃是赵正之子。”且叫武志李奉站在一旁，又叫赵正公媳同到郊外，随太爷去检验死尸以便识

认。太爷上轿，一道来到郊外野地。先是何氏认丈夫面目，赵正认了儿了，二人一见大哭。太爷叫郎七买棺木，又用封条封了，太爷回衙。赵正换了人命状子，领媳妇回去。郎七画供同武志下监。居奉玉李员外同亲友写领字，当堂保领儿子女儿回去。

太爷又道：“有了凶手，是武志冒名强奸，放回此女是本府开恩。但这女子，人人知道谁肯娶他？本府知道你的儿子聘朱门之女未娶。本府作媒将二姑与他作妾，也是托名之故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”李员外道：“太爷作主，小的怎敢违拗太爷？”又问李奉、居奉玉同二姑，都点头依允。太爷道：“你们回去择日过门，不可迟缓。”

太爷退堂，深感马俊之德。若不是他说明，这两案人命真是无头之案，本府今已审明此案，岂有不还他剑之理，便叫家丁取了一口剑暗暗的开了库门，换出马俊的宝剑。晚间好交还马俊，一面做审语详文报详上司。太爷是日晚上，在书房等候马俊交还原剑。不知怎样见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七回 因贪财横死奸党

话说雷太爷审明两案人命，叫人开库换出宝剑，仍回书房。初更时分，马俊前来，太爷道：“壮士果是信人。”马俊道：“小弟怎敢失信。”两下分宾主而坐。马俊道：“太爷可曾拿着武志？”太爷道：“深感侠士指教，方能审出实情，已把武志定成死罪。”马俊道：“不知宝剑可曾换出？”太爷道：“侠士仗义，本府岂有失信之理？”便在书架上将剑取下，双手递与马俊。马俊接来掣出一看，毫无差错，就佩在腰间，说：“小人有了此剑，就要告别而回，另日再谢。”太爷道：“侠士少坐，还有小酌奉酬。”马俊恐有擒拿之意，便起道：“已承赐剑，感之不尽，岂有贪杯之理？只还有一件，小人讨得情面，那牢内罗辉庵实是无辜，求太爷释放了他，马俊日后当重报。”言毕上屋去了。太爷想了半会，他要我放了罗辉庵，我明日自有道理。

再说莫上天父子因在扬州同张三、李四、妈儿，复接风小姐来至半路，便将风小姐卖与个乡官人家去了。张、李、莫三人同商议道：“我们虽是将风小姐拐卖，价银不多，有妈儿一份，越发少了，不若将妈儿丢下河去，丧了性命，不但可少分一份，还得他些银钱衣服。”所以半途将妈儿淹死，妈儿带来的衣服物件，卖小姐的银子等全归三人所有。前日莫上天将银用了些，寻了一个四十多岁的寡妇，今招亲在此处，那张三李四都要到他家来住下，要分赃银衣服。莫上天同张三在房内，李四在天井里想主意。张三开口说道：“今日事已完全，前日曾许下愿来该还。今日我们买牲礼还愿，再请吃酒分赃，各人回去。”李四道：“这个甚是。”莫上天就扯张三到僻静处，低低说道：“我与你为这件事情费了多少心机方能到得手，那李四看着一些不管，今日要分银子。我想这宗银子若三份子分你我就少了，你买牲礼回来，叫李四先拜神圣，待我取块石头把他这狗头打死，岂不是你我两人均分了，也做得着本钱。”张三道：“好计策。”李四又想道：“这两个狗头神鬼不知是些甚么，我想身在异乡，又无人知道，待张三上街，我暗自买些砒霜放在锅内，连莫老儿一齐毒死，我只推腹内疼，不去。等他毒死，我得了银子衣服，连夜走去岂不是妙？”主意已定，张三叫莫上天拿出银子来，叫李四一同上街到镇市热闹处。正走之间，李四忽然叫“哎哟！肚内疼，你二人先去买罢，我要去出恭。”张三道：“你可就回来。”

莫上天同张三买了牲礼回来，且说李四一人腰内取出三四钱的一块银子来，走到药店门首，见柜台上没有大人，只有个十三四岁孩子，李四就把银子递与小孩子，道：“我家里有些老鼠儿，恶得狠，把我衣服都咬碎了，今到宝店买些砒霜，去毒老鼠。”孩子见了一块银子，管他甚么好歹，到后面包了一包砒霜，递与李四。

李四拿到家中，张三埋怨道：“你去出恭就不来了，此时三牲到好了，你才来家。”李四道：“肚疼得紧，所以来迟。”莫上天在堂屋内收拾，李四假意走到厨房，只见锅内骨碌的滚着。莫上天的新妇在灶下烧火。李四就掀开锅来看看，道：“敬神之物，不可过烂。”那新妇怕羞，只是低头不语。李四掀开锅盖，将砒霜倒下去，将锅依就盖好，说道：“嫂嫂不用添火。”言罢，到前面料理打点。

不一时，捧上三牲。张三假意道：“莫兄先拜。”莫上天道：“年兄先拜。”张三道：“如此说李四兄先拜。”李四果然先拜跪下，暗暗说告：“前

因拐了风小姐，害官妈，今日还愿。今又许下新愿，弟子买毒药在内，但愿毒死他们，另日备三牲还愿谢神圣。”言毕低头便拜。

张三向莫老头把嘴一歪，莫上天便捧起大石头，照定李四脑门尽力一下，打得李四遍地花红，真个不得活了。张三道：“做得好！真爽快受用。”二人也跪下叩头烧纸，便将尸首收拾，叫老婆把牲礼捧到厨下，放在锅里滚一滚。张三、莫上天父子三人，把李四尸首抬到后面，挖个坑，两人换着挖，把张三下坑里。莫上天在上面想道：“李四已死，还有张三要分这宗银子。想他也是个异乡人，若不犯狠心肠，把张三打死，埋在一处，我领父亲妻子回本庄住，岂不妙哉？这些银子总是我的了。”拿定主意。

张三正在下面低头挖坑土，那莫上天举起锄头认定张三头顶打去，一下张三倒在坑内，几滚呜乎哀哉。那莫老儿在旁唬杀了，望屋里便跑，那莫上天也不叫他回来，就把李四尸首抱下坑去，拿锄头慢慢的将土掩上。

且说莫老儿跑到厨房，把张三的话告诉媳归：“这些银子，俱是我们得了。”妇人道：“好胆气，这些钱财俱是我们的了。”那莫老儿闻得锅内肉香，忙忙去到前面拿了一把扫帚、冷水，将地下血迹洗洗干净，复奔厨下道：“娘子，我年纪大了，忙了一会，心中有些饿了，且盛碗饭我吃。”那妇人拿了一个碗，盛了一碗饭，递上老儿。这莫老儿闻见肉香，自己掀开锅盖，拿了一个木瓢盛了一瓢汤泡饭，拿块肉来动手撕撕，放些作料，好似饿鬼得食，吃了半碗。口中觉得麻口胀舌，便问娘子道：“你把作料放多了，此胡椒辣人。”妇人道：“不曾放胡椒。”老儿道：“姜汁多了，怎么麻口。”说道：“省着吃，方才吃完觉得肚内有些疼。”媳归道：“想是饭冷汤热，吃下去有些不受用。”

那莫老儿放下碗来，摸着肚子，走到自己房内，啊了声，跌倒在地滚了滚，就七孔流血，魂灵已归阴，追张、李二人去了。

那媳归见公公才吃了一点点荤汤，没福受用，吃了下去，肚里就疼起来了，真乃穷鬼的命，才吃得碗把汤，就到房中出恭去了，可笑可笑！就自己掀开盖，拈起些好的，足足有一碗肉，又放了些作料，又斟了一大碗酒，捧到自己房里饮酒吃肉，好不受用。一时自己舌头也有些胀，也有些麻木了，勉强又吃了些，就想上马桶，便丢了酒饭，掀起马桶盖扯下小衣，坐在上面。心中也便疼痛起来，滚在地下，一同随着公公走路去了。

那莫上天足足弄到日西，方才完了，走到厨房一人不见。寻父亲妻子，又不料李四张三魂多拦住，不肯让他进去，单将肉味之香，浇他鼻内。莫上天一是肚里饿了，力又用尽，闻得肉香，咽口唾沫，想道：“敢他二人吃了酒饭去睡了么？不成！待我也吃些快活快活。”便坐在灶边，拿冷酒热肉鸭子就在锅边狼吞虎食，吃了一饱。自己吃的快活，口里道：“好麻嘴。”骂道：“死人！手里弄的胡椒放多了，这样麻嘴。”又吃了些肉。原来，这砒霜在锅内滚了十几滚，药性慢了，故此吃下去，不能暴跳了，先媳归公公吃得少些，莫上天吃得多，便大叫道：“肚内好疼。”肉碗掷于地下，半空乱跳，跌于地下，滚了几滚，便爬起来，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！”站起身来，开大门跳河。只是朝下一跳，伏于地下，两手分开，也是七孔流血，这五个鬼同到阴司判断，不提。

且说马俊得了宝剑，飞奔临轩镇而来。方才午牌时候，在酒市内吃了一顿酒饭，又到林内睡去，只到更深方出林。来到莫家问信，敲门敲了数十下，无人答应，他便纵上屋去，望见神前一对烛亮的紧，猛然见前面房内正中倒

了一个人，七孔流血。马俊吃一惊，便回身抽出了宝剑，叫了两声，又无人答应，走进来，又见莫老儿亦死于地，到房内又见一妇人坐在马桶上，也是服毒而死。走到厨房，见牲礼，在锅内许多鱼肉，便把宝剑放在锅内，那宝剑见毒，登时火起腾腾，剑黑了半截。马俊想道：“他一家三口，如何俱毒死？又有牲礼，必是敬神，其中定有蹊跷，待我自回林内，明日再来看是何故。”今日马俊回林，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八回 为施恩放走家丁

话说马俊要等到天明看个明白不提。且说镇上有一光棍叫做王老虎。父子六人，行凶撒泼，在镇上的人，无不惧他。只到日色正明，这王老虎只因昨日不见了一只狗，所以今日起早到四处寻狗。走到莫家门首，见洞内伏着一只黄犬，王老虎认得是自家的狗，便唤了几声，不应，他伸手在内拖出，却是死的了。王老虎见狗死了，便骂道：“我把你莫家奶奶咬死了，因何把爷爷的狗毒死了？”即使用手打门，又不开。遂转身回家，叫儿子出来，说道：“莫上天这野种把我家黄狗毒死了，我去寻这狗头。”这五个儿子整衣携棍，各执兵器，一路骂到莫家门首。那些人劝的劝，拦的拦，这五个儿子如凶神一般，将莫上天大门打下，往里一顿乱跑。见莫上天死于地下，便往外要走，被人拦住道：“哪里走？你们打死莫上天，还想往哪里走？”王老虎是个停当光棍，便上前扯住了众人说道：“你们且到隔壁土地庙去，我有话说。你们讲我只是不赖便了。”众人说道：“料想里面还有死尸。”内中有人说道：“地下还打碎许多家伙。”到得厨房中，见莫老儿身带众伤，跌倒在那里边。内有一妇人，亦带伤而死。地方人说道：“我们且将边门带上，我们到庙内有话说。”一众人等，俱拥着王家父子齐到庙内。王老虎对众人说道：“虽是我父子快嘴，屡屡恼人，非我王老虎与人不和，只因我性直情粗，好恨个不平，所以恼人。但今日之事，这莫家真不是我父子打的，其中恐有别故，望众位想想看。”那地方说道：“今是你父子六人骂过几次，劝你不肯罢休，回家各人带了兵器，打进莫家门去，乱打一顿，可是有的？”王老虎道：“才进他的门就看见他死在地下。”坊甲道：“无论先死后死，你却是打到他家就是你打死了的，把你父子先锁起来再作道理。”众人要锁王老虎的父子不提。

且说那个风小姐，已被一个都察院的麻太爷买了去做妾。因见了老夫人，细细的说道：“小女子是太常寺风竹之女，因被奸人所害，又遇拐子莫上天将我拐卖，我是有婆家的。”老夫人听了此言，忙叫家丁：“快将此女送到莫家，身价银子也不要还了，叫他送此女回家与他父母团圆。”

家丁领命，雇轿子送到莫家去了。有一个家丁先到镇市上找问莫家住处，这些众人与王老虎理论，见来了十二个家丁，又来了乘轿子。王老虎低声说道：“列位看这轿子，跟着了许多家丁，来问莫家，其中必有原故。列位放我父子罢，把他们拿住，还有个财发，倘若不能，还是我们父子抵偿。”众人道：“这个如何使得？”王老虎道：“包管有你们好处。”众人依了王老虎之言，道：“你们这些人怎把莫家人打死？”正说之间，后面又来了多少乡民人等，七嘴八舌。麻府家丁，哪里招架得来，护着轿子，内中有一个家丁说道：“列位不要认错了人，我等是都察院麻府家丁，并不曾打伤人。”王老虎道：“你们打死人就拿都察院势力压我们不成？”

那些家丁正在喧闹，只见大路上来了一个人，身長九尺，头扎花手巾，身穿玄色箭衣，足下登皮靴，腰带宝剑，乃是马俊。因在林内睡着，只因辛苦，方才睡醒。只听得喧闹之声，不知何事，便走到跟前，叫道：“何事哄闹？”人见马俊异相凶暴，便说道：“我这里有个姓莫的被这般人不知为何事，把他一家三个人都打死了。”马俊道：“只恐不是打死了的，只怕是服毒药死了的。”便走到轿边问道：“你们是哪里来的？因何打死莫家人呢？”众家丁道：“我们是都察院麻太爷家丁，只因老爷买妾，有张三李四拐了一

个女子卖与我老爷为妾，前日抬到府中见了夫人，就问他姓甚名谁，他说是太常寺正卿风竹之女。夫人听了此言，叫我们雇轿抬来送还莫家。今见莫家一人俱无，有个姓王的同了地保人等拦阻，说道是我们大家打死了的。”

马俊听这轿中乃是抬的风小姐，忙说道：“谢天谢地，今日才见弟妇。”忙到轿边问道：“轿内可是风栖霞弟妇么？”小姐听得有人叫他名字，便道：“小女子正是。不知外面是谁？”马俊道：“孙佩贤弟与郝大哥俺都拜过的。”又低低说道：“我是马俊，曾杀米公子，今日来取宝剑，幸喜遇着弟妇。”风小姐道：“求伯伯救我。”马俊道：“等我打发众人领你回山。”马俊与众人说道：“莫家现有许多银子，莫家他是自己吃了毒药死的，与他们无干，你等可拿他银子买几付棺材掩埋罢，把余的银子你们分用。”那个王老虎道：“你是哪里来的无名无姓的野人，好大脸面。”马俊道：“问俺姓名，你且站稳脚步，听俺说来。俺是杭州钱塘县人氏，姓马名俊，号子昌，另号玉蝴蝶，又叫做个电光目是也。曾在开封府烧监牢杀了米公子、鲍成仁、孙知县，携了人头反监劫狱，救了孙佩，今日又到开封府来。这段情由，你可知道？”王老虎与众人听了马俊之言，都唬得往后退了几步，连麻府家丁听得此言也打寒噤。马俊道：“抬轿的，代俺抬了走，与你五两银子。”又对家丁说道：“列位请回，风小姐是俺的弟妇，俺要请他上山与他夫妻父母相会。日后自当重谢。”家丁道：“这风小姐倒也罢了，但是那帮人不肯放我们。”马俊在腰间抽出宝剑，“谁敢上来阻拦，着我一剑分为两段。”那几个家丁上前去了，无人敢上来阻挡。马俊护着，麻府家丁叩别而去了。

且说那坊甲与众人等，内中有的说：“如今到处捕获马俊，你我何不擒马俊到官去领赏银子？”内中人说道：“玉蝴蝶会念五道三除之法，又会杀人，又会放火，拿得住他便好，拿不住他，他到夜里来放火烧我们，如何是好？”众人七嘴八舌，主意不定。

且说风小姐在轿内，把被拐到扬州，遇见常让的话说了一遍。一头走一头想，马俊在后，仗剑相随轿子同走不提。

再言王老虎与众人说道：“有事总在我们身上，大家齐上前追拿马俊。”镇上人都向前行，一时远远又来了十数个捕人，亦是追拿马俊的。马俊见后面有些人赶来，他也不放在心上，就犹如草芥一般，只催轿子前走。

且说镇上有入进城传说，却被米府中知道，叫了十数名能干家丁，骑了快马，各执兵器追赶来了。这些乡民见大路上来了十几个大汉，说道：“快拿马俊。”你道十人是谁：

米府家丁十名

第一名叫活土地刘交，二名叫生铁头王僧。

三名叫蜈蚣须方盛，四名叫铜脊背周炎。

五名叫擒虎手伍泰，六名叫捉虎将孟先。

七名叫不怕死吴能，八名叫扒山虎施威。

九名叫入地蛇花龙，十名叫双头狼孔白。

这十个人打马如飞，直奔那一丛人赶将来。那王老虎道：“前头跟轿的是马俊，列位将军可快上前擒拿。”十人回道：“轿内是谁？”王老虎道：“甚么风小姐，名叫风栖霞。”这十个大汉内中有个人说道：“这总是风栖霞身上起的祸，我们还不快快拿他。”这些人飞马往前一拥，围住马俊。那刘交说道：“我们今奉钧旨各处缉获，谁知此处相逢！”十人各执兵器，要拿马俊。不知后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九回 铁球山喜燃花烛

却说马俊路逢风栖霞，好不欢喜。只见四面来了许多人，马俊想道：“必是来擒我之人。”便叫道：“弟妇不要慌乱。”又叫二名轿夫：“不要害怕，有俺在此，你且将轿抬到靠山窝之处。”又看见先来的一名马快，生得面短须长，肩宽背阔，手提双刀，站在东首。那几人身胖力强，人人手内各执器械。马俊先见一班乡民，不足为意，后见这几个人略略有些惊慌。想道：“这些人一定是来擒俺的了，怎奈弟妇在此，又怕失错。”想道：“罢！罢！罢！拼得这条性命有何他虑？”便把手帕扎了头，腰间紧带紧了一紧，手执宝剑，指东画西，说些闲话，眼睁睁守着众人，一心只防着身子遮架。

不说马俊在此受困。且说郝鸾等自马俊下山之后，便领了众英雄奔赶开封府而来，却于今日来到此地。郝鸾鲍刚人等正走在那高岗之上，远远望见一丛人站在那里，不知做什么事喧嚷，便叫能干喽啰前去打探。

不多时，喽啰急急忙忙跑来禀道：“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前去打探信，那一众人不为别事，却是围着马爷，又靠着一乘轿子。小弟走去问那些乡邻，说那轿内坐的风小姐。又说米府家将要拿马爷呢！”郝鸾鲍刚人等听得此言，吃了一惊，说道：“列位贤弟，事不宜迟，恐马贤弟遭其毒手。”

鲍刚陈雷生平性急，挥马前去。郝鸾道：“不要乱为，恐惹人耻笑我们不知兵法。”周龙道：“急急往救，不可迟疑。”郝鸾道：“众位兄弟打马走着，听我号令。”先叫鲍刚领五名喽啰向正南方按定，这等动手，可敌贼子。又叫陈雷领五名喽啰，正东方按定，周龙正西方按定，曹双正北方按定，又叫周顺、王龙、张发、樊冲四人，往来四面围定，各人听令打马，四散各方围住。那十个大汉见郝鸾一马当先而来。

马俊正在惊慌之际，猛然又见一伙人马，谁想那是郝鸾、鲍刚人等，手执兵器杀奔而来。马俊大喜，叫道：“好了，有了帮手了。”不觉英风陡发，气高千丈。便大叫道：“列位贤弟，俺马俊路见不平，要救受难之人，不觉竟被奸党光棍拦阻俺的去路，请列位公言一二。”正南上鲍刚便来接上说道：“扶孤救难是好事，那个敢阻去路？若是多一嘴，一剑砍下他的驴头来。”陈雷亦说道：“若是阻拦，将刀刹这狗娘养的。”郝鸾向前说道：“朋友要走就走，休来阻挡。”郝鸾又叫周龙等：“贤弟们，且护送轿子要紧，哪个敢阻挡你？”那边刘交叫道：“众位，此时还不下手拿马俊，等待何时？恐怕溜了无处找他。”

只见刘交提了朴刀大叫道：“马俊不要走，有俺活土地来拿你。”便举双刀来劈马俊，马俊提剑相迎。刘交自幼学的纵跳法，马俊因有此法方才敌住，不分胜败。那方盛王僧一齐来劈马俊。鲍刚看见骂道：“你这狗头，要打攒盘。”便叫道：“大家上来攒盘。”陈雷曹双一齐向前，大杀一场。那郝鸾手快，一剑把王僧挥为两段。马俊将剑执定，半空跳纵，刘交也纵跳起来。马俊猛然一剑，刘交招架不住，众人四方逃奔。郝鸾也跳起上前，方盛对敌不住，也就逃了。

众捕役见米府家将都被杀伤，岂敢抵敌，亦四散逃去了。郝鸾道：“贤弟等不必追赶，且保弟妇回山。”众人道：“今日幸遇马仁兄，救得孙佩贤弟并弟妇凶难，真天幸也。”马俊道：“若不是列位仁兄相助，必遭毒手。”郝鸾道：“那时愚兄冲撞贤弟，贤弟不辞而去，我深恐贤弟有失，故此同众位兄弟前来接应，不想果有今日之事。米府家丁也被俺们杀得魂飞魄散，今

又遇见孙家弟妇，真真万幸。”叫喽啰抬着轿子，马俊取出两锭银子，赏那轿夫去了。众人方起身，离了此镇，竟奔铁球山去了不提。且说刘交众人等今日被敌，各人带伤受疼，又杀了王僧，俱气怨不平。奔进城来说雷太爷卖放凶手，诈了雷太爷千金方才罢休。这也是雷太爷的盛德处不表。

再表雷太爷亲到临轩镇，去检验莫上天家人命，又被搜出多少银子，叫坊保买了棺木盛好，余下的银子派散带伤之人，太爷回衙做详，又通详上司咨部。

且说刘交方盛诈了太爷千金银子，竟作路费起身进京，走到米相公府上去了。那米相爷在京新请了一个军师，名为百胜祖师，能呼风唤雨，又会定身黑眼法，这米相爷好生欢喜。忽有刘交方盛跪禀，将路上遇着马俊郝鸾等交战之事，说了一遍。米相爷听得此言，心下踌躇，就着刘交、方盛四处访寻好汉。不论僧道响马，只要有本领有武艺的，刘交领命去了。

且说郝鸾等护着轿子，保了风小姐上山而来，焦豹风公一众人等听得各位回来，忙迎下山。见郝鸾等保着风小姐的轿子，一齐上山，都到得聚义厅上迎。风小姐出轿谢了郝鸾、马俊诸人等，然后到后面拜了父母等人，大家痛哭一场。茶罢之后，大家各诉离情之苦。

山上大摆筵宴，一来代马俊接风，二来恭喜孙佩。众人又问马俊取剑之事，说了一遍，后因借宿莫家，如此，如此之话，又说与众人听了，无不称妙。又把那麻都察院的夫人好意说了：“若非夫人，叫众家丁押着风小姐送与回家，我怎得就遇见了弟妇，此乃麻夫人莫大之恩也。”

酒至数杯，郝鸾奉了马俊等酒之后，便出席对风公打了一恭，说道：“小人有言奉禀。”风公站起身来道：“贤侄请坐，有话请说。”郝鸾道：“小侄昔在争春园一会之后，至今无限苦楚。孙佩贤弟全亏马俊救出，今日栖霞妹又幸遇马贤弟救了带上山来，父母相会，夫妻完聚，真大幸也。欲请老伯早早选择良辰，以成洞房花烛之喜。”众人一齐答：“此言极妙，极是。”风公道：“我一家深感马兄再造之恩，一言难尽，且未曾报答万一。”马俊道：“何劳报答，晚生理当奉救。”众人又问风公，可允此事？风公道：“我已有此念久矣。”众人听得允了，遂取了历书，大家选定七月初八日吉日良辰。众人无不欢喜，饮至更深方散。

风公回到后面将席间择期与女儿成婚之事说与夫人知道，夫人亦皆欢喜。次日唤了成衣匠上山料理裁做新衣。

不一日到了初八日，张灯结彩，鼓乐齐鸣。杀猪宰羊，犒赏喽兵。众人道：“请新人上堂参拜天地父母，又拜众位仁兄。”看那风小姐身穿彩服，如仙女临凡，仍将八宝紫金镯带着。

且说这金镯当日风小姐劫散，躲在庙内桌下，遇见莫上天，领他家去。小姐说明坐落住处，莫上天就起不良之心，拐他去卖。只说送他回家，没有盘缠，风小姐将此镯叫他去当，不料他卖与那富户人家。那个人家有一个雇工小厮不成人，就偷了此衣服首饰，这金镯恰就在内，他便拐而逃之。走这铁球山下过，遇见山上头目喽啰截住打死，将衣服镯子，拿上山来，报了大王。风公孙佩认得，存在风公处所。所以今日风小姐与孙佩成婚，又将此镯带在手上。当日聚义厅大开东阁，饮到更深，送孙佩与风小姐合卺交杯，一

合卺(j n, 音紧)——成婚。卺是瓢，把一个瓢瓜剖成两个瓢，新郎新娘各拿一个，用来饮酒，是旧时成婚时的一种仪式。

众人等欢欢喜喜出房去了。这孙佩与风小姐已完了周公之礼。到了次日，孙佩拜了岳父岳母与众位仁兄。

过了数日，郝鸾对众人说道：“愚兄昨夜得了一梦，不知凶吉如何。”孙佩道：“仁兄所梦何来？”郝鸾道：“正交三更时候，见柳绪身披花红，如同状元一般，望着我笑之不止。正然笑时，又见常让身穿破衣，垢面蓬头，赤足站在愚兄面前哭而求救。正要问他为着何事，只见来了一只大虎竟把常让一口衔去。我正欲救他，一时，正南上来了一只金狮大豹捕那大虫，一下救下常让。那大豹一声吼叫，就把愚兄惊醒，原来是一场大梦。不知此梦凶吉如何？”

孙佩想了一想，回道：“据小弟看来，柳绪披着花对着仁兄大笑，是个困相，所以反作花红。那常让蓬头垢面望着哭而求救，依反理说，是欢喜了。且东方甲乙木，不能克火，心哭之相。那只大虫是牲，那害柳绪之人，幸得那只大豹相救，大豹不姓花就姓马。依小弟说来，那柳绪定然受害，常让定然得其大志。”郝鸾道：“贤弟说的不差，我想着当初在杭州结义之时，愿同生死，富贵穷贫共之。今日我们共乐此山，单单只少常柳二人，这是愚兄一件心事。即不作梦，我也久有此心了，怎能有奇人连夜进京，访个消息，我方放心。”鲍刚道：“小弟愿去。”郝鸾道：“贤弟去不得。”鲍刚道：“仁兄何以就量小弟去不得？”郝鸾道：“贤弟昔日性情鲁莽，做不得细事。”鲍刚听此不悦，只听得有一人高叫道：“除了玉蝴蝶谁人敢去？”郝鸾摇手道：“更去不得，你去进京要进关，你有大罪在身，如何去得？”马俊道：“仁兄若是别的，小弟还可依你，若论米贼，小弟偏要去。况孙佩弟详梦，要一个姓马的，小弟又姓马，有何虑哉？我一定明日起身。”

却说郝鸾等苦劝不从，只得备酒饯行。次日众人送马俊下山，独自一人进京探听常柳二人信息，不知凶吉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回 银安殿笑接彩球

却说那马俊在路赶行且不提。且表常、柳二生在路前后一起到了长安，不意常公升了吏部，被米相爷奏了一本，保举常洪、柳滂助吴公征寇去了，二生只得住在书院内等候班师回朝。

常、柳二生时常在外游玩，一日在街坊只听得三三两两两人传说道：“这场大富贵不知哪个有福之人受用。”常、柳二生问一老者道：“这些人乱哄哄的往哪里去？”老者道：“皇上有个公主，年方十六岁，太后择定今日他抛彩球，得者便是驸马，二位何不去走走，倘有天缘亦未可知。”常让对柳绪道：“贤弟你前妻已故，何不去走走，得了彩球岂非好事？”柳绪道：“不可妄想，我二人只去看看罢。”二人带书僮到彩楼前，果然是光灿鲜明，十分齐整。只见守卫八个太监，花帽锦衣，各执黄旗，还有几十个巡视的太监，场外是御林军。那公侯伯子荫袭公子，士民人等，不计其数，谁敢喧哗。只等午时公主方才出宫抛掷彩球。

忽见一内监手执黄旗传谕道：“皇上有旨，在场文武官员后裔，士民人等，凡有家眷者，不许进场，如违族诛。”言完去了。那些有妻室无貌者，皆纷纷出场。常让道：“愚兄别你了，明日到驸马府来贺喜。”柳绪道：“岂有此理，兄何必将弟戏耍。”常让道：“说不定，兄不妨去碰碰机会。”柳绪道：“虽是正说，我一人怎好在此？”常让道：“本人不敢违旨。”柳绪道：“小弟量也无福，不若一同回去罢。”常让道：“岂有料得不中的，恐有机缘亦未可知，贤弟在此，我去了。”柳绪遂带了书僮，远远站着。直至午时，彩楼上走出八名妃子，摆了香案，卷起珠帘，只听一派音乐，公主驾临。又见太后与娘娘宫娥俱上楼来，皇太后命公主拈香礼拜天地。礼毕，旁边侍女捧上一个金盘儿，内放着五色彩球，玲珑好看，有八条绣带，那带上有金铃四个。皇太后将彩球递与公主，公主接在手内。公主移步香飘，珮声微动，走至帘边，露出娇面，犹如天仙一般。那下面看的人暗道：“好个公主，不知是谁的福。”众人思议纷纷。只见那公主把球向空中一抛，众宫女即扶公主同太后与正宫娘娘下楼升辇，仙乐悠扬，回宫去了。那球在半空中如神人捧着，飘飘扬扬或东或西，引得那些呆公子蠢士民，个个仰头伸手，东奔西跑，想接彩球。惟有柳生站住不动，看着他们抢那彩球。忽然向东飘，众人跌跌往东去，猛然往西一飘，铃铛刚刚打着柳绪的头，那三十二个金铃叮叮响了一阵才住，遂缠住柳绪身上，要解也难解下来了。

只见有几十个人飞奔来要抢彩球，幸有巡场的太监，哪里容得这般人胡闹，遂手执黄棍乱打，说道：“抢球的是谁？与我拿着！”哪知是米府家丁，被打不过，只得退下。原来米相的儿子死了，把史通承继为子。米相心想篡位，故叫众家将扮做公子，哪个得了彩球，都是让史通的，史通做了驸马，就好借公主之势，横行的了。有了史通在内，自己便好举事的了。谁知天理不容，又被太监获着这得彩球的人，史通看原来就是柳绪，心中越发起气闷。刘栋在史通耳边说道：“大爷总不要紧，都在门下身上，包管驸马还是太爷做。”史通只得领了家丁回去，那些太监早把柳绪抬了飞奔午门。这书僮不知好歹，唬得溜了去了不提。

且说太监到了午门，放下柳绪，老太监进宫启奏天子。皇上随即登殿传宣，文武公卿，侍立两旁。米中立与史明德在朝，两人已十拿九稳，彩球是史通得了。及至一看，不胜大惊。只见驸马要到金銮殿，山呼万岁。天子见

柳绪面如傅粉，唇似涂朱，俊雅风流，天子大悦。柳绪口称：“臣系浙江杭州府人氏，臣父柳滂官居礼部，随征去了。臣叫柳绪。”天子道：“原来是柳滂之子。”心中大悦。想道：“外貌虽好，不知内才如何？”天子便问：“卿年十几岁？平日作何事业？”柳绪奏道：“臣少年时父训攻书，已入黉门，年十八岁。”天子听得柳绪十八岁，比公主长两岁，心中更喜。又问道：“寡人今有一题，卿若能作，即作文章一篇，呈朕审阅。”柳绪奏道：“万岁旨意，岂敢有违，求万岁赐题。”天子赐柳绪平身，太监摆了书案在于殿前，柳绪立于案前。天子赐题是：“得天下英才而教育”一句。柳绪领题一看，举笔而书，并不思想，一刻工夫已写完，俯伏呈交皇上。皇上命太监将卷子捧到龙案上，天子看了一遍，真是字字珠玉，出言锦绣。忽见太监走来奏道：“皇太后有旨，即宣驸马爷进内宫。”太监随领柳绪进宫朝见。太后见柳绪眉清目秀，唇红齿白，心中甚喜。便问道：“卿能咏诗否？”柳绪奏道：“少知一二。”命太监取过文房四宝，赐柳卿坐下。那柳绪谢坐，又赐香茶一盏，饮毕。太后道：“今当中秋佳节之时，以秋景为题，赋七言诗一首。”柳绪领旨，拂纸濡笔，一挥而就，并不思想。宫女呈上太后与正宫娘娘看。

诗曰：

紫瑞花开别样秋，疏桐依旧凤来投。
一轮冰鉴临金阙，万树天香护玉楼。
西女停车仙乐奏，飞琼漫舞彩云浮。
肖郎今识清都景，不戏蓬瀛不复游。

臣柳绪恭呈

御览

太后与娘娘看毕，称赞不已。太后命太监领驸马到宫楼听旨去。不多时，内宫传旨道：“皇上有旨，先宣驸马进府，候十五日完婚。”太监遵旨送柳绪去了。那同柳绪相好之人无不欢喜。但米中立等心中气闷，同众门生在相府坐着，埋怨史通无用。有刘栋在旁道：“相爷休怪公子，实因那内监阻拦的凶，如今有一计，难得公子面目与柳绪无二，据门下看来，要谋驸马反掌之易。”米相道：“那柳滂又与老夫作对，幸得皇上不准。如今他儿子做了驸马，柳滂回来，他父在殿上一本，子在宫内一本，老夫焉得不受他的累。不知你有何计策，可得大事？”刘栋在米相爷耳边道：“为今之计，要相爷亲去，带银百两，快马一匹，如此如此，赚了他，着人在外面僻静处放下一张梯子，将他骗出来，叫他奔南门逃去，再着家丁赶上前去杀了他，即将公子撮进府去，守门太监哪里知道？请相爷一裁。”米相他听了大喜：“妙计！妙计！”一面假做起边报凶信，一面命家丁牵马取梯子在僻处伺候。

米相爷带了银子，故作慌张之状，来到驸马府前。守门太监见是米相爷，就不拦阻。入了后堂，与柳绪见礼坐下，内监献茶。柳绪道：“晚生有何德能，敢劳老太师深夜降临？”米相爷把眉一皱说道：“老夫尚未曾来贺驸马，因有边报到了，故此来迟。且有一种机密大事来报驸马，驸马可令内监到前面去，老夫好说的。”柳绪便吩咐内监暂退。米相爷离坐，把门掩避，在袖中取出假边报递与柳绪道：“驸马看此便知。”柳绪展开一看，却是报闻常

冰鉴——指月亮。

蓬瀛（yíng，音迎）——蓬莱和瀛洲，传说中的仙山名。后用来泛指想象中的仙境。

洪柳滂顺了海寇，唬得柳绪魂飞魄散，双膝跪下说道：“求米相爷开一线之恩，救晚生一命。”米相爷扶起说道：“你父与老夫不薄，我恐明日圣上震怒，不便相救，故此黑夜前来。为今之计，救你逃生。只是可惜彩球之名。”柳绪道：“如今父为反逆，还说甚么彩球，不知何计可逃？”米相爷道：“那前后门是走不得的，恐太监们阻拦，必须要越墙而逃。外面已安排了梯子并快马一匹候你，你可出南门，并无阻挡。这是白银一百两与你带为路费。”柳绪接过银子，感谢不尽。米相爷同到后墙下面，并无接脚之物，来到假山上面，见垂杨柳覆墙头。柳绪一看，果然有一张梯子，竟爬下去。那家丁低说道：“相公来了么？马在此。”柳绪忙跨上马，家丁又指他向南门去路，急急而逃。家丁见他去了，才把史通从梯上送进府去，自搬梯子回去了。米相爷见史通来，方开了中门，假作宾主之状，假驸马送出相爷去了。太监们一时那里辨得出真假来，刘栋又忙催家丁赶出城去杀那柳绪。未知后来吉凶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一回 常让怒怪假柳绪

且说彩楼跟前柳绪的书僮当时唬得飞奔回来，进书院见了常让叫道：“常相公，我家相公惹下祸来了！”常让听说，吃了一惊，问道：“有何大祸？你快说来。”书僮道：“我家相公同小人站在场内看那公主抛彩球，只见那彩球东荡西飘，猛然落下，打着我家相公，缠在身上，又有些人奔来抢球，被太监们拿黄棍打散了，便将我家相公抬起来不知往哪里去了，故此小人急急跑回来报知相公，望相公相救我家相公。”常让听得此言，便朝天作了三个揖说道：“谢天谢地，今日柳贤弟登仙了。”又对书僮道：“你家相公如今是椒房贵戚，乃皇上的女婿，你不必着惊。”又着家人再到午门访信，家人去访，将晚回说道：“果然柳相公得了彩球，进朝见驾，细考奇才，又到后宫见太后与娘娘，才送进驸马府去了。”常让听了十分欢喜，当晚畅饮一回，料理次日恭喜。

再说柳绪骑了快马，跑出南门，行有二十余里。此时约有二更天气，忽见树林内跑出一个人来，手执钢刀，直奔将来，大喝道：“留下买路钱来！”柳绪乃懦弱书生，不曾骑得惯马，听得强盗赶来，他心慌手软，跌于马下。那人走到身边，将他腰内银子搜去，又把他衣服马匹劫去，幸喜不曾伤他性命，骑了马飞奔大路去了。柳绪吓得半死，半晌爬出，四处一看，惟见满山烟月，拍面秋风，只得凄凄惨惨，信步往小路逃灾。

且说米相公家丁追来，分路找寻有二十多里，忽见那大路上一人飞马而去。刘栋叫家丁打马赶上，团团围住那人。那人唬得心惊脚软，被米府家丁提过马来，一刀砍了。却是腰间带刀，众人心疑，仔细一看，不是柳绪。刘栋上前看了一看，心中想道：“柳绪必是被这人短劫，杀了他的性命，故此马匹衣服银子，被这人所得，我们如今将马匹衣服带了回去请功，只说柳绪是我们杀了。”众人道：“妙极，妙极！咱们且将就在城外过一宿，明日进城回复相爷。”大家沿路寻店安歇不提。

且说常让次日起来，梳洗完毕，换了一身衣服，又带了家人，到了驸马府来，见那府旁彩篷齐整，守门太监十数个在门首伺候。常让道：“人生在世，富贵难料，前日柳贤弟同我住在书院，今日做了驸马，便如此光华。”叫家丁对管门说：“烦爷进去禀驸马爷一声，常让相公特来贺喜。”守门人问道：“可有帖子？”家丁道：“亲身而会，不曾带帖。”守门的不敢怠慢，便去禀知驸马，有一位常让相公来恭喜驸马爷。那史通知是常让，吃了一惊，想道：“这狗头从哪里来的，若是会他，岂不被他识破？”便道：“你对那姓常的说，驸马爷有事，不得工夫，你不过是门下走狗，不便相见，另日自有赏赐。”太监出来，照着所言说与常让。常让听了此言，就气呆了。骂他一顿，又不在理，只得忍着气在肚中，回到寓中，气冲冲的叫道：“柳家家人快去往驸马爷府中，对你相公说，我骂他负义小人，无情畜生！”家人答应，即奔往驸马府中去了。

且说史通生怕人来看出识破，即着家丁对管门的太监说：“无论驸马亲戚人等，尽不许入内。”那柳家家人来到府前道：“小人要见主人。”守门的回道：“今奉旨一切人等不许入府。待十五日完婚之后，方得进见。”家

椒房——汉代后妃所住的宫殿，用椒和泥涂壁，取其温暖有香气，兼有多子之意，也用为后妃的代称。这里是皇室之意。

人没法，只好回家去了。

这日马俊刚刚寻到书院，对门口一人说道：“你去报知常爷，说我马俊来看。”门上人进去禀知常让，常让正在恨柳绪之时，又见来了个盟兄，便心灰意懒，就象呆了。马俊走进，叫道：“贤弟，俺来了。”常让流着眼泪，慢慢答应道：“原来是马兄，小弟失迎了。”马俊见常让流眼泪，愁眉不展的模样，便问道：“贤弟有甚过不去的事情，这般模样？”常让道：“一言难尽。”才起身来见礼坐下，复拭泪说道：“小弟并无过不去之事，只因负义忘恩的柳绪。他做了驸马不认兄弟，还说是他门下走狗，叫我另日去领赏，你道气也不气？可恨不可恨？”马俊道：“贤弟且勿怪他，这也是小事，恐是他门上人传错了名姓。”常让道：“岂有传错之理？这是柳绪一时富贵，变了心肠，真乃小人之辈。”马俊道：“你今不要烦恼，待我马俊去见他，若他相会，俺替贤弟道及此情，叫他赔罪。”常让道：“兄到他处，倘若不会，反受其辱。非是小弟放肆，况小弟自幼与他相交，时刻不离，尚且如此，仁兄虽然与他结盟，不过相会几次，一别许久，只怕竟忘了仁兄。依小弟之意，不若不去。你我做丈夫的，何必趋奉他。”马俊会意，说道：“贤弟是个吏部公子，俺乃平民百姓之人，俺却不依，偏要去走走。”言毕起身，除下宝剑便走。常让相留不住，方才去了。那柳家家人就回来说道：“小人往我相公府中，却不得进去，府门前有太监阻住。”常让道：“我叫马兄莫去的好，如今看来真是无益。”

且说马俊找到驸马府前，叫道：“门上人，烦你进去通报驸马，说俺马俊要见。”那门上人看了马俊一眼，不像个有来头的人，说道：“要见我驸马作何事呢？”马俊道：“俺与你驸马同乡，又是结拜过的，特来奉贺。”那些守门的道：“早间有个常相公，他是同乡的人，我们进去禀报，被驸马爷大大喝叱了一顿，吩咐我们，以后但有往日门下走狗来见，俱回他另日来领赏。”马俊听了大怒道：“你且进去禀声，他定要会。”门上人见马俊凶恶，只得进去禀了一声，便出来回道：“驸马爷道：‘方才有旨意下来，凡一切亲交，毋许擅入，俟完婚之后，谢过了恩，方才会客。’”说完都坐在门凳上说话，不理不睬。马俊方知常让之话不差，急得凶心顿起，怪眼圆睁，说道：“俺看你驸马做得长久不长久。”那守门人大怒道：“你是哪里来的野棍，敢在此无礼，快些走了便罢，若走迟了，拿棍子打你狗腿。”马俊见门上人骂他，越发动怒，却不便行凶，只得忍在心中，气忿忿回到常让的寓处。常让见他满面怒气，便说道：“仁兄如何不听小弟之言，故有此气。”马俊道：“罢了！罢了！今生不得与柳绪开交！”常让道：“等他完姻之后，再作道理。”便叫家丁摆上酒席，过来饮了几杯。常让问道：“山上诸位兄长长安否？”马俊将三进开封府取剑，并劫风小姐上山之事说了一遍。常让道：“小弟被张三李四两个骗进院内，遇风小姐行刺，幸我醒来问其来历，方知是孙佩弟妇，回去禀了舅父，捉拿拐子，不知又被拐子同院内妈儿一同逃走，不知去向。今得仁兄，又做一番好事，完了他二个大事，真感仁兄恩德莫大焉。”马俊无心闲话，心中只恨柳绪。便问道：“今乃中秋佳节，不知公主是甚么时候出宫？”常让道：“闻说戌时。”马俊道：“若是撞见这无义之人，让他招得成驸马，俺也算不得手段！”常让道：“凡事要忍耐。”再三相劝。

忽然一阵神风，寒雾满天，纷纷大雨，下到天晚方住，渐渐明星亮月，常让拿杯对月闷坐。马俊起身，穿了一套短衣，带了宝剑，对常让道：“俺

要去杀柳绪呢。”常让一听此言，吓得战战兢兢，即说道：“三思而行，不可后悔，还要忍此气。”拉住马俊衣角，不放他走。马俊那里肯听，说道：“这气恼难消。”把常让推了一跤，纵身上屋，要杀柳绪。不知杀得成与不成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二回 马俊义奏真史通

却说常让被马俊推倒在地，半晌起来，叹口气道：“柳贵芝怎的？今日得了富贵，就忘了朋友之情，却是你自讨其祸，可惜绝了柳门之后。”左思右想，无计可施，先虽恼他，今见马俊去杀他，其心又不忍，足足想到三更，方才睡着不提。

再说马俊离了书院，借土遁落在驸马府屋上，睁着一双怪眼在屋上，望见中堂内那柳绪独自一人，穿着驸马的华服，气昂昂的坐在桌案之上，红烛双插，又是满堂红灯高照。原来史通假冒柳绪，所以不要家丁伺候，独自一人坐着。马俊一见，犹如仇寇，骂道：“我把你这狗贼快活得几时！”他坐在屋上，又细看了一会，便吃一惊道：“这不是柳绪的模样，他如何坐在此处？”便定眼睛细看，越看越疑。原来马俊眼力最高，故称为电光目。虽离了许久，他却看得真切。何也？因同几次酒席，会过几回谈心，故此认得真实。马俊又想到：“若是认不得，我马俊恐离久了，故尔忘记亦未可知。今常让与他同寓一处，寸尺不离，难道他也忘记了不成？如今看来，真正不是柳绪。”

不说马俊在屋上犯疑。再言那刘栋奉米相之命，恐怕史通不识国礼，写了一张仪注关节，着刘栋送来与史通看了，到临期之时，照帖而行，方免失仪。刘栋进了中门，还是照平日相见的混闹作乱之故，也显他的妙计，叫道：“大爷我来了。”史通便道：“老刘你来做什么呢？”刘栋笑道：“特来送一物与你看看。”便从衣袖中取出递与史通说道：“你照此帖行事便了。”又笑道：“大爷你今日这等荣耀快活，不知那人儿怎么样呢？”史通道：“这是我大爷洪福，所以得你的妙计。”两人笑了一会，刘栋起身往外去了。史通手内捧着送来的仪注细看不提。

单讲马俊在那屋上听得几番话语，真真十二分是假的，又见行事不是柳绪平日的文雅，越看越不是。马俊心中想道：“几乎错怪了柳绪。”猛然想起，既是假的，真的往哪里去了？又想到：“莫不是被他们害了性命不成。”正思想之间，只听得打锣之声，已是一更天气，略迟了一刻公主就要出宫了。一者乱其人伦，二者不知柳绪在于何方，“我如今若杀了这贼子，不知柳绪生死何在？正欲待拿他，恐他羽党人多，反为不美。但公主出了宫，完了姻亲，那皇上也难辨真假。”左思右想，无法可施，着急想了一会道：“罢罢罢！我想做汉子的要为朋友，就把这条性命放在肚皮外，我今进了皇宫，先奏天子拿这假驸马，若是真驸马，我情愿受斩剐之罪；若是审出这个赋子是假的，不但我无罪，而且反有功。做好汉的，要撞这个金钟，舍着这条性命。”

主意已定，就离了此处，借土遁，如风响一声，且到了皇宫。想道：“腰间宝剑藏在哪里？有了，我把宝剑放在皇宫高屋天井之内。”方才立于地下，看那殿宇房屋甚多，却不知圣驾在于何处？又不知宿于何宫？到此也是枉然。不若回去，先杀了那贼，替柳绪报仇。

正欲回去，只听得有人叫道：“张文正在哪里？”只见皇宫内走出二人，手提宫灯叫道：“周公公做什么？”周太监道：“皇爷有旨，说时辰将近，公主快出后宫，你们把銮驾俱要齐备，咱家去缴旨去了。”那周太监吩咐完时往前而去。马俊听得“缴旨”二字，不是皇上定是娘娘，我不如随他引了进去。那周太监进了宫门，来至永和殿缴旨。

那马俊也跟进宫内，藏在黑处，往殿内一看，只见天子端坐中间，背后两旁约有三十多名内臣保驾，灯烛辉煌。马俊却有些胆寒，想道：“怕也怕不得这许多了。”又想到：“惊了驾是个斩罪，私入皇宫也是斩罪，不过是一死而已，但我被杀，皇上也要问问驸马的真假罢。罢，罢！就被他杀了，也是瞑目的。”便往上走了几步，猛然往上一纵，俯伏在地说道：“民人见驾，报机密大事，有关国体。”那保驾的内臣拿着金瓜等物，将马俊压住，不容转身。皇上吃了一惊，说道：“你是何方奸细，敢黑夜来行刺寡人么？”马俊道：“民人报机密大事，有关国体，并非行刺。”天子道：“你报什么大事？”马俊道：“万岁爷放起，民人细奏。”天子叫内臣先在他身上搜检搜检。那些内臣在马俊身上搜检，并无寸铁。天子道：“放他起来。”那内臣才把金瓜收起，放他起了。马俊转身跪下说道：“民人非奏别事，今有驸马柳绪被奸人害了，不见影形，今在府内的驸马不是柳绪，是假驸马。求万岁爷龙恩，速将假驸马拿上，追问真驸马柳绪的踪迹生死何存，民人宁可碎剐，不可乱伦乱国。”天子闻奏大惊道：“你怎见得真假的驸马？”马俊道：“柳驸马民人自幼与他同乡，所以认得。”天子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马俊又道：“圣上赦了民人万剐之罪，民人才敢说名姓。”天子道：“朕赦你无罪。”马俊谢恩奏道：“民人叫做马俊。”天子道：“你可是大闹开封府，夜杀米斌仪同孙知县，在铁球山聚众的玉蝴蝶么？”马俊道：“民人正是。”天子大惊道：“你就是做恶的罪犯，来此都中所做什么事？如何又得知驸马真假？”马俊道：“民人因同柳驸马同乡相好，今到都中，听得他招了驸马，民人前去贺他，反被他大辱一场。民人气恨不过，要去杀他，方才在屋上看时，面貌仿佛，只是耳朵小些，又见外面走进一个人来，假驸马叫他老刘的。那姓刘的取出一张纸来，说道：‘若是行礼，必须照此帖行事。’还说了许多不成文的话。又突出一句话，叫声‘大爷，你今晚如此荣耀快活，不知那人怎样了呢？’假驸马说：‘你的妙计不差，我一总见情罢了。’所以民人见了这些破绽，方知是假的。万岁若不信，先叫内臣把我绑起，后传旨拿假驸马，求万岁爷察其真假，将功折罪，赦我无罪。”天子闻奏方才全信。即着周太监传出一道旨意：“据民人出首，在府内的是个假驸马，将柳绪驸马所害，朕疑不决，传旨仰都察院领旨，速将驸马拿问，明早早朝见朕回奏，再辨真假定夺。”周太监领了旨出去，又叫内臣将马俊绑起不提。

再说都察院麻太爷正在驸马府内料理，猛见此旨意下来，即着家丁进了驸马府内，说道：“圣旨已下。”此时史通跪接圣旨。麻太爷上前读完，御林军向前除了驸马服色，带上了刑具。此时米相闻知这个凶信，唬得目瞪口呆，便赶来接着麻太爷说道：“此是真驸马，何故拿下？”麻太爷道：“老相台差矣。圣上旨意下来，叫拿驸马，我怎敢逆圣上旨意？且等明日见驾自有分别。”周太监回宫缴旨，麻太爷押了驸马不提。

且说天子又问马俊外乡外县风俗如何。马俊把那米丞相怎样作恶，怎样害他，多少不良之处，万民痛恨，一一奏上。万岁方知米相奸处。急叫内臣将马俊押到分宫楼上，锁在柱上，又叫几十个太监看守，天子回宫安寝不提。

只见皇城大小官员，预备贺喜，见拿了驸马是假的，无不吃惊。

且说书院内有几名乡绅官员，听得此言，却一人传十人，十人传百人，人人皆知。只有常让睡也睡不着，正在心焦之时，听得传说圣旨拿了假驸马，又有个姓马的在皇宫内出首。此时方知柳绪被害，驸马被人冒名，心内晓得错怪了柳绪，知是马俊入宫奏了皇上，又惊又喜。惊的是不知柳绪生死，喜

的是假驸马奉圣旨拿下。便与家人说道，明早到午门探情。不知假驸马明日见驾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三回 三法司坚持异见

话说次日早朝，百官齐候驾临。不一时，金钟一响，齐来朝贺。文进东华，武进西华。静听金钟三下响，层层文武叩金阶。天子登殿，马俊押在一边。百官朝拜已毕，都察院麻青出班缴旨奏道：“昨日晚上，臣领旨将驸马拿下，已在午门，请旨定夺。”天子道：“卿且归班。”麻青谢恩归班。圣上传旨，召进皇门官，将驸马解进午门。至殿前朝拜俯伏道：“臣柳绪见驾。”天子道：“你且抬起头来。”史通道：“臣不敢仰视君面。”天子道：“赦你无罪。”史通才敢抬头。天子龙目一看，暗道：“面貌不差。马俊怎说是假的，事有蹊跷。”便向文武官员：“恐朕眼花，诸卿可看是真还是假。”班部内走出米中立、史德明奏道：“臣等看柳驸马是真的。皇上何必见疑，反被罪犯所惑。”米中立又哭奏道：“臣的儿子米斌仪被马俊杀死，又大闹开封府，杀官劫狱，种种不法，罪大恶极。昨晚马俊是受奸人贿赂，前来行刺，所喜圣上洪福齐天，反擒拿了罪犯，他无言回答，谎称驸马是假的，方好脱身。请圣上速斩马俊，一则诛此凶恶之徒，以除后患；二则速正国法，即便完婚，休错过了良辰，请旨速速施行。”

天子听米中立之奏，有了九分准意。马俊在旁见天子不言，恐其准了米相之本。便奏道：“这不是真驸马，一定是假的。虽然相貌仿佛，真驸马的耳朵多大个，假的耳朵又小，求万岁爷龙目观看。”天子细看，史通的耳朵果然较小，前日柳绪果然耳大。天子看毕问道：“你是何方混徒，胆敢到此冒名驸马？”史通道：“臣果是柳绪。马俊昔日与臣有仇，故此假言害臣。”马俊道：“柳驸马自幼与民人相好，岂有不识面貌之理？”天子正在猜疑不决之间，只见吏部大堂傅老爷，又是国舅，奏道：“据马俊说驸马是假的，据他自己说是真的，奏圣上，可着他将前日所做诗文今日细写一遍，一字不差，笔迹无二，就是真驸马，将马俊斩首示众；若字迹不对，诗句差讹，笔书两样，这定是假的无疑，圣上可即发刑部审问，审出真情，问其真驸马生死何存，然后再究羽党，伏乞圣上施行。”天子准奏，龙心大悦，说道：“卿奏之言有理。”便叫内臣拿了龙凤金笔、文房四宝摆在史通面前，阶檐之上，题目仍是前题，只唬得史通目瞪口呆，半晌无言，又不敢再奏。

且说米中立、史德明心中好胆怯，道：“如何是好？”内臣来催促快写。史通故意看了题目，拿起笔来，左思右想，无处下笔，不知写些什么才好。停了半日，写了三个字以后，再也写不出来了。约有三五个时辰，内臣又催促甚急，天子问道：“文章可曾写完？”内臣奏道：“才写了三个字。”天子大怒道：“前日柳绪见朕时节，看了题目，不上半个时辰已完篇了，今日为何连默也默不出来？”史通奏道：“臣今日着了凉，一时间忘记了来，圣上限臣三日，臣心方定好写。”天子道：“把他写的字拿来与朕看。”内臣捧上放在桌案之上，天子见他写的七歪八倒，大怒道：“好大胆的贼子，焉敢欺君，当得何罪？”又将柳绪文字与今日的三个字命诸臣比看。那些文武官员大家同看，一会奏道：“前日柳驸马写的字是银钩铁画，今日写的并无一笔看得，其中着实可疑，请圣上龙目观看察之。”天子道：“若不是马俊进宫奏闻，必遭此贼之计，即发三法司将马俊同此贼勘审问明，究真驸马下落。”都察院麻青、刑部大堂史德明、大理寺胡清澄三位大臣同领旨出了午门，百官朝散。天子进宫与太后、娘娘言明，方知是个假驸马。太后等无不动气，娘娘又奏道：“请圣上究他羽党才是，并查明真驸马下落要紧。”

却说米中立向三法司说道：“这马俊是老夫儿子的仇人，这驸马是真的，他反捏言生事，说是假的，可恶之至。年兄须要加刑审问马俊才是。”只有史德明答应，胡、麻二公不答。三人领旨去了。

且说麻老爷家人前月受过马俊的恩情，见马俊今日犯了钦案，俱来报他前恩，齐齐上前拦阻，不许那刑部衙役动手，好好送他进狱，又吩咐狱官，无不依允。

且说史通亦送下监去了，那史德明即到米相爷处商量。米相摇手道：“此事连老夫都在内了，为今之计，着人进监照应史通，叫他且受过今日这一夹棍，明日老夫自有主意。”米相爷即着家丁进监与史通说明去了。史德明就回衙门，只见麻太爷着家人来请，说：“胡老爷与小的主人已到衙门等候多时，来请老爷，同审驸马之事。”史德明就随来人回到衙内，麻老爷发牌下监，提出驸马、马俊在班房伺候。三人坐堂，审问口供，上面供着圣旨牌，叫衙役带进驸马、马俊，当堂跪下。史德明叫马俊上来审问，道：“你既是罪犯大恶，杀官劫狱，聚众谋反，你有灭族之罪。”麻公接口道：“这些罪俱是前罪，大人不必问他，只问他假驸马情由。”史德明道：“这罪恶本部院此刻且不究，但柳驸马乃皇上钦赐御题，金殿上看见过的，你怎么说是假的？”马俊回道：“小的自幼与柳绪相交，岂不认得真假，真驸马乃方面大耳，乃杭州第一才子。这假驸马面貌虽同，只是耳朵又小，才学不好，一定是假的。而且圣上亲自见过的。”史德明大怒道：“你这该死的狗头，你将这些胡乱之言，前来蒙混！”史公喝道：“左右将马俊夹起！”衙役正欲动手，被麻公止住骂道：“不可夹他。马俊是圣上有功之人，是夹不得的。先不问被告之人，倒先问出首之人，快把马俊带下去，把假驸马带上来，跪在圣旨案前，本部院问你：那柳驸马与你有何仇隙，怎么你就害他，既然设此计，必有同谋羽党之人，你可招出你的名姓是谁？羽党何人？如今柳绪在于何处？一一招来，本部院自然开活你的重罪，若是含糊抵赖，那时受了刑法，招出口供，莫想有命。”史通道：“小人是真柳绪驸马，马俊向日与我有仇，故而假言捏害，求大人上裁。”麻公道：“你既是真驸马，怎么前日做的文章都忘光了呢？况且笔迹字样大不相同，若写出一遍，忘了一半也还可恕，你全然一句也写不出来，还说是真驸马，若不严刑夹起，你焉肯招来。”叫左右：“快快将这贼子夹起，方肯招出。”众衙役往上一拥，把个史通推倒在地下。那刑部史德明对麻公说道：“此系内宫国戚，皇上的贵客，大人须要三思而行才是。”麻公道：“他就是内宫国戚，此刻要他的口供，也顾不得他了。这是本部院所为，与大人无干。”史德明讨了个没趣，也不便再多说，只得忍着心头之苦。那些衙役把个史通两腿分开，不由分说，竟是一绳收足，史通昏死，半个时辰方醒，咬定牙齿，一字不认。麻公又叫拿杠子来打，一连打了十数下，那史通是个细皮嫩肉，那里受得这样刑罚，便大喊道：“不用大人费心，如今小人招了。”史德明听见一个“招”字，便道：“你乃真驸马，不可胡言乱招。”史通即刻转口道：“冤枉！冤枉！”麻公见假驸马正待要招出真情，又被史德明止住，便大怒道：“大人，你莫非认得这人么？若是这样着，就是你与他同谋。”史德明道：“大人之言差矣，卑职焉有同谋之理么？”麻公道：“他才要招，你为何止他不可，岂不是你与他同谋？”史德明道：“马俊是大人相知，你因何为他？”麻公自想，我生平性格最高，那里听得史德胆这般污浊言语，就指着史德明道：“你这奸贼可恶，皇上钦差此案，要审问明白，以便回奏，你怎么便止住他不可乱招呢？”

其中看来，大有情弊，明日早朝，奏明圣上，看你这刑部大堂，可能长久做么？”言毕，气得满面通红，忽然就吐出两口血来，便倒在地下，不能再审。众家人扶将起来，只得打轿抬回去了。此话不言。

再说那大理寺胡公、刑部史德明仍将史通、马俊二人收监，打轿各回衙门。

且说史德明就奔米相府中来商议，对米相爷说：“如此，如此，受了麻青大辱。史通挨不住大刑，求恩相早做良谋要紧。”相爷说道：“事关重大，才边报传来，吴兰得胜，不日班师，就要回朝。若柳滂回京，倘若认出真假，你我性命休矣。”那刘栋在旁笑道：“小人倒有一计，可保无事。相爷还要早登大宝，不知相爷可能依允？”米相爷道：“你足智多谋，有何妙计？”刘栋不慌不忙，不知说出什么计来，再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四回 九重主恩封功臣

话说米相爷问刘栋有何妙计，可保无事。刘栋道：“为今之计，有一计为上策，相爷久有夺位之心，外面要招募天下英雄，虽不日起手，尚有慢局。如今公子又在紧急之时，却被三拷六问，倘若招出，必遭擒拿。况吴兰不日回朝，又添这支人马，又碍着手脚，据小人愚见，莫若乘此机会，着一能干家人，进宫杀了皇上，那时相爷登了大宝，此为上策。不知相爷尊意以为如何？”米相道：“此计甚妙，只是内禁深宫，平人焉能进去？”刘栋道：“这件一发不难，那周公公与相爷相好，不若请他出来，相爷当面与他计议，此事都在周公公身上，自然得成。”米相爷听了此话，心中甚喜，即着心腹之人，到后宫门内知照内监，请周公公今晚到米相府议事。米相又留住一班门下相陪。周公公直至黄昏时候，方才来到相府，一众人等迎接了，入厅见礼，分宾主坐下。茶罢之后，周公公道：“咱家无情奉进，如何屡承老相爷见爱，何以克当？”米相道：“不过薄酌，有屈公公驾临光降。”周太监道：“说那里话来。”谈笑了一会，摆上酒席，真是山珍海味。酒过数杯，汤上两道，米相道：“公公可知今晚请公公之意否？”周太监道：“咱家不知。”米相道：“在席的都是学生的门人，总是心腹。先将杀柳绪、将史通冒名招为驸马，今日事已败露，向日曾与公公言明，厚许平分天下，如今要行刺皇上，必须公公设一妙计，带一人进宫方好成事。”太监听了此言，想了半会，方才说道：“这事怎么使得？”米相道：“这是当日公公许过学生的，今日又何必作难？公公允与不允，总放在公公身上，有福共享，有祸同当。”太监见推托不得，又想了一回道：“计有一条在此，却要一个胆量大的人，方才去得。”米相道：“这却不要吩咐，学生家内有胆大的甚多，不知公公有何计策？”太监道：“今晚乃十六日，二十一日是先皇的忌辰，前后不理朝政。明日晚上，皇上沐浴要到三更时分，到慈德楼拜先皇圣像，只有咱家相随，其余并无一人。老相台可着一能士相随咱家打扮，作内臣样儿，暗藏利刃，随咱家一同进宫。先藏匿在楼前垂训亭旁边，听咱家咳嗽为号，那时溜出亭来，杀了圣上。老相台在后门打听咱家的消息，先着家将进宫得了玉玺，然后登位，不怕那班文武官儿不顺。”米相爷闻言喜畅之极，说道：“若是学生得了帝位，情愿平分天下，决不食言。”太监道：“这是得位之说，倘若不能杀君，是咱家出宫送信，必须要想个安身去处，免诛九族之患。”米相道：“若是事不成，学生倒有个安身去处，决不负公公之意。”太监道：“若是如此，咱家要进宫去了。”众人劝酒，又饮了几杯，太监回宫不提。

再说米相与众人说道：“尔等俱要小心，就把各家眷，只说山上烧香，悄悄的都搬出城去，安放静处，只听消息。”米相叫出解凤来，吩咐了一会，解凤领命，临时干事。次日天子登殿，麻公病在床上，他有长子见驾，奏道：“臣父有病在床，不能见驾，望我主准奏。”那史德明奏道：“昨日臣奉旨审假驸马一案，因麻宏义有病，未曾申明，臣等不敢自为，候麻宏义病愈后复审再奏。”天子准奏，退回不提。

直至二十日晚上，周太监出宫，到米相府把解凤扮作内臣模样，身佩利刃，随太监越进皇宫，叫解凤躲在垂训亭。当日天子沐浴，更了素服，坐在偏殿，等至三更，方才前去。

再说马俊自在监内以来，全亏麻府家丁日夜巡查，恐被奸人所害。又供他坐卧，保他不上刑具，又轮流送酒饭他吃。今日马俊见家丁睡了，到得二更时分，马俊站在狱厅门首，想柳绪不知生死何往，见那半空中忽然飞下一张大红纸帖，马俊上前一步抬起来，细细的看。上写着道：

司马字示马俊：昔日说过圣上有难，今夜三更时分在垂训亭边，被人所害，有刺客。你可速速带宝剑进宫救驾，不可有违。速去！速去！

马俊看后，心里想道：“上年曾言此事，今日果应其言。”把帖儿收在身上，除下刑具，扎束停当，到得天井纵起，土遁如飞。一下到得宫内，先寻到高殿屋上天井内取了宝剑，带在身上，去垂训亭。原来宫殿楼阁甚多，亭子只有两座，所以好找。到得亭前，把眼一睁，放开神光，见亭子上面一个匾，却是写的“垂训亭”三个大字，他就闪在亭中。不一时，见周太监手提龙纱凤灯，后随着两个小内臣，提着香炉缓缓而行，往慈德楼来。走到亭边，周太监咳嗽一声，又把灯一提，瞧看圣上的面目。解凤听见咳嗽，便仗剑在后，跑来直奔天子。那马俊在亭中先见圣驾，后见亭后跑出一个刺客飞奔天子。马俊就掣宝剑相从，早到圣驾前边站定。解凤并不提防，只认定天子，劈面一剑砍来。天子大叫一声：“不好了！”就跌倒在地。不期马俊手快，那解凤举剑来砍之时，不妨右手有人，早被马俊“飏”的一剑，砍断右手，连剑落在地下，再复一剑，解凤早已呜呼。此时周太监骇了个昏，哪里想道有人救驾，见事不谐，也不顾圣驾，就飞奔逃出后宰门，来到米相府内，说知：“其事不成，快些出城要紧。”众人听了上马加鞭，来到城门口。守门官员乃马通、郑通、曹奎，一见了米贼，开了城门，大家逃去。

且说天子倒在地下，那小内臣唬得飞跑来见太后。那马俊扶起圣驾，皇上叹口气道：“唬杀朕了，是何卿救驾？”马俊道：“民人马俊救驾，有惊龙体之罪。”太子惊讶，立起身来道：“你在大狱之中，如何知道？”马俊即将司马先生柬帖呈上。天子龙目看毕，说道：“这司马傲真神人也。”马俊奏道：“刺客已被民人砍死，尸首现在此地下。”

且说太后与娘娘听了大惊，即领内臣传御林军，提灯前来救驾。天子道：“不必惊慌，幸未伤体。”提灯来看刺客尸首。太后道：“周明何在？”内监奏道：“周明出宫去了。”太后道：“这刺客必是周明隐匿来的。”天子就命马俊保驾回宫。即传下旨意，命九门巡城御史，不许擅开城门。此刻各官皆知，来至午门，天子登殿，百官朝拜。只见巡城御史奏道：“未领圣旨之先那米中立同史德明、周太监、曹奎人等私开城门逃走去了。”天子闻奏，便道：“众卿听朕之言。”就将遇刺，幸遇马俊救驾之事，说与众官员知之。各官俯伏奏道：“臣等不知圣驾受惊，恕臣等之罪。”又奏道：“圣上洪福齐天，故有神人护佑。”天子道：“朕封马俊为御前侍卫。”马俊谢恩。将左相葛宗显封升右相，又传旨命御林军王世元领兵拿获各家眷。王世元领旨出朝。天子又命内臣把刺客尸首拖出后宰门，晓喻众人知之。又命兵部陈方坚守城池。众臣奏道：“此假驸马定是米相同谋羽党，俟柳滂回朝认识真假治罪。”那王世元回旨道：“米相等家眷全无，只有空房。”天子闻奏大怒，传旨颁行天下，着各省文武捕获米中立、周明、史德明等解京，不可隐匿。但是米相门生俱下天牢，俟拿着米中立一起治罪。太子退朝回宫，太后与娘娘无不赞马俊救驾之功。

且说马俊出了朝门，来到书院，与常让相会。常让见马俊为侍卫之职好不欢喜，出来迎接。马俊到内厅坐下，说道：“前日不让愚兄去杀驸马，岂

有今日么？”二人叹了一口气，马俊又将怎么在狱内天井见落下司马先生柬帖，上写着叫俺救驾，砍杀刺客，天子大喜，封我御前侍卫之职，前后说了一遍。常让道：“仁兄真乃大丈夫，全仁全义又全其忠。”马俊道：“前日烦贤弟修书一封，送到铁球山与郝大哥同众位兄弟知之，叫他们在山上，不可乱为，着人各处寻访柳贤弟。”于晚常让摆酒庆贺马俊。不提。

且表柳绪，赤手空拳无处投奔，每日求乞而逃。那日柳绪宿于破庙，忽然天降大雨，又饥又饿，好不苦恼。左思右想，欲投铁球山，又路途遥遥。虽在杭州听说郝大哥叫众位兄弟，若是救了风林孙佩，可到铁球山来要紧，在此齐集，不可有误。不知郝大哥与众人如今可在铁球山？恐其不在，如何是好？正在思想，不觉苦楚，起来意欲寻个自尽。不知他生死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五回 遇金翁情结父子

且说柳绪受了许多磨难，饥饿难忍，欲寻自尽。正在庙内凄惨之间，只见庙门外来了一位老者，拿着香烛，到神前烧香叩头。听得叹气之声，那老者吃了一惊，便问道：“是谁？”柳绪道：“我是落难之人，只因饥饿难忍，欲寻个自尽。”那老者是个吃斋行善的人，听得此言，便道：“不可行此短见，俺看你相貌堂堂，后来必有好处。”便在腰间取出一锭银子，递与柳绪说道：“你自己将这银子用几天，速速投奔亲友去罢。”柳绪接了银子，致谢不尽。又问公公姓名，老者道：“你问我姓名，我姓赵。”又道：“你速速投奔亲友去罢。”柳绪告别老者。那老者带上了庙门，竟去了不提。

再说那吴兰征剿海寇，已今得胜两次，不能灭绝。吴兰命吴兴背本进京，求请虎将取战。吴兴领命，行至中途，直奔铁球山道路。只见山头来了一支人马，意欲向前对敌，又不知哪里人马？是由何处而来？只得勒转马头回避，走过一边。不期那支人马看见，赶上前来，便使挠勾了马来，捆绑到营，会见郝鸾。郝鸾正在山上闲坐，叫喽啰下山打探。

此时吴兴解在营前，看见中间那一位将军，吴兴却认得郝鸾，便道：“大爷，小的吴兴奉老爷之命进京的。”郝鸾见押来的人叫他，看时原来是吴兴，便叫喽啰解了绑放了，吴兴叩头。郝鸾道：“你真来了，我正要着人探听你家老爷的信息，征寇的事如今怎样了？一一详细说来。再者，你太太在家安否？可曾有人来往？”吴兴即将征寇的事怎样交兵，大战几回，得胜了几回，却不能全胜的话说了一遍。“所以奉老爷之命，如今送本进京见驾，奏闻圣上，求发雄将数员，征剿海寇，方能全胜。不意此地过，见大爷的兵将，把小人绑来。不知大爷因何不在家中？因何到此？领的何处兵马？要往哪里去战？”郝鸾将前事细细告诉他一遍，如今不得回乡了。吴兴听得此言，叫道：“大爷的话正合我家老爷之机，如今老爷领了十万大兵，千员战将，征剿海寇，尚未成功。幸喜我家老爷与柳老爷得胜了几处。据小人看来，这里这些爷们犹如天神天将，若依小人看来，弃了此山，小人也不进京，竟同太爷与列位爷们领兵一同助战，帮我家老爷收伏海寇，一除成功。那时班师回朝见驾，照功封官，岂不为美？”

郝鸾等闻言无不欢悦。众人都到郝鸾面前说道：“此言甚是有理。”郝鸾道：“众位兄弟，其意者何？愚兄亦有此意久矣。”传令回山领了兵将并吴兴，到了山上与风公、大家商议。忽见厅前上走的喽啰跪下禀道：“京中来了一人，说的是马爷差来的，不敢擅入。”郝鸾听见是马俊有信，便道：“唤他进来。”喽啰将来人引至聚义厅前跪下，呈上两封信。郝鸾拆书一看，又惊又喜，即与大家同看。方知米中立、史德明、曹奎等逃走外邦去了。大家看完，无不欢喜。风公听得明白，感谢神灵不已。郝鸾叫能干人到各处寻访柳绪不提。

且说风公与众人一面改了旗号，喽啰改为官兵，风公领了各家的眷属，因得了马俊之信方才放心回到开封府去。郝鸾等收拾盔甲，马匹草料完备，领了陈雷、鲍刚、周龙、周顺、曹双、孙佩人等，又令焦豹烧了山寨，吴兴领路，直奔登州而来。一路并不搅扰百姓。

那一日领大小三军，安营扎寨，先叫吴兴去禀知吴公，吴公告知常、柳二公，皆着将官迎接，道：“各位将军到了。”大家上前倒身下拜，将姓名册传吴公照册点名，看见众人俱是身长魁梧，好似神将一般，喜不自胜，当

时款待众人等。郝鸾在席上将柳绪得了彩球被史通陷害，并马俊救驾，米中立、史德明等逃走二事说了一遍。柳公大大着恼，吴公解劝了一遍，又向郝鸾等道：“候收伏贼兵之后，将功奏闻圣上，免赦前罪，见功封官。”当晚席散，各归营寨，准备次日交战。

却说柳绪得了这锭银子，过了几日，一路行来，直奔铁球山而来。一日到了这个山下，朝上一望，不见一人，只得走上山来，不见房宇营寨，只有乱砖乱瓦，心内伤感不定。只见山凹处走出了四个人来，挑箢箩手拿铁把走上山来。原来郝鸾烧了此山，有些零星在内，每日淘沙的人，上山来淘沙。柳绪拱手问道：“列位兄长借问一声。”淘沙人说道：“你问什么？”柳绪道：“我是落难之人，闻得有位郝姓之人在于此山，我来投奔他，特来避难的，所以动问他们哪里去了。”淘沙的当中，有一少年人一把抓住了柳绪说道：“抓住了，抓住了，强盗聚在此山，打家劫舍，放火杀人，无所不为，如今不知去向，今奉上面行文，各处缉拿。你来问他，一定是与他有关之人，把你拿去见官。”柳绪唬得跪下哀求道：“我是落难之人，并非反人，望爷爷饶了小人罢。”幸喜内中有个年老的，便劝道：“龚大哥，谅这人也不是个反人，况此刻你我还有正经事做，与他作什么对头，看我面上，饶他去罢。”那姓龚的才开口说话：“若不是老大说情，我拿你见官处你一个死。”便挑箩下山去了。那柳绪只得移步下山。便想道：“我身长宦家，何曾受此饥寒，今又不知郝大哥去向，叫我如何是好？怎样度日？”又走了几步路，腹中饥饿，口内又渴，巴巴又望不见一个人家，又行走不动，甚实难挨。因想道：“千休万休，不如死休。前面有座树林，且到那里去歇歇。”走到林内见一坟莹，上前看时，有了一个牌坊，刻着“金氏坟莹”四字。柳绪一看，上前拜了一拜，就地坐下，前思后想，流落此处，终不免为沟渠之鬼，不如早早寻个自尽罢，免得见丑，有辱祖宗。就在腰间解下半新的丝绦，作个结儿，一头挂在树上，又哭了几声，扒上坟堆，将头往内一伸，双脚离地。

且说这时有个有半百年纪的人来，不知往哪里去的，骑了一匹驴子，走至林内，将驴子扣在树上说道：“许久未曾来看看。”进得林来。听“哈”一声喊，吃了一惊，仔细一看，见树上吊着一个人。只唬得那老儿急忙忙爬上土堆来抱住。那人往上一撮，用手替他解下了带子，放在地下，歇了半会，方才有些微气，不多时方才醒过，大叹了口气，睁开眼睛，看见一人扶住他，便道：“好苦呀！”老者道：“你这后生，有什么过不去的事情，走到俺家坟上来上吊？幸喜遇着俺来进林，若不来看见，你岂不吊死在此，又要连累我跪官跪府。我看你不是低三下四之人，面貌庄严，骨骼清秀，日后自有好处。你是哪里人氏，姓甚名谁？”柳绪只是叹气不做声。那老儿又说道：“你为何不说与俺知道？”柳绪不说真名，便随口道：“晚生是江南真隶人氏，姓金名绪，因家境寒薄便来寻访亲友，不意被强人盗去衣服，只得每日沿门求乞，只因受不得饥饿寒冷所以在此处寻短见，实在不知是尊府贵莹，今蒙老者大恩，救下晚生，始终不过多活几天，我到别处去便了。”站起身来作了一个揖，谢谢老者，伸手拿了丝带，哭着便走。那老者一把扯住了，说道：“慢走，慢走！俺有话说。”柳绪只得站住。老儿道：“你且坐下，老汉也是姓金，名惟德。离此山五十里，是我小庄，我夫妇二人一百多岁，只生一女，已出嫁了。我看你年纪不过二十余岁，流落外方，不是个长法，不若随我回家，做个买卖，以后倒有好处，且免今日之死，你意下何如？”柳绪想道：“我如今又无家业，又无投奔，不若就拜他为父，隐藏在此处，

也好访问父亲与郝大哥的信息，借此藏身。”便道：“晚生既蒙受救命大恩，岂有不从之理，晚生愿拜膝下。”金老儿见他依允，又做了他的儿子，满心欢喜，说道：“先在坟上拜了祖先。”柳绪就拜了四拜。金老儿见他拜了坟莹，就牵了驴子说道：“我儿肚中饥饿，骑了驴罢。”柳绪上了牲口，一路行来。柳绪道：“父亲今日哪里去的？”老儿道：“我今在女儿家去的，今早起身，所以坟上看看，不想遇见了你，这也是有缘的。”说着闲话，不觉已到了自家门首。此庄上甚是热闹，如镇市一般。二人进了圈门，第五家是金家。金老儿便挽住了牲口，说道：“这是我家门口。”金老儿敲门叫道：“妈儿开门。”妈儿开了门，金老儿领着柳绪进得门来，那妈儿问道：“这是何人？”金老儿道：“是我的孩儿了。”柳绪朝上拜了四拜。金老儿便将在坟上救他情由告诉一遍，又叫妈儿炒饭与孩儿吃，他肚中饿了。金妈妈听说好不欢喜，便往厨下收拾了饭大家吃。金妈妈晚间搬出一付行李与他歇宿，此时柳绪就住在金家，且按下不提。

再说登州吴公与常柳二人，郝鸾等在营商议道：“这些贼寇狂妄之至，必须要用计擒他。”郝鸾上前禀说道：“愚甥却有一计，明日且看这一阵谁人胜败。”欲怎生交战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六回 征米寇天降神仙

话说次日吴公领兵出营，与贼寇大战，叫杀连天。那贼首海天王领着贼兵海寇拥出营盘交战。郝鸾据枪策马当先，贼人拍马来迎。二人交不到十个回合，郝鸾诈败，往本阵而走。贼首海天王见兵丁得胜，催动了一班贼将，拥入阵来。吴公与常柳二公，正在中军将台上看得明白，贼将拥到阵内，即将红旗一招，四面伏兵齐起。只见这边众将，纷纷调马，那边贼将，攘攘挥兵，好一场大战。不多时，只见郝鸾枪挑着一将，鲍刚刀劈了二人，投降的倒盔卸甲，拒敌的血流满场。海天王众贼将大都被擒，余者追杀奔逃。杀了一夜，方鸣金收兵回营。众将报功注册，将擒住海天王并贼将，打入囚车，班师回朝。

进了潼关，犒赏三军。行不数日，到了马头城外，安扎了营寨。吴、常、柳三位领了郝鸾等将官来至午门候宣。吴、常、柳三公见驾，山呼已毕，天子赐三位卿家平身，呈上奏章，乞皇上龙目一览，方知众将之功。天子展于龙案之上，看毕说道：“既是郝鸾等有此大功，朕自当赦免前罪，候封官职。”又将柳绪之事说与柳滂知之：“如今未明真假，专等卿回来看其真假。”皇上传旨，令狱卒牢内押出那假驸马审他，问柳绪的下落。柳滂上前一看，俯伏奏明，不是柳绪，是史德明之子史通。天子大怒：“好大胆的贼子，作此大逆之事，陷害公主，罪诛九族。”史通伏在地下磕头奏道：“臣被米相所害，并非本心。”天子怒道：“米贼，米贼！朕也不曾负你，为何乱国至此？”柳滂又哭奏道：“臣只生一子，伏乞圣恩，究臣儿子的生死下落何存？”史通奏道：“米相备了快马，与柳绪骑出南门而逃，后来又着家丁追去杀他，家丁去了回来，只将空马带回请赏，并无首级，不知生死之事。”天子闻奏，亦含悲忍泪不说。

班师文武官员奏道：“曾据史通所奏，米相家丁空马而回，想驸马吉人自有天相，必无不测之事，定是奔逃他方，埋名改姓。伏乞圣恩，下诏颁行天下，命各省大小官员，各处寻访，如送出驸马还朝，加封升赏。”天子准奏。颁行各省各州府县，四门张挂榜文，寻访驸马。又命刑部左堂伍福领旨出了朝门，传齐兵将巡逻法场，将史通碎尸斩首示众。

忽有兵部左侍郎刘锐将山海关告急表章呈上，天子看罢，大惊道：“米贼叛乱边界，若不早出兵，必有后患。哪位卿家与寡人活擒米贼？”吴兰出班奏道：“臣不才愿往，领将剿除米贼。”天子道：“爱卿受了两载辛苦，征战的艰难，方始还朝，今又远征，朕心不安。”吴兰奏道：“臣食君之禄，自当报君之恩。伏乞圣上加封诸将。”天子准奏，封吴兰为大都督元帅，常洪、柳滂为左右都督大将军，郝鸾为前部将军，风林孙佩封为参谋大将军，鲍刚、樊冲等为护军，众人谢恩。马俊出班奏道：“臣保举一人，随军征贼。”天子问道：“保举何人？”马俊将革职滕端被害之事一一奏上。天子又命赦出滕端见奏。天子封滕端为行军司马，封马俊为都督元帅，二人谢恩。又命光禄寺备办赐宴，众臣辞朝。天子起驾回宫，将降诏找寻驸马之事说与娘娘太后知道，娘娘太后大喜。众官一齐领旨谢恩。归第，各各收拾。

次日众将都随吴兰下校场练演三军，检点人马。吴兰吩咐众军士：“今本帅奉旨征讨米贼人等，诸将俱要仰体圣心，竭力报国，毋得怠慢。如敢抗违，即照军法斩首示众。”众将喏喏连声。吴公命郝鸾为先锋，风林为谋士，领三千铁甲军逢山开路，遇水架桥。又命马俊、周龙、滕端、焦豹为前后翼，

鲍刚、陈雷、王常、曹双为左右翼，自己与柳滂、常洪为中军。又命周顺、孙佩、蒋忠、武雄为护军，领马步军兵共十万。又命樊冲、张奎、解丹催督粮草。次日五鼓辞朝，百官送至十里长亭，饯别之后，吴公催促大军前进，百官各自回衙。

常让回到书院，只虑父亲年老，出兵奔驰，此去不知好歹，亦无可奈何，道：“且自专心攻书，候来春应试。”不提。

且表米贼同周太监、史德明、曹斌、张恺人等在山海关一带自称为王，又有军师叫百胜祖师，发兵侵占城池，抢掠人民，抢夺妇女，百般侵害，百姓悲伤。闻知吴公奉旨征剿米贼，百姓准备迎接。吴公大军随路而行，秋毫无犯，百姓欢呼拜接。

那日正行前来，前报已到境界。且说吴公一到，那些州县官员迎接，一一参见已完。吴公命道：“各位回城，保守城池，我自自有道理。”那前部郝鸾与风林正在营，忽有小军报道：“有一位道人求见。”郝鸾说道：“请进来。”小军将道人请进。郝鸾正欲出营，恰见马俊来相约郝鸾去见吴公议事。马俊认得道人就是司马先生，一见欢喜非常，请入帐中叙礼坐下。司马傲笑道：“今日英雄得志，方遂我心。”马俊道：“皆赖先生所赐，今幸先生降临，诸事还求指教。”司马傲笑道：“贫道专为此事而来，烦引见大都督共议军务。”郝鸾、马俊引师父回大营，先着中军官禀上吴公，吴公命摆酒出外迎接。三人入帐，司马傲对吴公等稽首，吴、郝、常三人还礼叙坐。吴爷看司马傲仙风道骨，清秀古怪，便道：“老夫吴兰，奉旨征剿米贼，今蒙大驾光临，愿求指示。”司马傲道：“贫道乃山野之人，一无所能，数年来闲游四方，因此地杀气冲天，知道应在今日，故此预访众位英雄到来，特助大人成功立业。”吴爷道：“多承指示，但不知用何计策，望老师赐教。”

司马傲道：“贫道乃世外之人，才疏学浅，不谙军机。只因米叛营中，有一军师叫做毛头祖师，那是个妖人，多会邪术。贫道此来，降灭此怪，则米叛无能为矣！他虽有诸将兵丁，不足为虑。”吴爷听了，大家欢喜，都道：“全仗老师法力！”遂摆素席相叙，共论明日交兵之事。不知胜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稽（q，音起）首——古时一种跪拜礼，叩头到地。是九拜中最恭敬的礼节。

第四十七回 真驸马承恩招赘

且说米中立等带了兵马出城，排列阵势。吴爷点兵出营，摆成阵图，与吴、柳二公并司马先生，立于旗门之下。只听得米贼阵中，炮响旗开，冲出一将，乃活土地刘交，舞刀跃马，当先喊杀连天。马俊知道刘交的跳法非常，便上马提剑杀来。二人刀剑交加，盘旋左右。两阵之人，暗暗喝彩，战有三四十个回合，马俊卖个破绽，让过刘交，双刀砍入，便使了个小转身，看得清楚，拦腰一剑，刘交跳躲不及，早已挥为两段，米贼大惊。旁边恼了不怕死的吴能，舞刀拍马，直冲马俊。鲍刚看见，大喝一声，催马提枪迎着，未及三合，一枪刺吴能于马下。那半截蜈蚣施威、双头豹毛孔、小霸王卞元、黄旛星周运、双秀腿黄文、黑天王任威一千贼将见了，气冲冲走马，恶狠狠摇枪，个个敌住郝鸾、焦豹、曹双等。众英雄大叫道：“慢来！”驱马迎敌，只杀得天昏地暗，雾惨云愁，擂破了五花战鼓，叫喊连天，交战多时，不分胜负。郝鸾大叫一声，枪挑了孔白。众英雄就势杀来，刀劈了黄文，打下了卞元，斧破了项尚，箭伤了曹成，剑削了陈玉。那大将军金白礼、李寿等见势头不好，勒马便回，米阵大乱。毛头祖师在敌楼上望见，鸣金收军。郝鸾等也至城边，关上炮石如雨点，只得回了本阵。吴爷亦收兵入营，与各位将官记功，摆宴作贺。

且说米营见头阵损兵折将，米贼着急，与军师计议。毛头祖师道：“主公勿忧，汉营中不过是勇夫耳。如今不与他斗力，只与他斗智，今晚预备他明日之事，待臣略施小术，排一阵势，引他杀入阵来，那时管教他个个遭擒。”米贼等齐说道：“全仗军师法力。”当日毛头祖师升帐，点值年太岁樊左、小金刚袁升领兵五百，俱战装赤发，披着头，朱红涂面，身穿红甲，手执红旗；又点青夜叉王贵、潜小豹伍盛领兵五百，俱要青甲，手执青旗，青面；又点百步星邹成、入地蛇花龙俱要粉面，白甲白旗；又点黑天王吴成、铁头和尚姚奇，领兵五百，要黑面，黑甲皂旗；又点五鬼星李元、白日鼠薛求、丧门星张虚、吊客星毛进、花头冯布、金猫眼徐明、狠如虎徐亮、斗杀鸣潘锡八员将官，领兵三千，俱要金盔金甲，黄面黄旗。备办齐整，明早五更时听调。众人得令，各各准备。

只听五更炮响，毛头祖师与史、曹、周三入领兵出关，命青、黄、赤、白、皂五支鬼兵，各执方位，列成一阵图，当中设一将台，这怪物披发仗剑作法已毕，命花拳贾大下战书。吴公命将贾大乱棍打出去，传令放炮，命诸将出营，摆开阵势。吴、常、柳、司马先生上将台观看，只见一派黑气罩定，悲声惨惨，冷雾漫漫，忽现无数神头鬼脸，仗剑执旗。司马傲问道：“大人懂此阵否？”吴爷道：“老夫幼习阵图，从未见此怪阵，望先生指示。”司马傲道：“此阵名为五鬼迷魂阵，乃妖人邪术。”吴爷道：“老夫累经征战，从未见此妖邪战阵，这便如何是好？”司马傲道：“不难，自古道：‘邪不胜正’，待贫道去破他。”即便传令鲍刚、王常，带领三千人马，悄悄抄过敌营之后，抢他关寨，阻住贼人去处，如有走漏消息者处斩。又令周龙、周顺、曹双、陈雷、焦豹，共领五千人马，排列左青龙而右白虎，前朱雀后玄武，中央戊己勾陈，亦按五行生克。听号炮一声，一齐各列方位，杀人违令者即斩。自同郝鸾马俊带领五百人马上前去破阵，道：“吴大人守营，但见我阵一破，可连放号炮，不可有误。”吴公道：“谨依法令。”吩咐起鼓。

司马傲左手执旗，右手仗剑，只听得三声鼓响，步出阵前。只见来了一

个道人，面如黑铁，尖嘴獠牙，头带玄冠，身披鹤氅，手中仗剑，杀气冲天，坐花斑豹飞奔而来。司马傲一见，便说道：“道友请了，你我俱是方外之人，何必来在这战场中自讨烦恼，劝道友速回山中，修身养性，成其正果。”那道人一听，怪眼一睁，开口道：“你是那方小道，敢来说吾，吃吾一剑。”司马先生把剑架住，笑道：“非是贫道多口，只可惜你千年修炼，若不听吾言，只怕枉送性命。”那妖道听了，不觉动起气来，也不回言，连砍数剑。司马傲道：“孽畜好生无礼，我将好言相劝，你反不知回避，贫道只得开杀戒了。”执剑相还，战不数合，妖道勒着坐骑，道：“你有何本事，敢进吾阵来？”司马傲道：“今既到此，自然破阵方回。”即飞步追赶那妖道。妖道急急下骑，上了将台，令牌一拍，四下烟云密布，飞沙走石如神嚎鬼哭，内中还有火焰飞腾，豺、狼、虎、豹、蟒、蛇、怪兽，奔来捉人，此时天昏地暗，月色无光。司马傲把口一张，吐出一朵金莲，却有三丈光华，照定后面军士，遂喝道：“怪物休走。”“呱啦”一声霹雳，后来烟消火灭，雾散云收。吴爷见黑气一散，说声：“放炮！”“扑通”一声炮响，阵中司马傲把手中剑一招，那五路兵一齐进阵，真是犹如削菜切瓜果，是逢刀的头如瓜滚，着剑的血似江潮，枪挑的两脚朝天，鞭打的饿狗扑食，火烧的焦头额烂，马踢的似粉如泥。这叫做魑魅魍魉，怎见得天神天将！原来那些贼将在乌合之中，一无所纪律，各处逃生。回至关前，只见关上换了旗号，慌得走头无路，四散奔逃。又听得一声炮响，左有鲍刚，右有王常，安排三千兵马，两头围住，一个也走不掉，终被擒拿。只有那毛头祖师见破了阵，心中着慌，即便逃走。谁知司马傲赶来念起咒来，毛头祖师才要土遁逃去，却被司马傲把手一撒，一个掌心雷响，如天崩地裂，唬得千军万马，魄散魂消。只见火光万道，火中有个东西，象个黑驴子在地下乱跳，跳到司马傲面前，就如哀求一般的。司马傲道：“你这个畜生，一念之痴害了百万生灵，饶你不得。”就一剑挥了两段。大家一看，却是个九尾黑狐狸。吩咐军士拖了。吴爷、郝鸾等会兵入城，围住贼将家眷，老幼尽皆拿住。吴爷就在王府坐下，众将献上妖兵首级，报功记簿，又将生擒的贼眷查明注册。王常又押到三犯曹若建、阮氏、曹代。他三人自从劫了法场，便投表兄张澄。接着米贼反至山海关，结连贼寇，原想百年快乐，谁知今日之难。时有风林在旁边禀道：“这三犯望大人赐与卑职发落罢。”吴爷依允。风老爷将三人带出，审明是他奸计，曹若建等羞惭无辩。即命刀斧手绑出，碎剐其尸，此乃淫妇奸夫之报。吴爷查明贼犯，吩咐收禁，打造囚车起解。司马傲吩咐将妖人架火烧了，命军士将关内被杀之人埋葬，清查府库，出示安民，犒赏三军，留一将官守此关。料理数日，传令班师回朝。

诗曰：

鞭敲金蹬响，齐唱凯歌声。

且说柳绪在金家为子，倒是丰衣足食的，这叫做无巧不成书。一日在庄前闲步，忽听得三三两两的人说道：“新闻年年都有，不似今年太多。昨日进城，看见府前一张榜文，却是皇帝的公主抛打彩球招个驸马，忽然不见了。后来有一个冒名的假驸马，姓史，已经三法司审明，皇上传了旨意，寻访真驸马还朝。”又有一个人说：“米丞相弄了个刺客进宫行刺皇上，亏得有个大闹东京的强盗，叫做什么玉蝴蝶马俊，飞进宫中，救了圣驾，把刺客杀了。如今那强盗封了大大的官儿。那米丞相已经叛出边关，若杀到这里来，连我们还要跑呢。”柳绪听了，想道：“原来是米贼害的，据此说来是真事了。”

便回家，过了一宿。次日稟过金老夫妇，换了衣巾，骑了驴子进了城。来到府前，果有多多少少的人在那里念的念，看的看。柳绪挤入人丛中，即将榜文前后细细看明，心中大喜，急急回到家，就对金老夫妇说道：“我受你老父母大恩，终生感激不尽，我有一句话，实实对你说，我是当今皇上的驸马，礼部尚书的公子，姓柳名绪，因逃难流落在此，蒙二位父母收留，恩重如山。今日孩儿进城，看见皇上榜文，方知奸贼已反，寻我还朝。只是不忍舍下二位大恩人，不若收拾同我进京，共享富贵罢。”金老夫妇听得，连忙跪下。柳绪即忙扶起，三人欢喜之至。即收拾些软细物件，诸事已毕，去报知里长，同到府前稟知太爷。知府迎接柳绪上堂，太爷待柳绪换了衣服，一面准备车马，又差官员兵卒护送柳绪与金老夫妇进京。

一日到了都中，天子知道，着礼部排执事迎接入朝。面圣已毕，天子大喜道：“因朕不明，致卿受苦，着众卿家送驸马回府。”各各谢恩出朝。

天子退朝回宫，说与娘娘太后知道。太后娘娘大喜，即传工部、礼部二位官员，速速准备应用物件，不得缺少丝毫，并择日完婚。那些官员谁不到驸马府来贺喜？常让在书院闻知此信，即忙前来相见。二人携手，悲喜交集。相坐茶罢，各诉离情，二人深感不已。当晚备酒对饮，直至更深，抵足而寝。次日常让辞回。

到了吉期，太后命内臣将金玉嫁妆赐送驸马府，拥列得花团锦簇，玉映朱辉。又有老太监、小内官、宫娥彩女，也不计其数。说不尽千般富贵，万种繁华。至晚，公主打扮得金妆玉佩，驾了九凤彩舆，太后与娘娘亲自送到分宫楼前方回。只见又是满朝鸾驾，内监、宫娥、文官、礼部、武卫、锦衣，喧天鼓乐，笙箫震地送入驸马府成亲。不知怎样热闹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八回 众公侯奉旨团圆

话说柳驸马迎接圣旨才毕，只见那宝辇彩舆到门，接入厅，行君臣礼。二十四对宫娥高擎花烛，送入洞房，方行夫妇之礼。合卺交杯，共入销金帐内。这一夜欢娱，真是占尽天下风流，人间极乐，不能尽说。

次日礼部众大臣引柳绪入朝谢恩。天子大悦，命柳绪入宫朝见太后与娘娘。见礼赐宴，辞别出宫。又谒见诸王太子并皇亲国戚、四相、九卿、六部众朝臣，已毕，个个俱来拜贺，不必细说。

再说吴爷领师回朝，将到都城，传令放炮，大小三军，安营下寨。天子出城迎接，吴、常、柳三位将军滚鞍下马，俯伏道旁恭请圣安。君臣入城，细奏叛贼情由，托赖圣上洪福，天下太平。天子传旨，赐宴庆功，朝散。

却说常让柳绪都见父亲，会过诸将已毕，各诉离情，大家欢喜不提。

再表吴爷，次日把诸将功劳簿并叛贼花名册请旨定夺。圣上观毕，即封官加职。圣旨一下，当驾官开读诏曰：

吴兰封为晋国公，荣封三代，妻封晋国夫人，食禄万户。

常洪封为大司马，妻封一品夫人。

柳滂封为大司空，妻封一品夫人。

司马傲封为护国军师。

马俊封为安宁侯。

郝鸾封为宜卿侯。

鲍刚封为徐亭侯。

孙佩封为新亭侯。

风林封为光禄寺正卿。

曹双封为威武将军。

陈雷封为镇远将军。

王常封为破虏将军。

焦豹封为伏虎将军。

周龙封为平虏将军。

周顺封为定虏将军。

滕端封为户部左侍郎。

其余诸将俱封赏，不必细说。

吴爷等俱已谢恩。司马傲不受官职，乞归白鹤观中居住。圣上传旨，赐香火田三千亩，又命光禄排宴，尽兴方散。到次日诸臣谢恩。又奏叛贼已被生擒，实赖皇天佑护，皇祖厚福，理宜祝告天地祖宗。奉旨将各犯绑至太庙生献已毕，着刑部押赴市曹。首犯米中立寸刷烹醢，周明、曹兵、史德明、张奎、刘栋等俱皆凌迟处死，余者斩首示众，入朝缴旨。马俊跪奏道：“臣保举一人，开封府知府雷震雷照丹，才高优异，讼简讼清，乞圣上擢用此人。”天子准奏，着吏部行选引见。有行人司领命，即刻起程。马俊又吩咐行人司向对雷知府致意：“致意我向日曾拜过他，释犯罗辉庵不知可曾开活否？我今有黄金二千两，相烦带去叫雷知府转交罗先生收纳。”行人司领喏，上马如飞去了。

烹醢（p ngh i，音砰海）——古时酷刑。烹，用鼎镬煮杀人；醢，把人剁成肉酱。

向日——往日。

吴爷差家将回杭州请夫人小姐进京同享荣华。柳老爷也接夫人来到，夫妻母子相会，欢喜非常。迎进驸马府，朝见公主。公主拜见公婆，开筵庆贺合家欢乐。次早婆媳入宫朝见太后与娘娘。内宫赐宴，宴罢谢恩归府。真乃是享尽人间富贵。一日驸马梦一凤凰飞来，公主怀孕生下公子，眉清目秀，长成十二岁，连登科第，后来世代荫袭不提。

再说常洪，也差家人迎接夫人来到，夫妻公子相会。孙佩也差家丁回到开封府，收拾住宅，并请风老爷、夫人、小姐进京。那郝鸾差人回洛阳，带些银子与老苍头，修理祠堂，赎回住宅。这司马傲一日见驾辞回，归山修道。天子留他不住，司马傲谢恩驾白鹤腾去了。众臣见了，无不嗟叹。天子传旨，着工部在白鹤观装圣仙像。圣上封他为灵机妙道普济真仙。又着鲍刚、马俊、郝鸾三人致祭。三人奉旨致祭。只听得空中司马仙师身骑白鹤，说道：“三位贤契，听吾吩咐：自古道：富贵无穷，光阴有限，所以贫道逍遥物外，净观山水。

诗曰：

朝游碧海暮湘江，袖里乾坤日月长。

丹成九鼎蟠桃熟，云近蓬莱是故乡。

众皆听了道：“原来是上界神仙。”各各拜谢。仙师又道：“你三位英雄，功成名就，留此宝剑无用，且此物不能随人留凡间，速还贫道罢。”三人取了宝剑，双手捧献。仙师把手一招，三剑齐声叱喇一响，化成三条金龙，飞绕而上去了。仙师收剑已毕，拱手说道：“三位贤契安享荣华，各宜保重，后会有期。”言讫飘然而去。众人散讫。

再说雷照丹奉旨前来见驾，圣上见他为官清正，封为谏议大夫。谢恩出朝回署。次早马俊来拜雷爷，忙迎接见礼。雷爷说道：“自别尊颜不觉数载，且喜大人位登极品，尚未恭驾。那日吩咐罗辉庵之事，已领教放了，赐他千金，彼甚感谢。”

马俊道：“向蒙大人相待，故在圣前保举，特报知遇之恩。”雷爷方知马俊保举，当即叩谢。一时共饮，尽欢而散。次日回拜不提。

当今正是大比之年，天子点了主考去选奇才。三场考试已完，会元却是常让，殿试又中了状元。天子见他青年美貌，又是忠臣之子，龙心大悦，特赐锦袍玉带，金花御宴，游街三日。此时各家府眷，俱已接到京中，吴公的小姐已许配常让。常让又是吴公的外甥，又是女婿，新中状元，两家好不欢喜。常公择吉完姻，吴公备办妆奁。已到吉期，宝马香车，花灯鼓乐，天子钦赐銮驾，又差四相九卿，又有三百进士，俱是大红吉服，前来贺喜，大排筵宴，庆贺花烛，送入洞房。又有交好郝、鲍、马、雷、风、柳、曹、王、孙、周、陈各位代劳款客，欢乐通宵，客散不提。

次日新人梳妆拜见公婆，合家见礼。吴、常二公代状元谢恩，即告假还乡祭祖，天子准奏。钦赐常让为翰林院学士，奉旨还乡祭祖，钦限三个月回朝。谢恩退出，择日起马出京，一路威风不必细说。

将到他家乡时，地方官员迎接，到家择吉祭祖，又重整门庭已毕，进京复命。后来常状元做到吏部尚书，寿元八十六岁，连生四子，皆登科甲。那

贤契（qì，音气）——旧时对弟子或朋友子侄辈的敬称。

讫（qì，音气）——完结。

妆奁（lián，音连）——嫁妆。

郝鸾、鲍刚、马俊寿至九十余岁。一日三人同叙闲话，只见司马仙师手执佛尘，望他三人一招，只飞下白鹤三只，三人骑了白鹤，白日飞升，腾空而去矣。自此之后，四海清宁，天下太平。

诗曰：

纷纷离乱治平初，一旦云开色气和。

草木百年新雨露，诗书万卷旧山河。

飞龙舞凤升平世，燕语莺声锦绣多。

四海清宁无事日，普天齐唱太平歌。